



苦女奮鬥記

目次

淒涼的旅行·····	一
貧與病·····	九
最後的希望·····	一四
媽媽的遺言·····	一九
踏上理想的征途·····	二六
受辱的一夜·····	三一
顛沛流離·····	三七
意外的救星·····	四〇
飛來的線索·····	四三
寄寓在朋友家中·····	五二
祖父的印象·····	五七
<hr/>	
神祕的小屋·····	六〇
進廠第一天·····	六四
一個測驗·····	六八
被尊爲座上客·····	七六
天才的嘗試·····	八二
祖父的盤問·····	八九
偉大的同情·····	九四
再試其才·····	一〇〇
秀娥的誤會·····	一〇八
小島上的佳賓·····	一一二
無微不至的愛·····	一一五

在時裝店中……………一七

祖父的義怒……………一三三

洩露秘密……………一三二

遷居到別墅中……………一三六

精美的晚餐……………一四一

動人的北平故事……………一四三

蕙英的新職……………一四九

奇怪的快信……………一五四

經理的威脅……………一五七

忠貞的酬報……………一六二

代母親剖冤……………一六六

惡消息……………一七一

符書記的神祕使命……………一七三

不需要的疑懼……………一八一

祖孫相認……………一八四

愛的等級……………一八九

發表俊之的死訊……………一九二

經理的撤換……………一九五

確定繼承人……………一九七

重見光明……………一九九

補上最後一隻孔雀……………二〇一

淒涼的旅行

杭平公路1過了秀麗的乍浦2以後，路從羣山中穿過，一面是白茫茫的大海，另一面是巍巍的高峯——前面望望，都被亂山擋住，好像已是不再有路；回顧後面，也是層巒起伏，幾乎要使每一個旅客，懷疑自己方纔是怎樣過來的。

這一帶地方，向被稱為險道，行旅稀少，客商絕跡，數十里毫無人烟，有的是鹽梟，出沒的是匪徒，每屆冬防期間，任憑你如何提防，劫車案還是層出不窮——不單是小車子容易遭殃，就是長途公共汽車，也常有被洗劫一空的厄運！

於是，旅人們經過這一帶，不敢在清晨，或者是薄暮——總是守候到正午時分，大家迅速地結伴而過，比較的可以減少若干的危險！

有人把這一段路程，比做京杭國道4接近宜興5長興6一帶，認為兩者的「恐怖程度」

1. 杭平公路，是浙西幹線之一，從杭州直達平湖，中經喬司、翁家埭、袁家壩、胡家兜、海甯、八堡、新倉、舊倉、開口、黃灣、角里、橫浦、海鹽、乍浦……等站。
2. 乍浦是平湖縣屬大鎮，商業繁盛，風景秀麗，中山先生當年曾主張在此建設「東方大港」，浙省軍政當局，曾把這一帶地域，劃為「軍事要區」，禁止遊客遊覽，可見其重要性一般了。
3. 鹽梟，是一批販賣私鹽的悍民，他們往往集合數百人大盤地走私，和官兵相抗，他們都有槍械，當他們和官兵接觸的時候，就好像戰爭一般。
4. 京杭國道，從南京到杭州的一條幹線，經溧陽、宜興、長興……各地。
5. 宜興，屬江蘇省，濱靠太湖，出產紫砂器著名，自從京杭國道築成後，該地已成為江浙之門戶，變得重要起來了。
6. 長興，屬浙江省，位於京杭國道中心，又毗鄰太湖，地當水陸要衝，為浙西的咽喉。

不相伯仲！但更有人以為，海匪比湖匪更來得可畏呢！

因此，一過下午四點鐘，沒有一個人，或者一輛車子，敢大膽地再在乍浦舊倉之間¹的道路上出現的！整整九十里路，被死寂的空氣籠罩着，直到次日十點鐘以後，再「復活」過來——但這是指着冬季說的，要是在夏季，「戒嚴時間」可比較縮短，晚上要從六點鐘起，清晨八點鐘就「解嚴」了！

在「戒嚴」期間，也許有一隊灰色人出現，或者有一輛車子疾駛而過，前者是專和鹽梟們作對的稅警巡邏隊，後者呢，是緝捕盜匪的保安隊！

所以，即使有倔強的旅客，他們不聽當地人們的忠告，他們不怕鹽梟和盜匪，大膽地在這「戒嚴時期」內經過，至少，他們就難免被巡邏隊所盤詰，以及被保安隊所糾纏！

可是這一天傍晚，竟有一輛破舊的車子，由一匹瘦弱的老驢子拖着，慢慢地向這恐怖地帶行進。車旁坐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焦急地拉住了韁繩，莫非她心中也在感到恐怖嗎？不是的，她是從數千里外漂流到這裏來的「遠客」，那裏知道這一帶的情形；況且她的車子經過這裏時，已經是薄暮，還有誰在向她忠告，當然不會使她知道恐怖；她現在正在焦急的，能否在「黑夜」以前，趕到她們早晨出發時所預定的目標地黃灣²過宿——本來，在車

1. 從乍浦到舊倉，中經海鹽、澉浦、角里堰、黃灣、關口，各市鎮，因沿途多山荒僻，所以這九十里行程，無不視為畏途！
2. 黃灣，在關口角里堰之間，地當海甯海鹽兩縣分界處，濱海處多鹽竈，為著名鹽產地，居民大半皆以煮鹽為業。

民性強悍，嗜嗜爭鬥，往往因細故而致斃人命，比比皆是。因此大批難民，恆在黃河附近發現。

子中原是可以勉強「過宿」的，這幾天，她媽媽的病格外沉重了，她急需要找尋一個鎮市，好讓她替媽媽贖藥，並且租借一個店房，好使媽媽睡得舒服一點，明天可以再行趕路。

但是，騾子是瘦弱的（也許牠本來是很壯健的，經過這一次長途的跋涉，方纔變得這一副的模樣！只要從牠昂着頭前進那副神情，還可以顯出牠的剛毅和活潑來）車子又是陳舊的（這車子已有十多歲年紀了，起初當然是很完備的，現在除了四個輪子和一副破舊的架子以外，什麼都已沒有了！周圍遮着一層厚布，車頂上蓋着一層油紙，這厚布又破舊又污穢，所以很難想像到牠原來的顏色）雖然小姑娘心中焦急，可有什麼用？騾子還是一步一步地，車子還是一顛一簸地，像蝸牛似的行進着！

這位小姑娘，從她秀麗的髮，柔和的臉，杏仁般的黑眼，輕盈的身材……一望而知她是具有南方姑娘的特色！可是，那種刻苦耐勞，嚴肅，強壯的氣概，又像是具有北國姑娘的優點！她穿着破舊的短衫，寬大的破裙子，象徵了她的貧窮，可是，她並不垂頭喪氣，格外可以顯示她那高貴的品格！

「老黑炭！快些走啊！」

那騾子，好像懂得似的，垂垂眼睛，聳聳耳朵，快走了幾步，但究竟不中用了，沒有半里路又慢下來。

4
夜幕已在這時候展開……展開……

「蕙英」車子裏有人在呼喊。

「什麼事媽媽」她爬進車子裏，望着躺在稻草上的消瘦的母親，焦急地問。

「我們還有多少路？快到那個鎮市了肥？」

「媽媽方纔過澈浦¹的時候，我查對過一次地圖，知道此去第二鎮是角里堰²，第三鎮便是黃灣了！」

「那末，你知道還有多少時候，可以趕到黃灣呢？」

「媽媽，猜想起來一定快了，我們過了角里堰不是已有很久了嗎？」

「但願能夠早一刻兒到達纔好！」

「呀！媽媽！你又感覺難過了嗎？」

「那倒並不過稍覺氣悶而已！」

這位病婦極力隱藏自己的病，恐怕她心愛的女兒着急，其實，她確是病得很重。不過，她仍能保持一副美麗的纖容，和一對溫柔深陷的眼球，看樣子不到四十歲，從她發熱的雙頰上，可以想象到她年輕時候，正和蕙英一樣的長得動人啊！

1. 澈浦，為海鹽縣屬大鎮，與平湖的乍浦，常被相提並論。

2. 角里堰，也是海鹽縣屬一鎮，因有鷹窩山，永安湖

（即南北湖）等名勝，所以這小鎮的名字，就此開名遐邇了！

「媽媽！你耐心一點！到了鎮上，我就可和你借間店房煎藥給你吃啦！」

「不！我們只有這幾個錢了——還是讓我們留着吧！快去照顧老黑炭，不要讓牠在黑暗中絆跌了！」

「這就很爲難了，媽媽！」

「我知道的，你去看着牠就是了！」

蕙英便跑回驛子邊，用力拉住了牠，當牠要向左邊傾跌下去時，她向右邊拉；當牠要向右邊傾跌下去時，她又向左邊拉。起初，驛子不肯聽從她的指揮，等到蕙英輕聲撫慰牠，拍着牠的頭，吻着牠的鼻，牠便垂着長耳朵，表示十分滿意地，順從着蕙英的意思，迅速地向前行進了。

老黑炭既已就範，蕙英就低哼着小曲解悶，大約二十分鐘後，車子正想順着公路繞過一個山灣，突然從前面黑幢幢躍出十多個人來，晃着亮晶晶的槍刺，呼喝着說：

「停下來！」

老黑炭嚇得向上一聳，幾乎把車子翻了！這使車子中的病婦也嚇得驚呼起來：

「蕙英！什麼事……！」

蕙英起初也嚇呆了，但她是一個經過長途跋涉的姑娘，當她定神瞥見這些人都穿着一律的制服時，她放下了心，一個思念從腦中一轉：「這不是什麼歹人，是兵！」於是，她勇敢地問：

「老總！要檢查嗎？」

「從那裏來？」

「從北平²到南昌³去尋祖父，因為尋不着，再從南昌轉到這裏。」

「從南昌來的——很遠嗎？」

「很遠！有一千多里路呢！」

「往那裏去？」

「到杭州⁴去！」

「去幹什麼的？」

「聽說祖父現在杭州，探望祖父去！」

「你們幾個人？」

「只有我和我的媽媽！」

「媽媽在那裏？」

「她病着呢，睡在車子裏！」

那個好似「長官」的兵士，爬進了那輛破舊的卡車，看見污穢的稻草上，祇躺着一個有病的中年婦人，這種赤貧的景象，不禁也使那個人感到有些不忍！

1. 老總，是對兵士們一種尊稱。

2. 北平，就是從前的北京，現在為一特別市。

3. 南昌，江西省的省會，城在

鄱陽湖西南。

4. 杭州，浙江省的省會，風景秀美，交通便利，工商發達，西湖山水甲天下，原是世界有名的。

「有沒有夾帶違禁的東西？」

「老總……沒有……你搜查……好了……！」

這病婦用力說出這幾句話，顯然是老實的！

「鹽沒有攜帶嗎？」

「沒有！」

的確，這卡車內除了污穢的稻草，兩個矮小的凳子，一個小方桌，一個黑黝黝的炭爐子，一些繪畫用具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沒有箱子網籃，也沒有衣服！

那兵士注視着那些繪畫用具，奇怪地問：

「這是做什麼用的？」

蕙英恐怕她媽媽回答費力，搶說着：

「這是我爸爸的，我爸爸原是一個畫師！」

「你的爸爸呢？」

「已死在北平，因為他死了，我們纔想離開北平，南下想去找尋親戚去！」

「哦……好的，你們去吧！」

檢查者跳下車後，她揮着驟鞭，正想重行上路，那兵士又說：

「不錯，這條路上歹人很多，你們還是在附近這鎮上休息一夜再走是好，免得遭逢無謂」

的驚嚇！

「謝謝老總！我們原是這樣打算！前面這鎮市可不是喚做黃灣？」

「不錯，你怎麼這樣熟悉？」

「不！我查地圖的，還有多少路？」

「近了，此去一里多路就到！」

「有寄宿的旅店嗎？」

「那沒有，是個小鎮啊，但有一個繭行，他有幾間破屋租給貧苦人住的，你們不妨去問問

看！記住，在鎮的東市梢喚做「久大」的！」

「謝謝老總！」

車子繼續行進，蕙英爬進車子裏，把「久大繭行」可以寄宿的話告訴了她的媽媽。

「好啊！我們就去找這家繭行吧！否則，這麼一個陌生的市鎮，到那裏去借宿呢？但是，你能

否找到這家繭行呢？」

「啊！媽媽！有什麼不能在東市梢，這麼一個小鎮，一找就可以找到啦！」

蕙英得意地說，好像是很有把握似的！

「那便好了！」

媽媽漫應着，却似乎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

貧與病

「久大繭行」原不過是說得好聽，其實什麼都已沒有，只剩了一個「空殼子」！牆壁，好像要倒下來似的；屋頂也洞穿了一部份；連門窗也不完全了！

最有趣的，地下竟叢生了一些野草。

旁邊還有兩間比較完整的廂房，一間被看門的老李佔據了，另一間呢，廉價租給一個洗衣婦住着。

真正的繭行主人，因為營業失敗，早已在七年前破產了——七年來，這房子的繼承者，沒有心緒去修理，顧問，只差了一個老鞋匠來看屋，那就是老李。

起初，老李每月可以拿到三塊錢；後來呢，錢不再有人肯給他，但他却仍舊忠誠地看守着；他也曾對人申明過：

「我老李既「受人之託，」自當「忠其所事，」有錢果然要看守，無錢還是要看守呀！」現在，老李已暫時成爲這繭行的主人了！他把那廂房租給洗衣婦居住，每月收取一塊錢的房金。他也允許過往的車子，在此繭行內寄存，每星期收取三角四角不等。常常還有人在此過宿一宵，他也只有收取一角到二角。

老李不論春夏秋冬，總是坐在繭行門口，把鐵槌敲着鞋子；要是有什麼主顧到來，他就可

以放下槌子，站起身來招待。——他對待任何一位客人，都有一副和善的笑臉！尤其是他的長客人洗衣婦，和他說話時，他總是嘻開着嘴的！

當車子到達他的門前時，他已安睡了，重行披衣起來開門，他問：「誰啊？」

「你是久大繭行的主人嗎？」蕙英反問着。

「許多人都這樣叫我！」

「哦，那麼請你開開門，我們今夜想來借宿，明天早晨就要上路的！」

「那可以，但是先請你付我房租！」

「要付你多少呢？」

「人每天二角，車子每天一角，騾子每天五分錢；住一天，先付我一天！」

「那或者是太貴一點吧？」

「這是我向來定好了的價錢！」

「好的！我就依你！但我的騾子，可有什麼給牠吃嗎？」

「怎麼沒有？牠可以吃青草；假使牠牙齒好，咬得動，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末，這裏有五角五分錢，請你收了！要是我媽媽病重，明天不能上路時，再付給你錢！」

「你說，你媽媽病重嗎？」

「正是呢！」

「那末，我這裏不是醫院，並不收留病人的！」

「啊！我們那裏有錢進醫院呢？只好請你方便，讓我們過宿一夜了！」

「這也可以，但總得請個醫生看看，如果你們要請，東市梢就有一個，去年洗衣老太一場病，幸虧他看好呢！他的門診每次只有四角，就是出診也只要八角。你們要的話，我可以代去請來！」

「哦……我們明天再說……」

x

x

x

老李把繭行的一角，指定給蕙英等住。

蕙英把車子安放在指定的處所，把老黑炭拴住了以後，對她母親說：

「媽媽！今天你一定更累乏了！要想吃點稀粥嗎？」

「我倒並不十分餓，你先給老黑炭吃些東西，牠一定疲倦極了！」

「媽媽！牠的事我早已辦妥了！這裏有許多新鮮的野草，後面還有一口井，所以牠今天可以吃個飽，喝個暢快了！」

蕙英取出炭爐子，和一隻破鍋子，就在大車旁生起火來，忙着煮粥。——她們已一天沒有進過食物，當蕙英像哄騙孩子似的對她母親說：

「媽媽！你看，這粥是多麼的白啊，香啊，熱啊！你多吃一些吧！」

「不！我不餓，還是不吃的好！」

「媽媽！總要吃一些！也許你會越吃越覺得好吃呢！」

「好孩子，你辛苦了，還是你吃吧！你要多吃一些，纔能服侍我啊！」

蕙英有點嚥不下，兩眼眶充滿了淚水，嚶嚶地說：

「媽媽！你這樣病重……」

「不要着急，不久就會好的！」

「媽媽！我們還有錢，明天就請一個醫生看看吧！」

「我是不妨事的！你看看還有多少錢，我們還得用到杭州呢！」

蕙英已沒有心緒吃粥，計點着他們僅有的財產：一元七角三分。

「媽媽！請一個醫生不是很夠了嗎？」

「但是，你那裏知道，請過醫生要吃藥，現在藥的價錢很貴哪！」

這使蕙英呆住了，只有一元七角三分錢，請個醫生要用去八角，剩下的錢買藥夠嗎？即使

夠了，吃一帖藥也許不能醫好母親的病，還得繼續延醫服藥，以後的錢呢？

她想着……想着……

突然，她問：

「媽媽！你知道祖父是不很勢利嗎？」

「這個，我也沒有見過你的祖父，但聽你父親從前說過，你祖父有的時候雖很嚴厲，却待人慈祥的時候多！」

「那末，我們這樣貧苦地回到杭州，不知祖父會歡喜我們嗎？」

「我也常常憂慮着，但祖父總不致於拒絕我們，不收留我們的！」

「不過，你不是說祖父很有錢嗎？」

「是的，你父親十七年前離開你的祖父北上時，你的祖父已有數十萬資產，開了五個紡織廠；十七年來一定更發達了，更有錢了！」

「那末，媽媽，我們穿得這樣破舊，又坐了這麼破舊的車子，到祖父那邊，不太失了他的體面嗎？」

「我也這樣想！」

「我想，把這車子賣掉，我們有了錢，可以請醫生治好你的病，再乘汽車到杭州……」

「那麼，車子裏的東西呢？」

「索性一併賣了！」

「你這方法很好，不過，這些東西，尤其是這些繪畫用具，都是你父親遺留下來的，在我們離開北平以前，你還幼小的時候，我和你的父親到各地去旅行時，你父親繪着畫，我們倚賴着賣畫度日，也倚賴着賣畫所入把你撫養大了……唉！想起你父親，我賣去這繪圖用具，就有些

「不忍了！」

媽媽觸動了十七年來的往事，哭泣了起來。蕙英着急地說：

「媽媽！我錯了！請不要悲傷！我們原不應該賣去這車子！我們到了杭州後，這車子不是很好的紀念品嗎？」

「不！孩子！你的主意是對的！但我們一定要把這車子賣掉，連老黑炭也賣了，如果錢多，可以各人添製一套新衣。」

「媽媽，好的！不過我真不忍和老黑炭分離……也只好硬起心腸這樣做了！」

「唉！只好硬了心腸做去啦！」

媽媽沉默了一會，嘆息着說：

「到了杭州，要是祖父拒絕我們，那我們只好死在路邊了！」

「不！媽媽！你不是說祖父很慈祥嗎？他雖然恨我父親在十七年前出走，但父親已經死了，難道還要跟他嗎？我想決不會的！」

「但願能夠不會纔好！」

最後的希望

儘管是什麼都絕望，但她還有一個最後的希望：「賣去車子和騾子，醫好了媽媽的病，一

同乘汽車到杭州去！如果剩下來的錢不夠乘車，其餘的路只好步行了！

整整一夜，蕙英沒有安眠，直等到天亮，她連忙去找尋老李，現在她只好和他去商量了！

醫生決意由老李去代請，車子賣給他自己好了；因為他除了做鞋匠以外，還收買各種的舊貨呢！不過，他不肯出大的價錢，連同車子內一切東西，他只肯出十八元錢。

蕙英真是失望極了！她滿心以為這車子還可以賣一個「好價錢」哩！她懷疑地問：

「只值十八元錢嗎？」

「對啊！十八元！」

「連所有的東西在內，只值十八元嗎？」

「是啊！不會欺侮你的；這還是你要賣去，我纔肯出如此高價呢！你想我要這車子有什麼用？」

談判到完畢，老李願意加滿二十元錢，蕙英也只好接受了！老李允許她們暫時仍住在車子裏，等到她們往杭州去後再拆。並且允許她們以後住下去，不要再出租錢，這在老李方面確已十分優待，當然，蕙英心中也是明白的！

再說那個騾子，也由老李介紹，以三十元的代價，賣給了西市梢一家磨坊中。蕙英雖希望賣得更多的錢，但那位磨坊主人加一個錢就不要，老李又竭力慫恿她，說這個價錢賣得了，於是蕙英只好又是一個失望，把心愛的老黑炭就這樣廉價賣去了！

蕙英和老黑炭分別的時候，向他哭了一番，吻了一陣，撫摸了一會，那磨坊主人說：「牠不會吃苦的，你放心的去吧！」蕙英很傷心地說：「可是我從幼小伴同牠到今日，從來沒有分離過，原是何等親熱的啊！」那騾子也好像是十分瞭解人意，牠似乎一點也沒有抱怨蕙英將牠賣掉，悲慘地長嘆了數聲，這景象，是何等的令人悽惻啊！

現在，蕙英有五十一元七角三分了！這數目雖然不大，在她們倆的心目中，至少是失望中的一些安慰了！她們雖然失去了車子和騾子，但她們現在是有錢了，她們忙亂地打算着：請醫生，服藥，添製新衣，乘汽車到杭州……

大約九點鐘，醫生來了；他逕直地跑到洗衣婦居住的廂房那邊，蕙英連忙阻止他：「先生！我們是住在車子裏啊！」

對於這樣貧寒的住所，那醫生原是時常見慣的，但是，當他發現病人躺在稻草上時，他的面上就顯出了陰影。

他看過舌苔，按過脈息，便皺皺眉頭說：

「病相當的重，住在這車子裏總不相宜，晚上一受寒氣，病更重了！你們出得起房錢嗎？最好租一間房，我知道老李還有幾間房子要出租，他是不會多要你們錢的！」

「先生！你說母親的病很重嗎？」

「是的！你要好好服侍她，最要緊的是趕快和老李租間房子，搬到屋裏去住！」

「你能有把握醫好我的媽媽嗎？」

「我希望能夠的！」

醫生伏在大車裏的方桌上，開好了藥方，吩咐接連吃他兩帖藥，再來請他。蕙英連忙摸出一個紅紙包，送在醫生手中說：

「先生！醫費我們每次會給你的，請你當心醫治我媽媽的病！下次還要來請你呢！」

「好的，我應該盡力診治，但你們必須搬進屋中去住！」

醫生走了，媽媽急於想病好，囑咐蕙英說：

「好孩子！快去配二服藥，把錢都帶去，再買一些我歡喜吃的東西！」

蕙英到了藥店，那夥友把藥方一算，咋着舌說：

「這兩帖藥很貴呢！你付得出錢嗎？」

夥友見蕙英衣衫襤褸，懷疑她付不出錢。這使蕙英着急地問：

「大概要多少錢？請你算算看！」

「哦！一帖藥已經要三元二角五分，現在你要兩帖，你能付我六元五角嗎？」

「那能夠的！」

蕙英雖然付了錢，拿了藥，心中却憂慮起來；請一次醫生，服兩帖藥，已化費了這許多錢，五十多元能維持幾時呢？假如媽媽的病老是不好，錢用完了怎麼辦呢？還有第二部車子和第二

「匹驃子可賣嗎？」

她走到一家店舖前，瞥見了新鮮的麵包和蛋糕，她想這些東西一定是媽媽喜歡吃的，她忍痛買了回去，對他媽媽說：

「這蛋糕是新鮮的！這麵包又是多麼好？媽媽，你可以吃一點了！」

「是啊！自從醫生來看過，我雖然還未服藥，已覺得病輕了一半，稍覺有點餓，我是想吃一點了！」

蕙英也十分信仰這醫生，他既然說可以看好她媽媽的病，那一定是真話；媽媽的病一旦痊癒以後，她將何等歡樂呢？她興奮地說：

「媽媽！這兩帖藥要六元半呢！這樣高貴的藥，吃了下去一定有效驗的！」

「是的！我也這樣想，方纔請過醫生，我病已像輕了一半，再吃下藥去，也許兩帖藥就會好了，只要好得快，那末，化費七元多錢醫好了我的病，還是便宜合算的！」

這最後的希望，增強了媽媽的胃口，吃了蛋糕以後，居然還能吃完麵包，蕙英欣喜地說：

「啊！媽媽！你好得多了！」

「是啊！孩子！我好得多了！」

媽媽的遺言

蕙英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做：一件是趕快煎藥給媽媽吃，一件是趕快向老李租一間房子，她相信醫生的囑咐是對的，讓媽媽遷居到屋裏，一定可以使媽媽的病早日痊癒！

藥煎好了，媽媽服下後睡着了，她相信這是病象轉機的好現象，偷偷地爬下車子，去和老

李商量租屋的事。

屋子是有幾間，都是從前貯放繭子的，現在年久失修，牠們的損壞程度，不亞於兩間廂房了。

老李說：逢着下雨天，這些屋子也要漏水的，但總比住在車子裏好一些，你們這樣困難，我也是有良心的人，房租住一天算一天，每天算一角錢好啦！

這樣談妥以後，蕙英便進去打掃房間，從地板，牆壁，天花板，門窗，統統加以洗擦——這些東西差不多整整有七年工夫，沒有被人注意了。

到黃昏時候，母女二人便遷入了新居。

這一夜，病人有些寒熱，或者是從車上遷到屋中累乏了她，使她痛苦地不能安睡；明天，醫生又來診治，覺得病勢越發沉重了，他又開了一張藥方，依然叮囑服兩帖；蕙英拿到藥店中去，這一次要五元三角七分一帖，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鼓着勇氣把錢付了，但她好不着急，這樣用

下去，能夠支持幾天呢？

她希望醫生下次把藥方開得便宜一些，但她又轉念一想，便宜了不能醫好媽媽的病，倒不如貴一些的好——這樣高貴的藥，服下去總有效驗的！昨天所以未見效驗，而且病反加重，那完全是搬了一次家，累乏了媽媽的緣故！

她十分明白，這僅有的一些錢，維持不了多少日子。她想起父親在日，每逢錢用完了的時候，父親把繪好的一些畫片，去換得了錢，他們便可又得到一頓精美的午餐或晚膳。但是，現在，父親已死了，沒有人再會繪畫，錢用完了，不能再來，媽媽又病得很重，她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如何能應付這未來的恐怖的生活呢？

當她回到那間悽慘黯暗的小屋子裏，當她媽媽知道了今天的藥又用去了十元多，便皺眉頭說：

「蕙英！我們還剩多少錢？」

「只有三十元了！」

「這如何好呢？我們一定要快些離開黃灣，我們要立刻到杭州去！」

「但是，媽媽，你覺得好一點嗎？」

「現在好一點了，但再住下去，也不會再好的了！」

「爲什麼呢？」

「我們的錢一天少一天，這裏越住得長久，我們就越加憂慮，你想心中一憂慮，媽媽的病還會好嗎？」

「是的，我們只有趕快離開這裏了！但這裏到杭州，還有一百七十多里呢，媽媽病得如此，只有坐汽車去，坐汽車兩個人要費很多的錢呢！」

「那也沒有辦法了！總之，我們現在已不能添製什麼新衣了，我們只好這樣貧苦地到杭州，去見你的祖父了！也許他會可憐我們的！不過，無論怎麼樣，我們一定要去的！今天就去吧！」

「今天今天不是太晚了嗎？到杭州已是傍晚時分，我們怎樣去找尋祖父呢？媽媽，明天早上動身吧！」

「也好，你去問問老李，車票的價錢和車子的時刻……。」

蕙英去問老李，他擺擺手說：

「我也不知道，但有一張『行車時刻表』，我貼在我睡的廂房裏壁上，因為這裏有許多客人，常常要問我，我總叫他們自己去看，你要是識得字，你也可以自己去看，還有車票的價錢，上面也寫得很清楚，一看就知道了！」

蕙英在暗黑的牆上，找到了那張行車時刻表，她看上午有兩班車——一班是八點十分，一班是十一點四十分。車價到杭州每人是二元八角五分。

她去告訴了媽媽，經過一度考慮，媽媽決意乘早車，可以到得杭州早一點，可以慢慢的找

尋祖父了！

第二天，媽媽起得很早，一切都收拾完畢，但是，由蕙英扶着走不多步，媽媽氣喘得不能再走了，從久大商行到汽車站，是有一小段路的，這怎麼辦呢？老李自告奮勇地，去代雇了一輛人力車，把病人扶載上車子，叫車夫慢慢地拉到車站，讓蕙英跟隨在車子後面。

這計劃原是很好的，可惜所有的計劃，還是不能實行！媽媽的病實在太重了，一扶上車子，已是眼珠烏黑，就當場暈過去了！

人力車夫嚇慌了，連忙擺手說：

「這樣快死的人，我不敢拉，要是死在我車子裏，我可受不了！」

洗衣婦人說：「大家不要怕，不妨事的！她必須馬上躺在牀上纔好！老李，幫同我扶她到屋裏去，總之，你們今天是不能走啦！」

媽媽一回進房中，不一刻恢復了常態，她恨恨地說：

「唉！我不中用了！我竟是這樣的不中用了！」

蕙英呆若木鷄地站在旁邊，不知怎樣纔好！

還是洗衣婦有主意：

「老李，你再走一趟啊！再請醫生來一次啊！」

「不錯，我倒忘記了！」

老李去了，屋中暫時的沉寂，有的是病人急促的呼吸。

醫生來了，這次他按過脈，不再開藥方，只是搖着頭。

洗衣婦人知道「不妙」，把醫生拖過一旁，偷偷地問他：

「可是不中用了？」

「唉！她既是病，又是窮，再加愁，只怕拖延不了多久啦！」

「依你說不必再服藥了？」

「服藥也徒然，還是節省幾個錢，去預備後事吧！」

醫生臨行時，又叮囑洗衣婦人說：

「不用再來請我了！這毛病我已沒有本領醫好她了！」

醫生去後，洗衣婦人只是和老李私語着，却一句也不敢給蕙英聽見。

蕙英心中雖也有些明白，但她還是這樣自信：

「媽媽的病即使厲害，總不致於馬上就死！」

x

x

x

地問：

三天後的晚上，蕙英被媽媽緊握着手，覺得是被媽媽愈握愈緊了！她感覺有些異樣，恐怖

「媽媽有話和我講嗎？」

「是的！我想和你說最後幾句話！」

「啊啲……媽媽……」

她失聲哭了出來。

「不要哭！也不要打斷我的話！好孩子！你要仔細聽着，我不會欺哄你，你已十五歲了，你要明白，我撫養你到這樣大，已吃盡了許多的苦！現在，我要和你分離……」

「媽媽！我不能和你分離的！」

「這也不中用，由不得你我作主！好孩子！不要悲傷！你要勇敢一點！你要知道！幾小時以後，你從此不會再有媽媽了！」

「啊啲……媽媽……」

「唉……孩子……」

她擁抱着將斷氣的母親，她母親也無力地用兩手抱住她，這生離死別的一幕啊！」

「孩子！不要悲傷，你要聽我說完最後的話！」

「是的！媽媽！你說！」

「我死了之後，我衣袋中有一張東西，這是我和你父親結婚的證書，上面有我的名字和你父親的名字，還有兩個人的照片；你要好好地放在身邊，有人問起你的身世，可以拿出來給他們看。給人家看過後，仍舊要收回來藏好！將來憑了這張證書，你的祖父不會拒絕你了！」

「是的，媽媽，我知道！」

「我死了，你不可流落在黃灣，你要勇敢一點，趕快到杭州去，去找尋你的祖父！」

「媽媽，你放心，我一定就去！」

「剩下的錢，你替我收殮好我的屍體，不要太費錢，但也不要受人幫助，你要明白，你媽媽在日，是不願受人絲毫接濟的，所以我死了，你也不可使我出醜！」

「媽媽，你放心，我一定照你的話做去！」

「如果剩下的錢多，就乘汽車到杭州，不夠呢，只好步行，沿途不要向人乞食，也不要向人求借，這些都是你媽媽在生前不喜歡的，你要勇敢，你要努力，不要忘記我臨死的話，我的好兒子，你要使我在死後歡慰！」

「媽媽，我知道！」

「你要戰勝一切困難，你要和周圍的惡勢力奮鬥，你以後一定有好日子過的，你只要能夠努力，我死了也安心了！」

「是的，媽媽……」

「還有，你一到杭州，你一見祖父，他怎樣待你，你就當知道，你沒有權利向他們要求什麼，你只有倚賴自己的努力，去換得你祖父的歡愛，好孩子，他有一天定要歡愛你的，等到他那一天歡愛你，你的苦也就吃完了！」

「是的，我一定不違背媽媽的囑咐！」

「好啊！這樣我就死得安心了！」

媽媽不再說話，她的眼睛漸漸閉了，呼吸漸漸停止了，手足也漸漸冷了，但臉上却毫無痛苦，反而露出一些笑容，難道她已經滿足了嗎？

「媽媽……媽媽……我的媽媽啊……」

蕙英被一陣極大的悲傷，在她媽媽的屍體邊暈厥過去了！

踏上理想的征途

她遵守着媽媽的遺言，不受人家的資助，把僅有的二十多塊錢，收殮了她的母親。葬禮是簡單的，就在久大肅行的旁邊，由老李喚同幾個朋友，把她的母親安葬在地下！當老李拍着她的肩，帶着她走時，她方纔把理智恢復過來，因為她太悲傷了！

她向母親的長眠處最後注視了一次，她想痛哭，但記着媽媽臨死的話：「不要哭！要勇敢！要努力！」

她現在抑制着悲哀，她想學習勇敢，她想努力，她要使媽媽死後歡慰！老李原是一個有慈愛心腸的人，他哽咽着說：

「小姑娘，不要悲傷，從此你就住在這裏，不論多少日子，我不要吃你一個錢房金！」

洗衣婦也同情地說：「我教你怎樣洗衣服，也可以勉強生活了！」

這些偉大的同情，使蕙英感激得流淚。她感嘆地說：「你們待我太好了！」

老李聳聳肩說：「盡我們的力量，總想幫助你的。」

「是啊！」洗衣婦人說：「你年紀輕輕，我們怎忍看你流落呢！」

「但是，」蕙英堅決地說：「我不能留在這裏。這是我母親臨死的囑咐！」

「你媽媽臨死怎樣吩咐你的？」洗衣婦性急地問。

「她要我答應，在她死了以後，立刻到親戚家裏去！」

「你還有親戚？」老李感到十分詫異，向蕙英望着，喃喃地說：「有了親戚不能在患難中搭救，也是徒然！」

「是啊！要這些親戚有什麼用？」洗衣婦附和着說。

譏諷，却並沒有減弱了蕙英的決心，她還是執意要走。老李沉吟了一會，便關心地問：

「你的親戚在那裏呢？」

「在杭州拱宸橋附近！」

「那末，你認識路嗎？你有錢坐汽車嗎？」

1. 拱宸橋，是杭州屬下一鎮，有火車公共汽車直達杭州，交通便利，工商繁盛。又因該鎮距離杭州城僅十餘里，因市區禁娼，故妓女皆聚集於此。

「這不妨事的不認識路我有地圖，沒有錢乘車我可以走去！」

「我們知道從黃灣到杭州，另有一條小徑，是比沿着公路走近得多！不知道這條路在地圖上有嗎？」

「哦！那倒沒有！請你們告訴我吧！」

於是老李指手畫腳地說給蕙英聽，再諄諄囑咐說：「你只要記着，老是向西走，就不會迷路了！」

蕙英感激得反而說不出話來，她只是點着頭，最後說出一句話來：「我要立刻動身，我已經答應了母親的！」

「不錯！好姑娘！你應該聽從你母親的話！你去吧！有好日子再來看我們！」洗衣婦好像祝福似的對她說。

「是啊！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

蕙英眼圈紅了，但她要格外顯得勇敢，所以就匆匆的走了！

等到她要走到轉灣的地方，回頭望望，老李和洗衣婦還在向她揚着手呢！

x

x

x

.

蕙英已決定取道小徑到杭州，因為老李已告訴她，可以少走五十里路，五十里不是可以減少一天的行程嗎？那至少可以使她在路上少挨受一天的苦了！

她開始計劃從小徑到杭州有一百二十多里，每天走四十里路，三天就可到了！她還有一元一角錢，她呆望着這一大一小的兩張花紙，她想，用完了這些，怎麼辦呢？但她相信這些總是足夠途中三日的費用了，至於以後，到了杭州再作道理，我應該勇敢一些，我何必空着急呢？

她順着向西的路，彎彎曲曲地走過浦村，¹ 開口，² 漁橋，³ 大約中午時分，她到了舊倉鎮。⁴

她望到一家饅頭舖子，新出籠的肉饅頭，熱騰騰地太引誘人了，她覺得腹中一陣饑餓，她決意買它十個，剩下來可以當晚飯吃！她踏上舖子問：

「饅頭多少錢一個？」

那店的主婦見她衣衫襤褸，便不屑回答地說：

「你有錢？二分一個！」

「有的，買十個這是一塊錢，請找給我！」

那店主婦並沒有拿饅頭給她，把鈔票一看，立刻沉下臉來：

1. 浦村，東距黃灣僅四里，西距開口三里，雖然是一個村莊，因為海鹽縣第三區的中心小學設在這裏，所以這村在附近一帶是稍有微名的。
2. 開口，雖是一個小鎮，地當杭平路中心，又是寧袁路轉車站，交通便利，附近有尖山塔山塘等名勝。
3. 漁橋，是開口舊倉間一小村。
4. 舊倉，也是杭平路沿線一鎮市，有著名的鹽所，附近一帶產鹽，均運至該地集散，秧田廟在該鎮東市梢，每逢插秧時節，有隆盛的廟會，遠近聞名。

「哼！誰叫你來欺騙我！」

「什麼？」

「什麼？你用假鈔票還假作癡，好一個傢伙，讓我喊警察來！」

「啊！太太！我並不知道這是假的！」

她慌了，要是真被警察捉了去，自己將怎樣申辯呢？她知道用假鈔票是犯法的，她受得起警察的拷打刑罰嗎？

她越想越慌，但還是捨不得那張鈔票，她抖抖地伸出手來說：

「既然這鈔票是不好用，你也應該還給我！」

那店主婦却狠狠地說：

「還你嗎？太便宜你了！讓我交給警察好了！」

於是店主婦高聲地喊：

「警察來！捉小賊！警察……！」

她知道不能再留戀這張鈔票了，連頭也不敢回看，趕緊拔腳溜跑，還擔心着有沒有人在她後面追她？

一陣嘲笑辱罵的聲音，從後面傳來，更加緊了她的脚步。

跑出舊倉鎮，她的心稍安定，她雖然平空失去了一塊錢，但她微侍着自己的沒有被捕。

但是，袋中只有一角錢了，怎麼能維持到杭州呢？

她餓極了！她看見田中有許多蔬菜，但這些必須煮熟了纔可以吃的；況且，即便這些田中長了可食的瓜果，她也不願意做小賊，做乞丐沒有得到人們的允許以前，她也不願意拿的。她越想越着急，到了杭州，她的祖父會不會收容她？如果不，像她這樣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如何解決未來的生活呢？

不過，當她想得恐懼的時候，她記起了母親的遺言，她要勇敢。她有理想的征途，她要繼續行進！

她掙扎着過了新倉，¹又過了八堡，²這時夜色已是迷濛，她瞥見了一個廟宇，廟門雖緊閉着，但廟廳很寬大，是足夠她棲宿一宵的了！

她擡起頭來，瞧見三個金字「華嶽廟」。她想，能在這兒宿上一宵，總比露宿好得多呢！

受辱的一夜

當蕙英被一陣喧鬧驚醒過來，只見面前站着黑幢幢三個壯大的人，其中一個粗暴地說：「好大膽的小賊，睡得好舒服，是不是預備睡到夜半再偷我們田裏的西瓜？」

1. 新倉，距舊倉三里，市廛比舊倉更盛。

2. 八堡，在新倉海寧之間，自從八堡斜坡塘築成，每屆八月中秋前後，

外埠觀潮客羣集於此觀潮，因此攤販雲集，頗為熱鬧。是故杭平路特在那裏增開一站。

蕙英被一陣吆喝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另一個人說：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接連三夜被偷的西瓜，一定是他偷的！問他藏在什麼地方，或者已賣給了誰？」

「啊！我是過路人，那裏偷你們的瓜……」

「不要嘴硬，不是你，難道是我不成？好好地承認了，倒也罷了；否則，吊起來敲打，看你不招認！」

「我實在沒有偷，我今天從黃灣來的，那裏會偷你昨天天的瓜呢？」

「黃灣說什麼謊？離開這裏有四十里路，你來做什麼？」

「我是到杭州去的！」

「越說越不對了，這裏離開杭州還有近百里路，你去做什麼？看你樣子也乘不起汽車！」

「不錯，我沒有錢乘車，今天從黃灣走到這裏，還一天沒有吃過東西，累極了，睡在這裏，明天預備再走，我無論如何要走到杭州去的！」

「杭州有認識的人嗎？」

「有的，是我的祖父！」

「你祖父在杭州，你爲什麼到黃灣呢？」

「我和母親同在黃灣！」

「你母親呢？」

「昨天死了！」

「你怎麼會和母親到黃灣呢？」

「我們是北平來的，一路上母親得了病，在黃灣暫住下來；現在母親死了，只好由我獨個兒到杭州去找尋祖父了！」

「北平在那裏啊？很遠吧？」

「是的，有數千里路！」

「那末，你和你的母親，怎會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呢？」

「不，我母親是北平人，我的父親是從杭州流浪到北平，和我母親結了婚，生下我來，今年父親死了，我和母親不能維持生活，方纔想到杭州去找尋祖父，誰想到母親竟沒有到達杭州，病死在途中了！」

蕙英說到這裏，心中一陣酸痛，不由的兩眼眶滿盈了淚水；但立刻被一種堅忍的意念所阻止，她不願在人前顯得懦弱，她忍住了心中的悲哀。

「你祖父是做什麼的？」

「我聽父親說，是開紡織廠的，十七年前我父親離開杭州北上時，已有五個廠，數十萬資產了，現在或者會更多一些吧！」

「你的話可是真的？」

「我欺騙你們幹什麼呢？」

那個比較最長得粗笨的農夫，問到這裏，粗暴的聲音已經變得溫柔起來，他安慰她說：

「小姑娘！你的身世太可憐了，方纔把你誤認做偷西瓜的賊，使我更覺得過意不去，你如果願意到我家裏去住過一夜，飽餐一頓，明天再走好嗎？」

蕙英起初不願意，經不過那農夫的好意，便隨同他們回去。

那兩個年輕一些的農夫，都是那粗壯的農夫的兄弟，他們對待她也非凡慇懃，使她心中非凡感激，自己暗想：「我真幸運，處處碰到好人相助！」

到了農夫家中，農夫的妻子拿飯給她喫，笑着說：

「小姑娘！你生得好漂亮！」

這兩句話，已使蕙英感到非凡刺耳，因為她從有生以來，還沒有被人如此稱讚過；而這一種的稱讚，在她反以為非凡的難堪，但農夫的妻子，却更是嬉笑着嘴說：

「小姑娘，你幾歲了？」

她原想不回答，但又覺得這是太辜負了人家一片的好意，便勉強地說：

「十五歲。」

誰知那農婦叨叨地說了一大遍。

「我猜想你也不小啦！只要看你胸前兩個奶子，已是這樣大，還不是一個大姑娘嗎？我們鄉下姑娘，十五歲做人家媳婦的也很多！依我看來，也不要丟老遠地尋找你的祖父了，你想，你出世以來不曾看見祖父，你現在又穿得這樣破舊，你祖父有錢有勢，會認你這個叫化似的孫女兒嗎？恐怕你只有白費心思，到那時候除了流落在杭州做小叫化，還有什麼辦法？倒不如爽快快出了嫁，倒可以不愁衣食了！」

這幾句話，說得蕙英面紅耳赤，敢怒而不敢言，那粗壯的農夫笑道：

「你叫他嫁人，一時間嫁給誰啊？」

「嫁給誰？你的小兄弟不是還沒有娶妻？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八歲，最相配也沒有這事情，長嫂爲娘，由我來做主，選日不如撞日，今夜就同牀，明天買點魚肉老酒，請請鄰舍，也就算結了婚啦！」

「不過，你也要問問他們，自己肯不肯，這事情不可勉強！」

「你真老實，她有什麼不肯？有飯吃，有衣穿，住在這裏，總比睡在廟廊上好得多！反正她父母雙亡，無親無眷，雖然有一個祖父，生下來到現在，也不會見過一面，他見了也不認識，他祖父也不願承認這樣的孫女兒，說句老實話，她情願的話，再好商量，否則，我硬作主意，把她送入房中，她也沒有辦法！」

蕙英聽了這些話，心中着急起來，連飯也無心再喫了，把筷子一放，正想說話，那位小兄弟

已經走近她身邊，笑嘻嘻地說：

「我來仔細看看，長得真漂亮，我是要的，就聽嫂嫂作主；要是不漂亮，我甯可一世沒有老婆，我也不要……」

那小兄弟伸出粗黑的兩手，很迅捷地擁住了蕙英的頸項，連她要掙扎也不能，說時遲，那時快，這傢伙把骯髒的嘴貼上她的嘴上，使蕙英再也不能忍受這極大的侮辱，平空來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那小農夫推開，正想奪門而出，已被小農夫第二次攔腰抱住，浪聲地說：

「我歡喜你，嫁了我吧！何必這樣怕羞，這屋子裏並沒有一個外人啊！」

說時，蕙英已像小鷄一般，被小農夫抱進房中去了，接着是「碰」的一聲，房門關上了。蕙英明知自己的處境危險，她只有痛哭着，力拒着，她牢記着母親的話，她要勇敢到底！但是，她究竟力弱，小農夫不像方纔的溫和了，好像一頭猛虎，蠻橫地把她掀倒在牀上，蕙英已顯然無力再作最後的抗拒了！

突然，蕙英改變了態度，對他說：

「你不必動蠻了，我老實告訴你，我已無力再抗拒你了，你馬上可以達到目的，不過，你——達到目的，我就只有一死，因為我不願嫁你，我也永不會嫁給你的！如果你迫我死了，你仍舊得不到妻子，你們救人反而害了一命，倒不如你今天好好的放了我，使我永遠感激你的恩典！」

那小農夫的心原是善良的，他被蕙英一說，也軟化了下來問她：

「你是不是不願意做我的妻子？」

「是的！」

「但我却非凡愛你呢！」

「那我只好辜負你一片熱情了！」

「我如果不放你去？」

「那我只有一死！」

「那末我放了你呢？」

「我永遠感激你！」

小農夫思索了一會，便開了房門，說：「你出去吧！」

蕙英謝了小農夫，便頭也不回的走出農夫的家，小農夫追上去說：「你雖然不允許我，但是我並不恨你，不妨仍住過夜，明天你走你的路好了！現在已近半夜，你到那裏去？」

蕙英却堅決地說：「我可以回到華嶽廟去！因為我不好意思白受你們的恩賜！」
小農夫再想說什麼時，蕙英已頭也不回的去。

顛沛流離

蕙英恐怕小農夫再來糾纏不清，所以不敢回到華嶽廟，她借着一閃一閃的星光，摸索着

道路，一直向西行進！

當她每經過一個村莊時，許多狗總是向她狂吠，起初她奔逃，但愈逃得快，狗也愈追得快，後來她索性勇敢起來，拾了些石子泥塊，向狗們進攻，倒反把那些狗嚇退了！這使她格外信任母親的話，因為她勇敢，使小農夫不敢侮辱她；因為她勇敢，方使狗們反而退讓了！

她走着，走着，她感覺實在疲倦了，偶然看見田裏堆着一堆堆的乾草，她就選擇了一堆，倒身下去就睡着了！

醒來，他覺得又饑又渴，她找到一個小池子，她喝了幾口冷水，喉嚨舒服多了！她又洗了臉，擦了眼睛，好像連眼目也明亮了！她遙望着那邊田中，已有幾個婦女在工作，她以為或者有什麼地方要她幫忙，那就可以得到食物了！

誰知，真使她失望，那些婦女不但不需要她，而且還惡狠狠地譏笑她，罵她是小叫化，說她假意說做工，實在是想偷東西！並且說要是不再馬上滾開，就要去喊警察來趕走了！

蕙英只好帶着沉重的心，拖動疲乏的腿，走了！

當她好不容易跑到一個市鎮，她查遍地圖找不到這小鎮的名字，她用最後的一角錢買了四個糰子，順便探問了一下路徑，知道這小鎮喚做會龍橋，¹離開海寧，²只有六里路了！

1. 會龍橋是海鹽小東門外六里許一小鎮。

2. 海寧，在錢塘江北岸，為著名觀潮勝地。又為杭平公路的中樞，

距杭州約九十里，距平湖也是九十里。

她飽餐以後，脚底又有力了；她繼續向海寧行進，她知道一過海寧，她的艱苦行程，已經過了三分之一啦！

然而，似乎上天安排定了的，她還得遭受一個磨難：當她走到三里橋¹的時候，周圍已是漆黑得簡直像夜裏一樣，隆隆的雷聲，與震天響的霹靂，開始唱和着，黃荳大的密雨，一陣陣撒下來了！她急需找尋一個躲雨的地方；在一道電光閃處，她望見不遠處有一所柴扉半掩的茅屋，她急忙奔過去，推門入內，只見裏面闕無一人，放滿了橫七豎八的稻草，不用說，這是一間柴房了！

她又安心了，她相信這座小屋，足可抵禦那兇暴的風雨了，什麼也不再使她顧慮，便又呼呼地鼾睡過去了！

醒來，暴風雨早已過去，陽光照耀着小屋，使她獲得新的安慰，她益發信任母親的遺言，勇敢努力，可以戰勝一切的艱難困苦！

傍晚時分，她已躑躅在海濱²一帶，聽海濤洶湧，看白鷗紛飛，佇立中山亭中，遙望着汽車站的旅客們此來彼往；仰坐在鐵牛背上，戲數着遠處的帆影點點！

她感覺又有點饑餓了，但她已是分文也沒有了，一種下意識告訴她，人們常常有錢遺失

1. 三里橋，距海寧城三里，是一個小小的村莊。
稱爲「海」的。

2. 海濱，就是指的錢塘江邊，因爲當地人們，都把錢塘江慣

在路上，這海濱是遊人叢集的地方，說不定她可以在路上拾到一些；於是，她從鐵牛背上躍起，只顧向西尋覓；突然，另一股思想興起：「貧窮無罪，竊金其罪！」她常聽母親講過許多「拾金不昧」的故事，怎麼現在膽敢忘記母親的遺訓，去尋求這些「非分之財」呢！她咬一咬牙，齒息了找尋路遺的念頭。

這時候，她已走到一座廟宇前，上面有隱隱約約三個模糊的字：「潮神廟。」她叫聲慚愧。今夜的宿處總算又有着落了！

那正中奉着的神像，紅臉白鬚，狀甚魁梧，上有一碑碣，文曰：「伍公子胥晉封潮神記略……」後面的字跡較細，已經模糊了！

蕙英看到伍子胥三字，好像這名字太熟識了，仔細想來，記得她父親流浪在北平的時候，常常對她母親講述「伍子胥吹簫吳市」的故事，她想起此刻自己顛沛流離，却無意中闖進伍公的神廟，莫不是冥冥中給她一個啓示嗎？

夜裏，她作了一個夢，在夢中得到伍子胥的指示，即使以後逢到任何艱困阻礙，不可動搖了自己的「忠貞」——這個夢，在她此後的奮鬥史上，有了強烈的幫助！

意外的救星

這悽慘的故事以後怎樣呢？儘管是一個如何有毅力有決心的小姑娘，她究竟是一天沒

有進食，也沒有水喝而還要在六月炎天下奔走她雖然想能掙扎一步就接近杭州一步但畢竟她的努力與勇敢，是滿了限度啦！可憐的蕙英，就昏倒在胡家兜¹到袁家壩²的途中了！她還想掙扎起來，她不願倒斃在途中，但是，已經是不可能了，她在最末一次掙扎後，完全失去了知覺。

等到她醒來的時候，她恍如在夢中，她看見老黑炭在站旁邊，那磨坊主人滿臉慈祥地說：「好了，有命了！」

她弄得莫明其妙，磨坊主人却取過水，又取過點心，叮囑說：「你一定渴了，你也餓了，你吃了這些再說！」

蕙英一面吃着，還在懷疑，可不是在夢中嗎？

磨坊主人說：「我昨天送麵粉到翁家埠³去，現在事畢回來，竟會偶然搭救了小姐！小姐不是在黃灣嗎？怎麼會在這地方遇到呢？你的媽媽病好了沒有？」

這一連串的問題，反使她不知如何答復纔好，她只是說：「是的，我離開黃灣已是三天了，我想到杭州去！」

「杭州去做什麼？你媽媽呢？」

1. 胡家兜，也是海寧縣屬一小鎮，地當杭平路與寧長路交車處，市廛尙算興盛。 2. 袁家壩，也是海寧縣屬一鎮，由此而西，即爲杭縣屬鎮翁家埠。 3. 翁家埠，爲杭縣屬一鎮，與海寧縣屬的袁家壩鎮接壤。

「媽媽死了！到杭州找尋祖父去！」

蕙英把事情約略說了一遍，磨坊主人笑着說：

「好不懂事的孩子，你生下來從沒有見過祖父，你能找得到他嗎？」

「我想能夠的！」

「不要執迷了，你再冒險前進，不會再有我來搭救你的。據我看來，還是跟隨我回到黃灣，我磨坊中正缺少人幫忙，你替我照顧照顧，老黑炭是服從你的，你指揮牠去磨麵，一定可以磨得快些，並且你又可以天天和老黑炭在一起；我給你飯吃，給你衣穿，給你房子住，還可以每月給你一些錢！」

蕙英有點心動了，但一想到重回黃灣，不但使洗衣婦和老李要嘲笑自己沒有決心，也違背了母親臨死的囑咐，所以她堅執着不願意。

磨坊主人執拗不過她，便說：「既然如此，這裏的磨坊常常運麵粉到杭州去的，讓我託一位朋友，把你帶往清泰門，¹你到拱宸橋就只有二十多里路了！」

於是，蕙英跟隨了磨坊主人，重返到胡家兜，磨坊主人把她交代給一家喚做萬利磨坊後，他就仍由老黑炭架車回到黃灣去了。

1. 清泰門，爲杭平路開始的一站，因又毗鄰火車站，故附近一帶，客商雲集，頗爲熱鬧。清泰門原是杭州城門的名稱。

萬利磨坊的主人，總算是一個「不負囑託」的人，他把自己女兒的破舊衣服，揀了一套完整些的，贈給蕙英，又把女兒常用的木梳，肥皂，也贈給了她，叫她好好的去梳洗一會，還給她一些針線，一把剪刀，叫她把破舊的衣服縫補一會，笑着對她說：

「明天我就要到杭州去，可以帶你去尋找祖父了；你如果不整理一下，你祖父怎會歡喜你呢？」

蕙英對於萬利磨坊主人的好意，只有用「微笑」來表示感激了。

飛來的線索

蕙英穿上了萬利主人贈與的服裝，又經過一番梳洗，便變換了一個樣子，雖然仍是貧窮，却給人們一種整潔的好印象！

從胡家兜到清泰門，這八十里的長程旅行，蕙英坐在萬利磨坊主人的車上，有兩匹騾子拉着，舒服地飛速地前進，和早兩天的跋涉於途，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是，這晚上到達清泰門後，蕙英的滿心憂愁重又恢復了！

萬利磨坊的主人真好，替她接洽好今夜過宿的所在，還給他兩塊錢，聲明着說：

「一塊錢是我送給你沿途買點心的，另一塊錢是黃灣磨坊主人還你的。」
「還我？他並不欠我錢啊！」

「是的，你不是有一塊錢，被舊倉的饅頭舖主婦，說是假鈔票沒收過嗎？這塊錢就是磨坊主人買你的騾子而付給你的，但是他從來不會付給你過什麼假鈔票，所以這張鈔票原是真的，因為那個主婦欺騙你孤苦無援，故意吃沒了你的，現在這家舖子，也是和黃灣的磨坊主人有生意來往的，這塊錢他可以代你去討回來，所以先把這塊錢還給你，假使這主婦知道這錢是黃灣磨坊主人給你的，她也不會再來欺侮你了！」

「這麼說，你給我一塊錢好啦，我怎可平白地受你一塊錢呀？」

「不要客氣，像你這樣勇敢的小姑娘，誰也願意加以幫助的！」

這樣，蕙英又有了兩塊錢，她相信這回的錢，決不會再是假的了！但明天，明天怎樣到拱宸橋，怎樣去找尋祖父呢？這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使她一夜也不能安睡。

明天到了，蕙英終於鼓起了勇氣，問明了往拱宸橋的路徑，告別萬利磨坊主人等，開始她那命運的嘗試。

她好容易摸索到了湖墅，¹她知道離開拱宸橋近了，她心中越是着急；她問過許多人都說拱宸橋有數十家紡織廠，究竟那幾家是她祖父開的呢？她能夠清楚地記得父親的名字，叫做陳俊之，也知道母親的名字，喚做史湘華；但是對於她祖父的名字，連她母親也只記得了一半，只知道名字上有一個「謙」字，至於「謙」什麼，那就不知道了——當然，知道祖父名字

1. 湖墅，在杭州城郊，位於杭城與拱宸橋之間，係一小市鎮。

最清楚的人，是她的父親，但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啊！

她還想哩！即使她問清了祖父所開設的廠名，但祖父是數個工廠的主人，地位的重要可知，廠中的門房，能否替她通報，還是一個問題；說不定有被逐打出來的危險呢！

她越是疑懼着，不自覺地把路途迷失了；本來，她已望見許多高大的屋頂了，現在，反而越走越遠啦，她着急起來，決意找一個人問問路徑。——人是找到了兩個，但他們都對她看了一下，也許是瞧不起她那貧困模樣，不加理睬的各自走了！

這真使她失望，她第一次認識了人類的勢利，她記起父母在日，常常到處有人白眼，現在要輪到她自己了！

她遙遠地望見一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小姑娘，手中提了一個極重的包袱，走得滿頭是汗，大有力不勝任的樣子，再看她的衣服，完全是工女打扮，她相信這個人，問她一聲總不妨事吧！於是等她行近，放足了勇氣問：

「對不起，我問一聲路，拱宸橋怎麼去的？」

「你要到拱宸橋去嗎？跟我走好啦！」

「你也到拱宸橋去嗎？」

「是呀！我在拱宸橋做工，我的家也住在拱宸橋的！」

「那謝謝你！這包袱很重吧？我幫助你拿一會！」

「這最好也沒有了！你從那裏來的？」

「湖墅來！」

「湖墅怎麼從這條路經過呢？」

「我走錯了路！」

「那末，你也想到拱宸橋去做工嗎？」

「你怎麼知道？」

「拱宸橋兩種人最多，不是工女便是妓女；我看你的模樣不像是去做妓女的人，那末，一定是想去做工的了！」

「正是呢！我想去做工！你是在什麼廠中做工的？」

「我嗎？是謙安紡織第七廠做工的！」

「怎麼叫做第七廠呢？」

「這是很可以明白的，一個老闆開了許多廠，就把每個廠開設的先後排列稱呼，喚做第一廠，第二廠……像我們的老闆，一共開了二十一個廠呢！」

「你方纔說謙安這名字好熟悉？」

「怎麼不熟悉呢？謙安是我們陳老闆自己的名字，提起來滿個杭州城的人，都知道的！但是我聽你的口音，倒不像杭州人呢！」

的！

「是啊！我是北平人！」

「北平，你怎麼來的？你從北平特地到杭州來找工作做嗎？」

「不是的，我母親是北平人，我也生在北平，但我父親却是杭州人，我當然要回到杭州來的！」

「那麼你的父母呢？」

「都死了！」

「唉，也都死了嗎？和我一般命苦！」

「你家中還有人嗎？」

「有一個祖母，還有一個繼母；祖母待我很好，我最怕的是繼母！」

「啊！你真苦！有繼母的人比沒有母親還苦！」

「可不是，每天強迫我上工，做了的工錢都要交給繼母，不許我自己用它分文！」

「你每天可賺多少錢呢？」

「一元！」

「那很好了！」

「你說好嗎？這也不過最普通的工錢，要自己吃飯的！有些比我會做的人，可賺一元五六

角一天呢！我的繼母就只是抱怨我賺得太少了！」

「那末，初進去可賺多少呢？」

「初進去也有七角或八角，做了一個月就有一元或一元二角，我也不過進廠了三個月呢！」

「廠中的工作容易嗎？」

「容易的！包你一學就會！不過手脚眼睛都要靈活，一些也不能偷懶，否則，機器就要軋斷了你的手指或臂膀的！」

「哦……」

「你覺得害怕嗎？」

「那倒不但是，我沒有人介紹，怎能進廠呢？」

「這很容易，明天我伴你去，到經理室一報名，就可以了！否則，他們那裏招來二萬多的人呢？」

「工人這麼多？」

「自然，我不是告訴你過，有二十一個廠嗎？」

她們兩個各自提着包袱，一邊談論一邊行走，蕙英覺得趁這時候，探聽一些祖父的消息，是最好也沒有了！她繼續問：

「你見過陳老闆嗎？」

「你問得太笑話了，做了他廠中的工人，那有不認識自己的老闆？」

「你不是說陳老闆開了二十一個廠嗎？而且有二萬多工人，你又進去了，不過三個月，不認識不是也可能嗎？」

「但是，你不知道我們的老闆，他雖然六十多歲了，還是每天坐了馬車到廠中辦公，他是經常在第七廠辦公的，其他所有設在杭州的各廠，每星期至少也要去巡查一次，你想，工人的會不認識他嗎？只要來了一星期的工人，就可以認識他老人家了！」

「這樣說來，陳老闆這個人真好！」

「不過，他對待心愛的人，果然是很好，如果他心中恨的人，那就十分嚴厲了！」

「你知道什麼人他最喜愛呢？」

「哦！這個也很難說，他歡喜做事勇敢努力，肯負責任，忠心辦事的人，他最恨懶惰的人，你知道，他的兩個娃兒，就因為太懶惰，他連一件小事情也不敢重託他們！」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詳細？」

「我聽祖母說的！」

「你的祖母怎麼知道？」

「我祖母自然明白的，哦！不錯，你是北平來的，所以不知道，也難怪你了！在杭州，有誰要請求陳老闆什麼事，都要先來請求我的祖母，只要我祖母一說，事情沒有不成功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為陳老闆的兒子，小時候是吃我祖母的奶的，杭州城中提起王老奶奶，正和陳老闆一樣的有名呢！」

「啊！王老奶奶……」

「怎麼？你也認得王老奶奶？」

蕙英自知失言，因為她常常聽她父親在日，提起王老奶奶的，所以她急忙改口說：

「不，我不過把你的話，重說一遍，使我可以格外記牢而已！」

「但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如果陳老闆的兒子在杭州的話，我祖母的話一定還要聽從呢！」

「難道陳老闆的兒子不在杭州嗎？」

「這不要說起。一提起就使我祖母氣惱，這話說起來很長，我還沒有出世，大約在十七年前，陳老闆和他的兒子曾一度鬧翻，他的兒子就逃到北平去，永遠沒有回來，連消息都沒有。一點不錯，你是北平來的，我倒要問你，在北平，你聽到過陳俊之這個名字嗎？」

蕙英又險些失聲喊叫出來，連忙鎮靜地說：

「我沒有聽見過！」

「是啦！陳老闆自從他的兒子走後，十七年來用盡方法找尋，也得不到消息！」

「照你說來，陳老闆雖有這麼多的家產，心中也不十分開心。」

「正是呢！近年來連眼睛也氣得瞎了！你想，他有了這許多家財，却沒有一個真正承繼的人，他最痛恨的兩個姪兒，却偏要奪他的家產，怎不叫他氣死？」

「那末，陳老闆眼睛瞎了，怎麼還能辦公？」

「這真希奇，大概他還有一些看見，他一見我，就會很快招呼我，他的耳朵真靈敏，只要一聽到腳步聲，或說話聲，便可以知道是誰？廠中一萬多的工人，他都熟悉的。聽醫生說，只要他的兒子有一天回來，他心中一快樂，這眼睛就可以動手術，使他復明了！」

「哦……」

「怎麼，你這些不感到興趣嗎？」

「是的，不錯，我還沒有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嗎？叫做王秀娥，你呢？」

「蕙英覺得說出真姓名不大方便，便胡說了一個：

「我叫徐根弟。」

「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你這個名字，倒像個工人名字，我們廠中最多的名字，就是根弟，林弟，招弟……等。」

名字了！

「哈哈……」

蕙英已無意中獲得了線索，也滿足地笑了。

寄寓在朋友家中

她倆一路說着，已到了拱宸橋邊，秀娥遙指一家茶樓說：

「根弟，看見那家喚做獅子樓的茶店嗎？」

「看見的！」

「我家就在這後面啦！你可要到我家中去休息一刻嗎？我知你替我拿這個包袱，背得有些累了！」

「也好！但你的繼母不妨事嗎？」

「我的繼母對待別人都很客氣的，也許你不知道，還要以為她是一個好人啦！」

「哦……」

「你好像有什麼心事？」

「是的，我今夜不知住在那裏纔好？」

「怎麼？你到拱宸橋沒有一定的地方嗎？」

「不錯我父親是杭州人但他常常和母親住在北平現在父母死了我到杭州來探親，一問方知親戚都搬走了！我沒有辦法，就是回北平去，也只有我獨個人了，有人勸我到拱宸橋做工去，所以我纔打算到拱宸橋來，現在拱宸橋是到了，做工你明天能替我去報名，問題都解決了，只是住宿在那裏，倒一時不可解決了！」

「這倒容易解決，我家中房子寬大，只要你願意，你不怕我繼母嚙嚙，你可以住的！不過，我和你老實說：我繼母是最貪小的，你如果白住她的房子，她總有一天要對你發脾氣的，假使你能給她一些房租，她就會十分優待你，巴不得你長住下去了！但不知你有錢嗎？」

「錢有一點，不知要多少？」

「那並不多，反正我們的房子本來空着，並不是倚靠出租的！半年前也有一個工人住過幾個月，每個月只付一元半房錢，後來這工人生病回到了家中，從此不再復來，我繼母還很後悔呢！」

「那末，我也付一元半一月好了！」

「那一定使我繼母歡喜你的！不過，錢還得請你先付，使她格外歡喜！」

「這當然可以！」

秀娥便領了蕙英到她家中，把寄宿的事和繼母一談，並付訖了一月的房租；果然，「錢能通神，」繼母歡喜不已，特別優待蕙英，還提起路上代拿衣包的事，謝她太幫忙了秀娥呢！

至於秀娥的祖母，只要繼母答應的事，她老人家從來也不反對的。不用說，她是比繼母更好待蕙英啦！

秀娥堅請蕙英晚餐，很誠懇地說：

「今天難得到舍間，總要請你領情；到明天，我們也不客氣，由你自己去預備好啦！如果你要包飯在我們家中，那也可以，上次那工人就包過，七塊錢一月好了！」

蕙英知道袋中只有五角錢了，但她也知道一做工就可以有的，所以她並不擔憂，只是說：「爲了減少你們的麻煩，我想還是自己到飯館中隨便吃一些比較便當，因爲我自知脾氣生得古怪，有許多的菜蔬，是不歡喜吃的！」

這樣婉言辭謝了，他們心中比較安心；否則，要她預付一個月的飯錢，怎麼可得呢？

秀娥領她去參觀了房間，那是一間古老的，狹小得可憐的，僅能安放一個小牀，一個小桌的房間，房中幸虧開了電燈，否則一定是黝黑非凡！窗子本來是有一扇的，因爲年久失修，要倒下來了，所以用許多鉛絲，繩索縛住在窗框上；這麼一來，好好的窗戶只好整日夜關閉着，不能夠自由地開關了！因此，室中氣悶非凡，另有一股發霉的氣息，這或者是此房久已沒有人們居住的緣故！

還有，因爲沒有人進來打掃，所以屋角掛滿了蛛網，窗櫺上及門框上積滿了飛塵，至於被褥，也由秀娥的繼母送來了。污黑得很，有一股窒人的氣息。這怕是那個工人蓋過以後，還沒有

洗過哩！

蕙英口中不說，心中却在煩憂，在這裏住上一個月，不要生病嗎？簡直不及我數天來露宿的爽快了！就是在黃灣久大繭廠中，老李租給她母女住的那間房，也比這間房要高明多呢！

幸虧她瞥見房外就是一個荒僻的松林，她已經打定主意，晚上睡不着時，到這松林中去透空氣吧！

晚餐時，秀娥對她的祖母說：「祖母，這位姑娘是北平來的，竟也知道陳俊之先生的消息呢！」

那祖母嘆了一口氣說：「你還要提起他做甚？大概早已死在外面了，我也白白地吃了一年多苦，一口口奶餵他大來，就是斷了奶，我還幫同他的媽，忙這樣，忙那樣，直到七歲進學堂讀書，纔總算沒有我的事情……」

蕙英覺得機會不可錯過，接口問：

「我方纔聽得秀娥姐姐說：俊之先生和陳老闆有了意見，生了氣便到北平去，永遠不回來，可是當真嗎？」

「這還有什麼不真呢？等到俊之先生到了北平，索性和那裏一個女子結了婚，這使他父親格外恨極了！他父親原想叫他和孫秋萍小姐結婚的，孫小姐是杭州城裏數一數二的望族，但俊之先生却不肯回來，他不願把原來的夫人丟在北平再回來和孫小姐結婚，這纔正式和

父親決裂，到現在已十七年沒有消息了！有人說他已經死了，也有人說他還沒有死，現在，陳老闆連一字也不願再提到他，就是連陳老闆的姪子和外甥，也恨他切骨，巴不得他死掉，有誰再肯提起他呢？所以，姑娘，你以後到廠中去做工，也千萬不要提到這些，否則，陳老闆一旦發了怒，你的飯碗說不定要因此打破呢！

「謝謝老奶奶指示，我到廠中做工後決不再提這些事，但不知陳老闆的姪子和外甥是誰？誰讓我將來也可加以防備。」

「不錯，你以後碰到陳老闆的姪兒和外甥，真應該加倍當心，這兩個傢伙最是陰險，老是想侵佔陳老闆的財產，不惜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去運動和聯絡工友，你應該牢記，將來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被他們甘言蜜語所引誘啊！那身材長得瘦長的，喚做陳俊凡，是陳老闆的姪兒；還有一個矮胖子，喚做李俊民，是陳老闆的甥兒，和這兩個傢伙「朋比為奸」的，還有第七廠的經理宋大年，那傢伙鼠頭鼠腦，你也要當心！」

秀娥聽他祖母說完，也插嘴着說：

「祖母囑咐你當心是對的，但也不可過分和他們結怨；因為陳老闆究竟已是六十七歲的人了，何況眼睛已氣瞎，他雖然在任何人前不提他的兒子，我們相信他心中還是念念不忘的；可見得他心中是如何的煩憂呢？這樣下去，恐怕也沒有幾年可以折磨的了！萬一他死了，而俊之先生仍沒有回來，那末二十一個廠就只有被他的姪兒和外甥及經理宋大年輩瓜分了，

到那時這批人就是我們的新主人，我們如果現在和他們作對，到那時只好打破了飯碗，那又何苦呢？」

「喔……！」

蕙英恐怕自己的神色過於慌張，被人看出破綻，反而引起他們的懷疑，所以只是漫應了一聲，便不再接問下去了！反正她所要知道的，現在不是已完全明白了嗎？

祖父的印象

事情真有湊巧，他們正談着陳老闆，一陣清脆的馬車聲由遠而近；秀娥第一個聽見，便說：「啊！這一定是陳老闆來了！」

蕙英驚奇地問：「你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近年來有馬車的人家，都認為太不方便，用了馬夫，還得養馬；行走的速率既慢，又是「古色古香」，不大雅觀；難怪他們都改用了自備汽車啦！只有我們的陳老闆，生成的古怪脾氣，他不要坐汽車，所以任憑他怎樣有錢，出門總還是以馬車代步！在拱宸橋，坐汽車出入的很多，坐馬車的現在只有他一個了，所以我們每一次聽到馬車聲音，不用說是他老人家到來了！」

這時，陳老闆的車子已在門口停下，秀娥站起身來說：「奇怪，今天是星期日，各廠都停工，

照例陳老闆不會出來的，不知可有什麼重大的事，要來和祖母商量呢！

祖母擺着手說：「快去迎接他！」

蕭英叫聲慚愧，但同時覺得自己有一點小小的幸運碰得，是多麼巧，就非凡關心地偷看着他的祖父。

秀娥迅速地跳躍到門口，去歡迎陳老闆：

「陳老闆你好！」

「秀娥你好！你祖母呢？我要和她說話！」

王老奶奶連忙跑過去，佻促地問：

「陳老闆好有事嗎？」

「是的！你好！你兄弟呢？」

「今天早晨到城裏去了！」

「我已知道，他可是去出席什麼罷工會議？你趕快打一個電話叫他回來；我知道他們是三點鐘開會，現在還來得及，凡是我的工人，我無論如何不許他們參加這個會！」

「假使電話打不通，他已經在開會了，那怎麼辦呢？」

「那不行，我早已有過命令，凡參加罷工會議的工人，我都要開除！假使我開除了你的兄弟，我在你面上有點過意不去，所以我特地跑來通知你，你總要設法阻止你兄弟不去參加這

個會」

「但是據我兄弟說，拱宸橋所有的紡織廠都派人參加這個會呢！」

「他們管他們，凡是我開的二十一家廠，一概不許有人參加這會的！」

「好的！我一定遵從你的吩咐去做！」

「好再會！」

陳老闆的馬車去了，蕙英的腦膜上，一個年老的，精神矍鑠的，禿髮的，臉色慈祥又嚴肅的影子，已深深地印上了！尤其是這老人說話的堅決，更使他深深感動；她心中暗想：「我有這麼一個英俊的祖父，已是足夠安慰和自傲的了！」

但接着她又恐懼起來：「他不是恨我的父親嗎？恨我的母親嗎？像他那麼意志堅決的人，當然也會連帶地恨我，那末，他能否收留我？他要不把我逐出門外呢？」

可是，蕙英畢竟是勇敢的，她在猶疑片刻以後，已替自己這樣決定：

「媽媽臨死不是這樣囑咐我，我沒有權利向他們要求什麼，我只有倚賴自己的努力，去換得祖父的歡喜吧！我起初不要告訴他我的來歷，等待他歡喜我時，我再告訴他我是他的孫女兒，看他那時候還會驅逐我出門嗎？」

神秘的小屋

午飯後，蕙英託詞在鎮上隨便玩玩，却獨自往郊外走去。——她生性厭惡市廛的煩囂，她想到田野中去享受一些自然的安慰！

她走着，走着，雖然這些地方還是第一次到達，但她常常聽得父親談起拱宸橋的種種，所以，那小河，那古老的教堂，那些廠屋，那祖父居住着的精微小屋，那瞭望臺，那遙遠的塔尖……這些，這些，都是好像熟悉的，她想像到父親年輕時候，曾在這些地方逐漸長大，在小河裏釣過魚，在教堂裏祈禱過，也許還爬上過瞭望臺，還到過遙遠的塔上……於是她更覺得這些景物的親切可愛了！

她默坐在小河邊，她幻想着未來的好日子，她爲了要預卜自己未來的命運，隨手拿了一把小石子，向水面投擲，她口中念念有詞地說：

「一個水泡全不成功，二個水泡稍得成功，三個水泡完全成功！」

她每一片石子總是在河面上連滾三滾，泛起三個水渦，方纔沉下去。她喜極了，好像母親已在她身旁，她願意向母親傾訴，她心中預備怎樣奮鬥的計劃。

她從小河邊站起身來，沿着小河走去，不久走到了小河的盡處，被她發現了許多碧綠可愛的池沼——這些池沼，她在黃灣到胡家兜途中，也見過了不少，但景物沒有像這裏的秀麗，

樹木也沒有像這裏的多，周圍也沒有這裏的清幽。

她再也不想回去了，決意在這地方享受半天，她左顧右盼，想找尋一個所在憩坐一會，她望見在池的那邊，一叢矮樹中露出一所茅房，這發現，真是她一個絕大的歡喜，她願意獨自躲在這個屋中，好讓那些討厭的人們不會再來糾纏她！

於是，她開始尋覓通到這小屋的途徑，——路本來是有一條的，因為久已無人到此，被許多野草蔓長着，她竭力將草從兩邊分開，一條迂迴曲折的小徑，引她走近小屋。但是，太使她失望，那小徑只通到一條溝邊，那屋子却正在對面，——那地方真好像是一個小島，四周有水環繞，沒有橋，也沒有船；那條溝差不多有七八尺闊，她能否跳過去嗎？

這一點小困難，她自然要克服它，她先去拾取了一塊鋒利的石頭，以此替代刀斧，去附近地方伐取了一枝粗竹，然後去其枝葉，便像撐竿跳似的，跳過了這條小溝，使她到達了茅屋的面前，毫不費力的推開了那虛掩着的小門。

好一間可愛的小屋啊！地上和牆上雖長滿了雜草，但壁上有許多代替窗戶的小洞，使空氣和陽光，可以充分地傳進來。地上並不潮濕，還鋪着一層厚厚的草墊，睡在上面好不舒服啊！更有一段木頭，既可以當作枕頭，又可以當作凳子，——這小屋是正方形的，雖不怎樣的大，足夠她應用了！要是和秀娥家中那間房比上一比，那真是差得太遠了！

她覺得疲倦了，她真的在草墊上躺了下來，驕傲地用木頭枕着，靜聽樹葉簌簌作響，溪水

淙淙作聲，小鳥們在周圍唱着不可瞭解的歌兒，還有蜻蜓在空中飛翔着，鴨子帶了孩子們在河裏游泳，一道綠光閃處，是一個翡翠從她眼前掠過……

啊！她興奮極了，她確信這小島上不再有他人住着，現在她却榮任爲「無人島」上的「女王」啦！

她決意犧牲那已出租金的房間，但是她應該怎樣向秀娥說呢？這是她猶疑不決的問題。但是，她決心已經下了，她到外面去採集了一些嫩枝，紮成了一把掃帚，她開始把小屋中的東西都搬到外面，她開始用掃帚打掃屋頂，牆壁，和地上……然後她把草墊重新鋪好，把那段木頭也重新搬進去安放好，她索性再採了些席草，編了一條溫軟的墊子，加鋪在草墊的上面；經過這一番的整理，那小屋益發整潔可愛了！

現在，她決意要將此小島巡遊一周，她覺得這間小屋子真好，隱在矮樹叢中，走遠一些就完全望不見了！島的四周，傍水的地方，還長滿了蘆葦，成了天然的障蔽。

她發現了一個野雞窠，裏面有十多個蛋，她牢牢記着。沿途野菜也很多，野蘿蔔，酸模，薺菜，馬蘭頭……各式各樣都有，但使她感到困難的，這些東西不能生吃的呀！

但立刻，她又在附近地方，找到了一個巖穴，裏面多的是石片，她想不妨事了，這些石片，足夠我砌造一個爐竈了。

她還想到只要有一根線，一枝針，都可以釣到河中的魚，那不是更鮮美的食品嗎？

她又發現島上還有鮮美的野花，她採了許多，紮成花圈，預備帶回去裝飾她的小屋。

無意中又被她發現了許多醋栗樹，她想這是飯後最佳妙的水菓了！

還有呢，水芹，萊菔，甜菜，防風……這些好吃的東西，都叢生在小島的四周；而這些東西，是

她父親在日最愛吃的，她此後能吃到這些東西，還可以常常紀念着父親。

什麼都滿意，只有一件事，這間小屋，到底有沒有主人呢？假使有的話，主人回來時，她不是要被逐出嗎？

但她立刻又以爲，這種煩憂是多餘的，這通到小屋的小徑，不是已被野草蔓生了嗎？既然沒有人來此，當然也不會有主人的了！

現在，問題是一到冬天，這小屋太寒冷吧！不過，到冬天還有許多日子，那時她做工所積蓄的錢，很可以讓她另租一間較好的房子了；所以，她也認爲這些是不用加以憂慮的！

她摸摸衣袋，僅剩的五角錢，她知道只有大餅最便宜，也最好充飢，她計算着每餐吃三個，五角錢也可維持五天了；五天以後，大概工錢也可取到了——不過，她也有點抱恨，沒有早一點發現這小屋，使她冤枉地付去了一元五角房租，不然的話，她還可以利用這些錢來添置什麼缺少的東西呢！

天色已傍晚，她恐怕秀娥尋找她，急於要回去，她依然拿那竹竿，像方纔的跳過了小溝，把竹竿藏在草叢裏，滿心歡喜地踏着來路，回到秀娥家中去了。

進廠第一天

蕙英決意保守發現小屋的祕密，所以見了秀娥，只是隨便敷衍幾句；秀娥也以爲她初次到拱宸橋，到處感覺好玩，也不以爲意；只是說：

「你今天玩得倦了，夜飯仍舊吃我家的，晚上早些安睡，明天早晨我可以領你到廠中去上工了！」

「謝謝你夜飯讓我自己買來吃吧！」

「不要客氣了，今天繼母和祖母都已說過，明天起隨你的便吧！」

「那也好，不過打擾你們了！」

晚飯的時候，秀娥告訴蕙英說：

「我們第七廠中有幾位重要職員，我可以約略對你說一說：除了陳老闆你已見過，他的姪兒俊凡先生和甥兒俊民先生，也都是在第七廠裏辦公的；還有經理宋大年，我已和你說過，這人很難應付的。此外，趙元誠先生是工程師，祝其昌先生是會計主任，符鴻基先生是書記。你記得了嗎？」

「謝謝你，記得了！」

「不錯，這位符鴻基先生，也是北方人，對人說話，總是一口國語；廠中有什麼北幫生意，都

是由他去接洽，因為北幫人的話，除了他，就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聽得懂！就是北方人，也不能完全聽懂我們的土話。因此，陳老關十分看重這位符先生，只要他說一句話，陳老關總肯聽從的。陳老關的姪兒和甥兒，和經理宋大年，會計主任祝其昌，都很妒忌他，但沒有辦法，誰叫他們不會說國語，一有北方幫的生意，還是要符先生去應付呢！

秀娥說到這裏，略一停頓，又繼續說：

「這位符先生，還有一個怪脾氣，他不願和我們南方人說話，我只會說杭州話，三個月來他一句也不會和我交談過；如果有誰能說國語，那一定可以得着他的歡喜，就是要他幫什麼忙，他也一定肯答應的了！根弟，你不是會說國語嗎？」

「會的我還會說北平土話。」

「那更好了，我明天替你介紹，讓你們去講些同鄉話，他一定很快樂，只要他對你有了好感，陳老關就容易了！」

「好的！謝謝你！明天一定要替我介紹呢！」

「那當然！」

x

x

x

晚飯後，蕙英不敢進入那可怖的房間，在松林裏散步，到秀娥等都已睡了，她方纔放心地回到小島上去。第二天清晨，她被一聲尖銳的汽笛聲驚醒，她知道這是廠中的信號，催促工人

進廠的。她趕緊起來，在池邊洗過了臉，梳洗完畢，匆匆地回到秀娥家中，却巧與秀娥遇個正着。秀娥驚奇地問：

「你那裏去的？」

「我嗎？向來起得很早，在郊外散步了回來！」

「難怪我要找遍你了！」

「對不起！你以後可以不必再找我了！」

在路上，她買了三個大餅吃着，秀娥笑道：

「你太節省了，這東西那裏吃得飽呢？」

「不！我向來是挨餓慣了的，所以吃這一些就可以勉強敷衍過去了！」

她倆進廠以後，秀娥領着蕙英到經理室替她報名。那經理宋大年狡猾地看了一眼，習慣

地問：

「你會做什麼工作？」

「先生！我不會！」

「不會做幹什麼進來呢？」

「我想來學習……！」

「學習也好，王秀娥！你送你的朋友到練習間中去吧！」

「是謝謝經理！」

秀娥替蕙英謝過，把蕙英衣袖偷偷一扯，一同走出經理室。秀娥聳聳肩說：

「還好也是你運氣，他一下子答應了！」

「但不知我學得會嗎？」

「便當的包你一學便會！一星期後，你便可從練習間升到紡織間中正式工作了！」

「多謝你指示！」

「但你在練習的時候，千萬不可偷懶呢？那個練習間的管理員，對待新來的人最兇，動一動便是痛罵，要是不聽從他，被他報告了經理，就有被開除的危險。謙安廠有一規矩，不論那一廠開除了，其餘廿一家廠都不可吃飯了！所以，這個姓許的管理員，我們都偷偷地喚他「活閻羅」，你要當心三分纔好！」

「知道了！你放心，我不會偷懶的！」

蕙英雖然這樣說着，心中也十分着急，她想：

「我必須用極大的勇敢，克服這第一步的困難！否則，我一旦進廠就被開除，我就永遠不會再有機會獲得祖父的喜悅了！」

當秀娥把蕙英交給練習間的「活閻羅」以後，她急匆匆到紡織間去工作去了，約定放工後再相見。

那「活閻羅」問明了蕙英的名字，便把工作指示給她看，等到蕙英點頭表示懂得以後，那「活閻羅」便厲聲地囑咐：「不可偷懶，要偷懶就報告經理開除！」蕙英早已領教了他的大名，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活閻羅」以為她沒有聽見，又格外把聲音提高說：

「聽見嗎？你應該聽從我的話，不可偷懶，否則報告了經理，要開除的！」

「知道了！我不敢偷懶！」

「好的！去做吧！」

「活閻羅」把手一揮，蕙英如釋重負，趕快坐到位上，起初生疏地把梭子轉動，後來漸漸的快了，她覺得這工作還可以做，但初做畢竟是十分吃力！

她叮囑自己說：「我要勇敢，堅忍些，耐苦些，我總有一天會獲得祖父歡喜的！」

一個測驗

三天的訓練，使蕙英能夠熟練地運用梭子了，不過，工作一熟練以後，反而覺得這梭子一來一往地織着，太單調，也太乏味了！因此，「活閻羅」的呼喝聲，也越來越嚴厲了！

蕙英雖竭力鎮壓自己，要顯得格外勤奮，但是不可能，這單調的工作竟使她興趣索然；有時她記起了秀娥的警告：「不可偷懶，當心軋斷了手臂！」精神約略一振，但不一刻又萎靡下來了！

蕙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勝任這工作？爲什麼別人做了數年都可以，自己做不了三天就厭煩了呢？這樣下去，如何能獲得祖父的好感呢？

但繼而一想，自己原不過借進廠工作爲由，俾可有接近祖父的機會，我應該在別方面施展我的才能，單是做一個紡織工人，即使做到老，也不見得有什麼特長，可以使祖父從二萬多工人中賞識她，以致於喜愛她！

這麼一想，她決意待放工後，去要求秀娥，和她介紹符先生認識，她自信一口流利的國語，一定可以獲得符先生的賞識，那就不怕沒有進身的機會了！

她正在私自打算，突然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紡織間中有一個女工受傷了，被機器軋壞了手了！

這消息震驚了整個練習間的工人，尤其是震驚了蕙英的心，她雖然沒有看見這被軋傷了手的女工，但她想象得出，一隻血淋淋的手，一個慘白面孔的工人，暈厥在機器旁的可憐的景象，啊！這太使她心酸了！她還敢再想象下去嗎？

這時候，整個練習間的工人都不約而同把機器停止了，在竊竊地私語着：「活閻羅」看見了這副情景，不禁大發雷霆，高聲暴跳地說：

「你們爲什麼停止工作？誰叫你們停止工作？一個女工軋壞一隻手，算得了什麼？便是軋去了頭也不關你們的事！你們新來的人，少見多怪，廠中一年不知有多少女工軋壞呢！反正軋

壞手的人都只好抱怨自己不小心，自己要偷懶怪不得廠家的，誰再停止工作，讓我報告經理先開除誰！」

這一陣吆喝，果然發生效力，大家重又工作了。蕙英不敢違抗「活閻羅」的命令，也只好硬着心中的酸苦，繼續工作着。

忽然，有一個人奔跑進來，對「活閻羅」說：

「許先生！你這裏可有一個工人，叫做徐根弟的？」

「有的，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是經理差我來喚他去！」

「好的，你等一等！」

「活閻羅」便對蕙英說：

「經理叫你當心點，誰叫你偷懶，一定被經理知道了！哼，難保不把飯碗打破！」

大家都替蕙英捏把冷汗，蕙英自己也有些着急，只好懷着憂慮，跟隨方纔來的人前去。心中暗想，我沒有做錯事情，即使經理難弄，也不致於無緣無故和我為難，反正我是陳老闆的孫女，自己從來沒有對人說過，連秀娥也不知道，當然不會使經理妒忌我的。

這麼想過以後，反而心中坦然起來，毫不驚慌地到了經理室。

一進門，蕙英幾乎狂喊出來：

「啊！秀娥……是……你……你軋痛……」
經理連忙呵斥：

「這裏是什麼所在？由得你大驚小怪？你可是徐根弟？」

「是的，先生有何吩咐？」

「你的朋友做事不小心，軋壞了手，她要你伴送她回家，所以我來喚你！」

「是！不知性命有妨礙否？」

「沒有，至多一手殘廢！」

「不知真可要成殘廢？」

「這個，我不是醫生，那裏知道？不要多說了，快伴送她回去！」

蕙英抹着眼淚，把秀娥扶起來，秀娥欲言不語，讓蕙英攙扶着走了。

臨行，蕙英問經理：

「先生！我送了她去，要否再回來做工？」

「這當然，還用問？難道叫你玩一天？」

「是！」

蕙英第一次認識了經理，心中暗想，祖父爲什麼重託這樣不仁的人當經理呢？但這時蕙英要做的事正多，也無心多想，就問秀娥：

「不妨事嗎？」

「不妨事！軋壞一個指頭！我故意在經理面前裝做受傷很重，你放心好了！」

「那末，是否回家去？」

「不！你不知道我繼母的脾氣，見我軋壞了手回去，她不但不會可憐我，一定還要辱罵我，說我是偷懶軋壞的！」

「那末，怎麼辦呢？經理不是叫我送你回家嗎？」

「那沒有關係，你知道嗎？符先生雖是北方人，他的心却非凡仁慈的，可惜他聽不懂杭州話：我請你送我到他辦公室中，把我軋壞手指的情形，和不敢回家的情形，請你用國語告訴他；再說明我是陳老闆的兒子俊之先生的乳母的孫女兒，這樣，他一定會替我在陳老闆前說好話了！」

「那可以的！」

「還有，你要我介紹你與符先生認識，我也沒有機會替你介紹，因為我知道他很忙，平常時候不敢去打擾他，現在，是一個好機會，你替我幫忙，他一聽到你會說國語，也一定十分歡喜，你的事情也就解決了！我想他一定能夠提拔你的，所以，你說話的時候要千萬當心不可被他討厭纔好！」

「我懂得，你放心！」

於是蕙英伴同秀娥到符先生的辦公室中把前前後後的事很流利地告訴給符先生聽。只見那符先生頻頻點着頭，滿臉含笑，却又滿臉同情，直到蕙英一口氣說完，他憐憫地說：

「真可憐！軋壞了手還不敢回家，讓我代你向陳老闆說情，想他必不致於完全不管！」說時，符先生已從椅上站起身來，却又對蕙英說：

「你叫什麼名字？」

「徐根弟。」

「好的，我辦完了這件公事再說，今天放工後，你到我辦公室裏來，你的國語說得很好，我們可以談談。」

「是的，我一定會來！」

蕙英這時候心中的快樂，真是不可形容；就是秀娥，雖然軋痛手指在痛苦，也替蕙英歡喜，臉上露出安慰的微笑。

且說符先生伴同她倆，跑到陳老闆的辦公室中，陳老闆雖然眼睛失明，早已辨得出聲音：

「是符鴻基先生嗎？可有什麼事？」

「正是，有點事情，是一個女孩子，被機器軋傷了手！」

「哦！這事情經理知道了嗎？」

「早已知道！」

「那末經理怎麼說？」

「經理就叫另一個小姑娘送她回家！」

「沒有別的吩咐嗎？」

「沒有！但我覺得這孩子太可憐，軋壞了手還不敢回家，因為她家中的繼母很虐待！」

「哦！這孩子在那裏呢？」

「啊！是我！」

秀娥哽咽着聲音說。

「咦！你不是王老奶奶的孫女兒嗎？」

「不錯！陳老闆！我是秀娥！」

「唉！可憐的孩子，你怎會軋壞了手的？」

「因為我發見一根斷絲，想檢它出來，稍不留神，腳下一滑，我的手就被機器軋住，傷了兩個手指了！」

「一定很痛？」

「還好！」

「還能自己走嗎？」

「那還可以！」

「醫生有沒有看過？」

「沒有。」

「那末，你先回到家中去，你可以告訴你的繼母和祖母，工錢可以照發的，我再馬上叫張醫生到你家中來好了。」

陳老關說完，又對符先生說：

「你趕快替我寫一條子，送給張醫生，要他立刻到王老奶奶家中去，告訴他有急病好了。」

「是我一定這樣寫。」

陳老關吩咐完畢，又對秀娥說：

「要派一個人送你回家嗎？」

「謝謝！我已有一個朋友送我了。」

「那末你安心回去罷！需要什麼東西再來和我要好啦！這樣的好言撫慰，使秀娥再也忍耐不住，反而哭了出來。」

「怎麼，你還有什麼委屈嗎？」

「不是你待我實在太好了！」

蕙英也被這偉大的一幕，感動得幾乎哭出來。

被尊爲座上客

果然不出秀娥的所料，當她回到家中的時候，她祖母十分同情她，問她軋傷的經過；她的繼母却抱怨她做工不小心，反冤枉她是故意軋壞，這樣可以躲在家中偷懶，幸虧蕙英說了陳老開答應工錢照付，她繼母方纔不再埋怨了！

蕙英恐怕廠中經理發脾氣，不敢多留，安慰了秀娥幾句，告訴她放工後就來看她。

秀娥却叮囑他：「我這裏不妨，等一刻醫生來看過後就沒有事了！你自己不可忘記，先生不是約你放工後去一談嗎？這對你很有關係呢！」

「好的！我一定去！」

蕙英匆忙地回到廠中，先到經理室；經理問：

「你來幹嗎？」

「我已把王秀娥送到家中，特來復命！」

「送去算了！再來復什麼命？還不替我快些去做工！經理室以後不奉差喚，不准擅入！」

「是！」

蕙英討了一個沒趣，便連忙回到練習間去。想不到符先生却巧迎面過來，遇個正着，符先生問：

「徐根弟，你送她到家了嗎？」

「是的！方纔回來！」

「沒有別的事了嗎？」

「有的，宋經理吩咐我快回去做工！」

「做工沒甚關係！你跟我來！」

生便問：蕙英跟隨符先生到了辦公室中，符先生叫她相對坐下，她幾次謙讓，最後還是坐了。符先

「你是新進廠中來的吧！」

「是的，還只有三天！」

「現在在那一部份工作？」

「在練習間。」

「誰介紹你來的？」

「就是軋痛手指的王秀娥。」

「你是北方人嗎？」

「我母親是北平人，我也生在北平的。」

「那末，你怎麼會到杭州來呢？」

「因爲我父親是杭州人。」

「你的國語講得很好，你還會講北平土話嗎？」

「能的。」

「那更好，我也是北平人，正缺少一個會講本鄉話的人，你可以常常來談談，不妨事的。」

「謝謝！只怕，耽誤了先生的工作！」

「這倒沒有關係，我很願意和本鄉人談談，但不知你也會講杭州話嗎？」

「當然會的！我不是已說父親是杭州人嗎？」

「哦！我自己所最吃虧的，便是不懂杭州話，廠中一遇到有北方商人要接洽什麼要事，我和他們接談以後，不能直接翻成杭州話，說與陳老闆知道，必須用文字寫出要說的話，再讀與陳老闆聽。這是多麼的麻煩，有些機密的事，往往因此而洩漏了秘密呢！所以我數年來急於要找一個能說國語又能說北方土話，並能說杭州話的人，作爲我的助手，可惜沒有這樣的人才！今天被我發現了你，我真歡喜，不過你可能幫我的忙嗎？」

蕙英覺得這是最好的機會到了，她那裏肯坐失這個良機呢？連忙慎重地說：

「假使先生肯提拔我，自當盡我所能，來幫助先生！」

「那就好了！不過，你應該明白，我使你有機會一同參與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有的只許被陳老闆一人知道，如有陳老闆以外的人，即使他們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來探問你，我們爲

了忠心於陳老闆的重託，也不可洩漏分毫的祕密。數年來，我能被陳老闆十分看重就在這一點上，我被廠中許多人抱怨啣恨，也在這一點上；不知你可有這毅力保守這些祕密，應付種種外來的威脅嗎？」

「假使先生能加以重託，我自當報效『知遇之恩』，我想一定是能夠的。」

「好的！勇敢的姑娘，你能這樣做，陳老闆有一天一定重託你，你的前途也就沒有限量的了。」

「謝謝先生！」

符先生和蕙英談得投機，便逐漸扯談開去，談到北平，談到故鄉的種種，蕙英總是對答如流，更使符先生滿意；但後來談到了俊之先生，蕙英假作不知，又談到了她自己的身世，她感覺悲從中來，說自己已是無父無母的孤女了！

這使符先生格外同情她，憐憫她，等到她說出母親臨死囑她勇敢努力的遺言，以及她如何步行到杭州，怎樣與王秀娥認識的情形後，符先生格外欽佩她，尊重她，不勝感慨地說：

「我從來沒有遇到像你這樣能夠努力的女孩子！我現在已絕對信任你，可以做我的助手，同時我也可以向你保證，你總有一天被陳老闆所倚重，你的前途，將因你的繼續努力而展開光明！」

符先生這幾句又嚴肅，又慈祥，好像祝福似的話，正如她母親臨死時的幾句話一般，深深

地打入她的心坎裏，她又想到了在潮神廟過宿那夜，夢見伍子胥如何叮囑她要忠貞到底，使她更增強了決心，她要如何的盡忠於未來的！工作！

最後，符先生問起她現在住在那裏？這使她又爲難了，是不是要把小島的祕密告訴他呢。她以爲還是繼續保守下去的好，所以她只好扯了個謊：「我是租借秀娥家的房子……」她心中好不難過，因爲她實在不願意扯謊，但她又一想，我房租確是付的，不過我自己住不慣那房子，這纔祕密地住在那個小島上，所以也並不算是完全扯謊，就是秀娥和她的繼母，祖母也，以爲她住在那間房中呢！

符先生再問起她的飯食，她老實說出，只有五角錢，買大餅充飢已是三天了！符先生皺皺眉頭說：

「這個，要糟塌了你的身體，從今天起，你的飯我喚人送到辦公室來，你可以每餐與我同吃！」

這一種優等的待遇，怎不使蕙英受寵若驚呢？她不知如何道謝纔好。兩點似珠般的熱淚，已是奪眶而出了！

符先生繼續問：

「你會寫字嗎？」

「會的！」

「讀過書嗎？」

「正式學校沒有進過，但我的父母都是識字的，所以我從小受着嚴格的家庭教育！」

「你還有別的擅長嗎？」

「有的，因爲我父親是一個畫師，所以我會繪畫！」

她心中想說出自己能夠繪製紡織的圖案，因爲她父親原是諳熟了這一套，所以她從小也就學會了！但是，她恐怕符先生見疑，所以只是如此說：

「像廠中的紡織圖案，我或者也能照了樣子畫的！」

「照樣畫嗎？你就不明白了，這紡織圖案是沒有一張相同的，都是工程師特出心裁設計出來的！你認識趙元誠先生嗎？他就是我們謙安廠的總工程師，現在二十一家織造廠的出品，都經過他一手的精詳擘劃呢！」

「假使我有機會，願意在這方面學習，因爲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那很好，我可以幫助你達到這方面的志願，如果你這方面果真有天才的話，也可以獲得陳老闆的歡心；我們廠中自從俊之先生出走後，就沒有一個工程師的圖樣，能設計得像俊之先生那麼的有天才，趙先生的作品也是很好的了，但陳老闆總未能完全滿意！」

他們這樣談着，蕙英記起了經理的囑咐，要她趕快去做工，她恐怕過份耽誤了時間，便站起身來告辭：

「符先生我以後再來吧！」

「你到那裏去！」

「回到練習間去做工！」

「哈哈，你留在我這裏吧！我有工作給你做，在沒有工作的時候，你就學學圖樣吧！」

「但是，經理那邊……？」

「這個，沒有關係，我只要通知一聲陳老闆讓陳老闆轉通知一聲經理，說是把你調到我的辦公室來工作就是了！」

「啊！我應該怎樣謝你呢？」

蕙英相信母親的話是對的，現在她的確開始有好日子過了！

天才的嘗試

這是一個奇蹟，一個練習間的女工，突然升為書記室的職員了，所有的工人都妒忌她，只有秀娥聽到了蕙英的報告，竟忘記了自己手指的受傷，興奮地從牀上躍起，用兩臂擁住了蕙英的頸項說：

「根弟！我沒有欺騙你，你一直被符先生賞識，你的好日子便過不完啦！」

「不過，我還有一點恐懼！」

「恐懼什麼？」

蕙英臉微紅，忸怩着說：

「我恐怕他對我用別具用心，那我一定不能順從他，寧可被人罵我『不受擡舉』的。」

「這個，你倒會想得到，我可以保險不會的！一則你年紀還小，二則符先生是北方人，有北方人的氣概，生成鐵石心腸，他也口口聲聲對任何女子不會動情，對於廠中漂亮的女工，他從來也沒有鬼鬼祟祟，只有陳老闆的姪兒和外甥，還有宋經理，他們見了漂亮的女工就想調戲。」

……

蕙英覺得不應該說到這個問題，但是，她的確上次被小農夫嚇怕了，所以也不得不如此一想，現在聽秀娥一說，倒已放了一大半的心，再想想符先生的年紀，多少和死去的父親相彷彿，也就毫不恐懼了！

但秀娥却囑咐蕙英：

「一件事，你得提防着；那位宋經理，最恨手下的人被人提拔，現在符先生提拔了你，他一定要懷恨你，如果你也能和他敷衍敷衍，他還能放過你，否則，恐怕他暗中要和你作對，那你就非凡危險了！你想一個小職員可以和一个經理作對嗎？結果誰勝誰敗，不用說了！」

蕙英被秀娥一說，不覺怔住了！秀娥說：

「你不要過份着急，我告訴你一個方法，你不妨把這困難告訴符先生，你只要說經理和

你有些作對，看他怎樣替你想個安全辦法？」

「不過，我說經理和我作對，符先生會相信嗎？一個經理怎會和一個小職員作對呢？」

「一定相信的，誰都知道宋經理的脾氣，他向來歡喜和小人作對的。」

「但是，憑良心說，他還沒有和我作對，我怎好去誣陷他呢？」

「這個，你以後會相信我的話，他一定要與你作對的！等他真正和你作對後，你就來不及

了！」

「哦！讓我見機行事吧！」

「好的，我知道你比我更聰明，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x

x

x

秀娥果然是獨具卓見，蕙英回到廠中，正被宋經理撞見，便喚她到經理室去，這事情便證實了！

宋經理冷冷地說：

「請坐！」

蕙英不敢坐，宋經理又譏諷地說：

「坐了談呀！現在你不是工人，是廠中職員了！也就是我的同事了，我們應該坐了好談。」
蕙英左右爲難，結果還是硬着頭皮坐了！宋經理又說：

「你的活動力量真大，來了三天，已認識了符書記，」

「不是經理我們原是同鄉。」

「哦！同鄉嗎？爲什麼起初要王秀娥薦入廠中做個女工，不叫符書記幫忙呢？」

「因爲……」

蕙英自覺語塞，一時說不下去。

「不用強辯了！我知道在我宋經理面前，什麼人也不得賣弄虛偽的！你老實告訴我，符書記怎會提拔你起來的！」

「……」

「你說啊！我是經理這第七廠的事，尤其是女工，我得嚴加管束纔是！我看你年紀不小，說話也伶俐，臉兒也長得不惡，哼！要是賣弄風情，有什麼不規矩行動，即使你升了小職員，有符先生提拔，我也得有權報告陳老闆撤職的。」

「這個經理你可以調查的。」

蕙英的回答堅決有力，使經理的怒氣格外提高了！

「好好！你要我調查，我當然要調查！你出去替我當心……」

蕙英從經理室中出來，方纔佩服秀娥的先見，她把這些經過照實告訴符先生以後。那北

方青年已聽得義憤填胸，毅然地說：

「你放心！一個能努力肯奮鬥的人，是不怕任何惡勢力的摧殘與威脅的。這幾天馬上就有一批北幫客人到來，我可以給你一個嘗試天才的機會；假使你能應對如流，使客人感到滿意，同時你又能迅速地把北方話譯成杭州話，說與陳老闆聽，他一定會驚奇你的天才，而加以重託你了！到那時候，那怕宋經理如何與你作對，也奈何你不得了！」

「不過，符先生，要是北幫客人到來，陳老闆總是請先生去接洽，那裏能信託我一個小孩子呢？即使我能勝任，只怕陳老闆不肯重用奈何？」

「那倒不妨，北方客人到來的時候，我可以喬裝生病，不能招待；然後我把你試行介紹給老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事情辦得很好，那末老闆的重用你就不過是時日問題而已！」

「但是，我如何報答先生呢？」

「這個，不過是我在可能範圍內給予你的幫助；本來，我是廠中的書記，我有書記的職務；因為廠中只有我完全懂北方土話，因此把招待北幫客人的責任，由我兼負起來！但我却不會說本地話，也未免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我必須把一切的話用書面記寫出來，讀給老闆聽，是多麼周折與麻煩啊！重要的事容易誤時，機密的事更容易洩漏秘密；因為廠中沒有相當人才，也只好勉強由我敷衍着。現在，有你那麼的人才，我自然應該推薦給老闆，一旦老闆重用了你，不但這事情負責有人，我也可以專心處理書記的事了！所以，我的願意提拔你，不需要獲得你什麼報答，我也是為廠中的公務着想啊！像宋經理那麼老是妒忌有才能的人，阻撓人們的上

進，那才是最卑劣的人！不過，陳老闆在有些地方還是信任着宋經理，我們又何苦多說話呢？」

「莫非陳老闆有許多地方，被宋經理矇蔽過去嗎？」

「對啊！宋經理手段原是能幹的，從表面看來，他是廠中最出力的人，陳老闆雖然很英俊，一則廠多了，究竟照顧不完全，對於每個廠的內幕情形，倒沒有我們做職員的熟悉，二則眼睛失明了，有許多地方究竟不方便；他有時候還把宋經理倚爲心腹手足，那裏知道他心中的陰謀，我們真替陳老闆代捏一把汗呢！」

「哦……」

蕙英聽符先生這麼一說，心中真替祖父着急，在她尙未確認祖父以前，宋經理的陰謀會不會爆發呢？她是祖父的孫兒，當然不應該像一般人的看待，但她又能用什麼方法，去忠告祖父，使他不致中了宋經理的奸計呢？

蕙英心中躁急非凡，實在有些等待不得數日後北方客人到來，再表現她的天才了！她希望立刻接近祖父，她想，我只有趕快發揮我的特長，繪製一幅圖樣，讓符先生驚服以後，我就可以提早和祖父親近了！

蕙英的計劃順利地完成了，她所繪製的一幅孔雀圖，受到了符先生竭力的稱贊；就是工程師趙元誠先生看見了，也是十分驚異，認爲這孩子不但是具有藝術天才，還好像是經過名

師一番苦心訓練呢！她的畫筆生動靈活，別具匠心，最希奇的，竟與從前俊之先生遺留下來的畫幅如出一手，可惜陳老闆眼睛失明了，不然的話，由他看起來，一定格外逼真呢！

最難得的，趙先生並不妒忌這位「後起之秀」，反而在陳老闆面前竭力誇讚蕙英的天才；陳老闆也急於要鑒賞蕙英的藝術，吩咐趕快把圖案去製成版子，他相信只要一摸，就可以辨別出來，是否和他兒子的手筆相近。

這時候，宋經理也在場，符書記故意問他：

「經理先生！你的眼光比我們總要正確一些，你的批評怎樣呢？」

「我嗎？太慚愧了！也許我缺少藝術眼光，我竟看不出這幅畫的好處在那裏？」

「這個，你太客氣了！即使是一個不懂藝術的人，對於這幅畫的生動與否，總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末，我只好自己承認是愚笨，我實在看不出這畫有什麼好處？」

陳老闆知道兩人的話都含有一點意氣，便連忙說：

「兩位不必爭論，這事情等待版子製成後，由我自己來判斷，是好是壞，可以欺騙我的眼睛，却不能欺騙過我的手！」

「對啊！像不像俊之先生的作品，只有陳老闆最知道得準確，其他的人的批評，實在都不需要，也都是廢話！」

宋經理的話，又是說得十分冠冕堂皇的，其實他的內心，是何等的包藏着陰謀啊！

畢竟陳老闆的手是欺騙不過的，他把版子摸索了一陣後，他興奮極了，對符書記說：

「快把徐根弟喚來！我有話問她哩！」

符書記重又叮囑蕙英：「當心陳老闆的問話，這是你幸福的開始了！」

「是的！我知道！」蕙英鼓起勇氣，盡力把情感約束住，跟隨在符書記的後面，到陳老闆辦公室中去。

祖父的盤問

當蕙英到達祖父面前以後，這慈祥的老人，先輕輕地問了符書記幾聲，符書記也輕輕地用生硬的杭州話答覆了幾句。——蕙英的耳朵敏銳，早已聽清楚祖父在問起她的舉止行貌；只聽得符書記的答話中嵌了幾個名詞：「大方……溫柔……聰敏……伶俐……」

祖父用親熱的口吻呼喚她：「孩子，過來啊！」

這聲音，蕙英已是第二次聽到，她想起這老人也用同樣的口吻招呼過秀娥。

「陳老闆，我在這裏！」蕙英說話的聲音有點發抖，她歡喜得過份了。

「不要怕！你叫徐根弟嗎？」

「是的」

「你的父母呢？」

「死了」

「呀！死了嗎？好一個可憐的孩子！」陳老闆嘆息着：「你父親死了多少時候呢？」

「將近半年了」

「你的媽媽呢？」

「死了一個星期」

「怎麼？你到我廠中多少時候？」

「今天第五天」蕙英又加解釋說：「我是媽媽一死就離開黃灣，到這裏來的」

「黃灣這地名很生疏，在那裏吓？」

「黃灣是一個小鎮，在海寧海鹽兩縣的交界處，距這裏約有一百七十里路」

「但是，你不是黃灣人啊？」

「不錯，我是北平人」

「那末，你們怎會到黃灣來呢？」

「自從父親死後，我母女倆在北平不能生活，決意到杭州來倚靠祖父，誰知母親中途得病，到了黃灣已不能再行，結果我們在黃灣東市梢一家大蘭行裏暫住下來，並且賣去了車

子和騾子等醫治我母親的病，想不到母親就此一病不起了！

蕙英忍不住哭泣了起來，繼續說：「我母親從北平吃盡辛苦，滿以為一到杭州，找尋到了祖父，就可以有快樂的日子過了！誰知，母親竟病死在半途，到不得杭州，見不得祖父，享不得快樂！唉！自從我有生以來，我沒有見過母親笑過一次，父親總是安慰母親說：希望在我後面，我現在方知，母親是悲苦了一世啦！」

「孩子！不要悲傷！你再告訴我，你怎麼會有個祖父在杭州呢？」

「因為，我父親原是杭州人啊！」

「你父親離開杭州多少年了？」

「在我出世以前，他和祖父有了爭執，負氣離開了杭州，飄泊到北平去，遇見了我的母親，他們就結了婚，在北平住下來，又一年，生下我來！」

「你今年幾歲？」

「十五歲了！」

「啊！十五歲？這樣算來，你父親離開杭州有十七年了！」

「不錯！我聽母親說，有十七年了！」

「那末，這遙遠的十七年，你父母靠什麼生活的？」

「我們靠賣畫為生，我父親原是一個畫師！」

「你們就在北平賣畫嗎？」

「不，我們到過關外¹也走遍過華北五省，也會到過南京。²當我們到了南京，父親說，這裏就是江南了，³接近了我的故鄉，容易使我傷心；母親原想一遊天堂的蘇杭⁴，但父親終於不許，我們的車子又折回北平去了！」

「你父親這樣恨你的祖父嗎？」

「不，父親常常爲了惦念祖父而偷偷流淚；母親雖不曾見過祖父的面，也常常被父親感動得伴同流淚！」

「那末，你父母爲什麼不早些回歸到祖父懷抱裏來呢？」

「因爲恐怕祖父不肯收留，父親知道祖父的心很堅決的，脾氣也很古怪的！」

「唉！天下會有這樣硬心腸的祖父嗎？」

陳老闆的眼圈兒紅了，潮濕了，但還是強自鎮定，繼續着問：

「那末，後來你母親怎會想到祖父那裏去呢？」

「因爲父親死了，沒有人再可繪畫，我們的生活格外困難了！所以母親以爲祖父只恨父

1. 關外，指山海關外。

2. 南京是我國的首都。

3. 江南，是指的江蘇的蘇州和浙江的杭州。

4. 俗語說：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因爲蘇州杭州兩地的景物秀麗，物產富饒，所以被譽爲「天堂。」

親，現在父親已死，祖父不見得還恨他的媳婦和孫女兒，這樣，我們決心到杭州來啦！但又聽說祖父曾在南昌長住過，所以先到南昌，再從南昌到杭州。

「但是，從北平到南昌，再轉來杭州，路很遠啊！沿途的生活你們怎麼維持呢？」

「我模仿着父親的畫，畫了許多，賣給那些老主顧，只說是父親的遺作，他們都辨別不出，出了高價收買，我們方纔勉強維持着，但後來母親病了，我沒有心緒作畫，我們的生活也就格外困難了！」

「我倒忘了！你畫得真好！你能畫得和你父親的畫一般無二嗎？」

「大概能夠的。」

「你父親最愛畫什麼呢？」

「他最愛畫花卉，尤其最歡喜畫孔雀。」

「所以，你也歡喜畫孔雀？」

「是的，我比較孔雀畫得最像父親畫的。」

「唔……」

這慈祥的老人不再說話了，好像有什麼隱痛，又好像在沉思什麼……

偉大的同情

這位慈祥老人的舉止有點失常，使符書記大大的驚異，但蕙英的腦中已很明亮的。
陳老闆突然向符書記說：「這孩子我很歡喜！留在我這裏吧！我可以隨時差喚她！」

「是的！還有什麼吩咐嗎？」

「有的，替她預備一副上好的畫具，馬上送到這裏來，讓她可以開始工作！還有，你去吩咐趙工程師，叫他盡量採用這孩子所畫的圖案，有什麼缺點發現，不妨隨時指導她！我相信這孩子將來可以成爲一個偉大的工程師呢！」

「是的！我都可以遵辦！」

符書記去後，陳老闆很親熱地執着蕙英的手，溫柔地問：

「趙元誠先生的品格是很高尚的，我知道他不會妒忌後進，我要你認他爲老師，常常跟他學習，你願意嗎？」

「我願意！」

「好！你就安心在我這裏工作；我很寂寞，你坐在我旁邊，也可以常常和我談談；我每月份給你五十塊錢薪金，飯可以由廠中供給，我喚他們送到辦公室中來，中飯我就和你同吃，這樣好嗎？」

「你待我太好了！」

「你只要做事忠心，我還可以更優待你一些。」

陳老闆又默然了，蕙英知道他正在沉思一個極重大的問題。

片刻後，陳老闆又問：「你母親一死，你就離開黃灣嗎？」

「是的。」

「爲什麼要這樣迅速呢？」

「因爲，我母親臨死囑咐我，在她一死以後，我必須離開黃灣，要我回到杭州祖父的家中去。」

「那末，你爲什麼又來到拱宸橋，到我廠中做工呢？」陳老闆的態度格外緊張了，顯然他極其關心到這問題。

「啊，當媽媽收殮完畢，我只剩了一元一角錢啦，我沒有錢坐汽車，只好步行，沿途我在一
家饅頭鋪中拿一塊錢購饅頭，那主婦說我用假鈔票把錢沒收了，還要喊警察，我嚇得逃跑了
……」

「你說下去啊？」

「我想這樣嘈雜地說下去，太使你厭煩了！」

「不，我很感興趣，現在你只剩一角錢了，以後怎樣呢？」

「這一角錢買了四個糰子，不久就吃完了！」

「你以後怎麼生活呢？」

「我沒有水喝，沒有食物充飢，又在烈日下走得疲乏了，我暈倒在胡家兜到袁家壩的途中！」

「哎喲！可憐的孩子！有人救你嗎？」

「有的，就是買我們騾子的人，他救了我，又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由這朋友把我帶到了清泰門！」

「這兩個入真好！」

「是的，那人說這鈔票不是假的，他可以去代我要回來，因為這鈔票就是他給我買騾子的錢，所以他還了我一塊，還有他的朋友，恐我一塊錢沿途不夠用，也給了我一塊，我不願收受，他說勇敢的孩子，他極願幫忙！」

「是的，你真勇敢！難怪他肯幫助你，現在你又有兩塊錢了！」

「但是，我衣衫襤褸，我不敢去見我的祖父；因為我祖父是有身份的人，也許他不肯收留像我這麼乞丐似的孫女兒。我聽說拱宸橋有工做，我便跑來了，我想做工賺得了錢，做了新衣服，再去找尋我的祖父！」

「啊！你真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但是誰介紹你進廠呢？」

蕙英又把路遇秀娥說到在她家租屋，以及進廠，秀娥如何受傷，如何伴她去見符先生，如何受符先生優待的話，一併說了出來，但對於那個神祕的小島，她一字也不敢提起。

這真使老人開懷極了，並且隨時還問她許多小問題：

「你會看地圖嗎？」

「你會駕駛馬車嗎？」

「你不想求乞，和偷盜人家東西嗎？」

「你什麼時候再去尋找你的祖父呢？」

蕙英回答每一個問題，這老人都是關心地聽着，聽了以後，又是微笑着，點着頭，滿口的稱讚。但是最後一個問題，蕙英有點躊躇起來，她抖着說：

「我不想再去找尋祖父了！」

「爲什麼呢？」

「因爲你待我太好了！」

「可是，你祖父待你，也許比我待你更要好呢？」

「不會的！他恨我的爸爸，又恨我的媽媽，當然也會恨我！在我沒有辦法想的時候，我想去投奔他，但是他是否能收留我，連我也不知道；現在我已在這裏有了工作，我就留在這裏吧！只要我有工作，我想總不會再餓死凍死了！」

「不過，你不回去，你祖父也許會找尋你的！」

「祖父並不知道我父親在外生了個女兒，他那裏會來尋找我呢？」

「那末，你沒有父母，再不去尋找祖父，是多麼的孤苦無依啊！你要明白，一個孩子即使會自立，但他要是失去了「親愛」的撫慰，他的精神上還是非凡痛苦，並且這痛苦要繼續到永遠呢！」

「不錯！我也願意投奔到祖父懷中去的，不過，祖父要是像待父親那樣待我，那時候我的傷心，不是更甚於現在嗎？」

「這或許是你父親先叛逆了你祖父，所以你祖父方纔如此錯待他！現在你沒有叛逆過你祖父，當然你祖父要歡喜你了！」

「不會的！我相信我父親不會叛逆我祖父的！因為我父親在世，大家都叫他「好好先生」，他爲人最和氣也沒有了，他對待任何人，就是對待母親和我，也是很和氣的！連他所畫的畫，也是充滿了溫柔的色彩！我和母親都懷疑過，這樣一個好人，爲什麼不能見容於祖父呢？但據父親告訴我們，起初他和祖父不過一點小意見，後來祖父要父親回到杭州來與一個「富家女郎」結婚，而父親已在北平娶了母親，並且很是相愛，爲了愛母親的緣故，他不願再與這位「富家女郎」結婚，這使祖父恨他到極點，甚至還對父親說：「到死也不願再見你的面！」因此，父親也到死也不肯回家，這怨恨竟繼續到十七年，繼續到我的母親死啊……」

「啊！……」

這老人失聲喊了出來，把手按住心口，蕙英慌忙地問：

「陳老闖，我說錯了話嗎？」

「不是的，這事情太使我聽得傷心了！我不相信在「父子之間」會有這麼深長的怨恨！更何至於繼續到十七年？說得多一些，十七天不是已很長久了嗎？」

「但是，現在不是已經繼續到了十七年，並且我父親不死的話，這怨恨我相信還會繼續下去的！因此，我恐懼祖父的怨恨，也會繼續到我的身上！」

「不會的！你放心，我也是老人，我明白老人家的心，他決不會因了你父親的過失，而再使你受苦的！」

「我也希望祖父能夠如此！」

蕙英說話時，偷看了老人一眼，她迅速地發覺老人已兩眼眶眼眶淚盈睫了！老人在又是一度沉思之後，突然問：

「你知道你祖父還有別的兒女嗎？除了你的父親以外？」

「沒有！絕對沒有！因為父親離開祖父的那年，祖母早已逝世了兩年。」

「啊！你祖父也太孤獨了！你趕快回去，他一定會把你代替兒子的！」

「但是，我却不希望……」

「爲什麼呢？」

「這又是我母親臨死囑咐我的，等我到達祖父家中以後，不必要求祖父如何好待，只要竭力讓祖父歡喜，就不愁沒有好日子過了。」

「哦！你的母親真聰明！好一個有賢德有智慧的婦人！你依你母親的話去做嗎？你母親不是叫你來做工的，是叫你立刻去尋找祖父，你應該快些寫信給你祖父，他一定會歡歡喜喜親自來迎接你歸去了。」

「我還有點懷疑！雖然我感謝你一番勸我的好意。」

「可憐的孩子！讓我老實告訴你吧！青年人耐不住「孤苦無依」的况味，老年人也是受不慣「孤獨伶仃」的苦痛呢！」

「凡是老年人都是如此的嗎？」

「我想是如此，即使嘴上不肯說，他們心中是常常想念着的。」

這慈祥的老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的心緒已經麻亂，但他還是不自覺地重複着說：「他們心中總是想念着的。」

再試其才

事情真會碰得如此不巧，三個保定 1 客人到杭州的一天，謙安廠唯一的北幫客人招待

員符鴻基已是病了第三天。

楊醫生奉了陳老闆的命去探視，回來的報告更使陳老闆憂煩：「今天的熱度比昨天更高！」

這如何辦呢？因為這三個保定客人在杭州只停留一天，就是堅留也不過再挽留一天；眼看符書記的病，明天不會好的，而廠中又沒有第二人懂得北方話，尤其是保定話，由誰去招待他們呢？況且符書記早幾天還說過，保定商人先有一封信來，說明這一次過杭州，預備和謙安廠成交大批貨物，不過到來的日期還未決定，因為這一次來杭州是路過，他們要待上海事情結束方來，並且停留一天就要過江²到紹興³去的。——真不巧，他們來杭州，符書記竟其臥病在牀上，不去招待他們，豈不是坐失了這筆鉅大的交易嗎？派一個不懂北方話的人去招待，也不能使他們感到滿意的。

辦公室的空氣真顯得緊張，第七廠所有的重要人員，都邀請了來，宋經理，趙工程師，楊醫生，陳老闆的姪兒和甥兒……沒有人再去注意到蕙英，她一聲不響地坐在壁角裏。

陳老闆的臉色今天最難看，也太威嚴了，不用說，這老人心中正感到極大的煩躁和不安，大家都默坐着，宋經理今天不再是一「昂然自若」而也在「挖耳深思」了，間亦嘆息着。

1. 保定，是河北省的省會。

2. 過江，是指的過錢塘江，係接近紹興方面一段。

3. 紹興，是在浙東，爲從前浙

說：「真不巧老符會病的！」

「哼！」陳老闆不屑地說：「說出去誰相信？杭州這麼著名的謙安廠，竟沒有第二個懂北方話的人才，我懷疑平日廠中總是「人才濟濟」，現在這些「人才」到那裏去了呢？」

「這個，陳老闆……」宋經理不服氣地申辯：「像我宋某，到過日本，留學過英國，要翻譯日文，用英語會話，那都可以來得；但我是廣東人，要我去說北方話，那只好「敬謝不敏」了！」他聳聳肩膀繼續又補充說：「再說句老實話，一個北平藉的經理，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強迫他會說廣東話！」

「對啦！」甥兒俊民先生接口說：「我們在大學中讀書，只有英文，法文，日文，俄文……不見得有什麼山東文，保定文，綏遠文……呢？」

這幾句話，使陳老闆更火氣直冒了：「你……你……你……你這小傢伙，你母親也不敢來沖撞我，你倒……你倒敢來冒犯我廠中現在不和英國人，法國人做生意，用不到勞駕，你替我滾出去吧！」

趙工程師生怕鬧出岔子來，把俊民拉到門外去了，但陳老闆餘怒未息，宋經理也感到沒趣，大有坐立不安的樣子。

但陳老闆偏要找他說話：「宋經理，你是經理，也得籌算籌算，現在客幫客人到了，依你說，

4. 廣東省名，在珠江流域，與廣西並稱兩廣。

做經理的要不要想办法去招待呢？」

「這個……這個……」宋經理有點語塞，却忽然又振振有詞的說：「這個，我不過是第七廠的經理，謙安廠有二十一家，不是有二十一個經理，怎麼老是與我宋某爲難？」

「好的好的，我不爲難你，我也不爲難你們，請你們大家去吧！」

正在這時候，有人來喚楊醫生，說是符書記有請。陳老闆大喜，對楊醫生說：「你速去速來，一定是符書記病好一點，願意負病去招待，那這事就解決了！我知道符書記向來忠心，這一次原不會生假病的！反正他何必生假病來故意與我爲難呢？」

楊醫生要走，宋經理連忙說：「楊醫生，請你轉言符先生，無論如何幫個忙，負病這一次，免得我們受罪，等他病好了，我一定大大請客！」

楊醫生去了，大家等待符書記到來，室中又靜寂起來。

不一刻，楊醫生匆匆地回來，對陳老闆說：

「符書記熱度還是不退，我也不敢讓他起身，因爲風寒入骨，恐怕有變爲傷寒的危險。但是，你們的吵鬧，和陳老闆的動氣，他完全知道了，他所以喚我去，說是有一個人，大概陳老闆性急之中忘記了他可以去招待北方客人，因爲他原是北方人，懂得北方話的，而且舉止也伶俐，一定可以勝任的！」

「哦，你說的這人，可是那孩子徐根弟？」

「正是她在你身邊，陳老闆怎想不到她呢？」

「我何嘗不想到她，畢竟她還是個孩子，如何可以勝任這樣的大事？何況，謙安廠差遣一個孩子去招待人家，要不要被人笑死？」

「符書記也恐怕陳老闆小覷他，所以特地差我來說，他可以保證她一定能夠勝任此事的。再說一句話，謙安廠差遣一個小孩子出去，就能如此能幹，益發會使人家對我們有好印象啦！」

「哦！現在沒有辦法，也只好試試看。根弟，你過來啊！」

蕙英連忙走過來，陳老闆尙未開口，宋經理先問說：「現在符書記擡舉你，你能勝任這事啊？」

「假使宋經理能去，我就不去，要是宋經理不能去，那末我勉強能夠勝任的！」

這幾句話，說得宋經理正想發作，陳老闆却偏護蕙英說：「對啦！假使我的經理中用一些，我也不必麻煩你了！現在你不要辜負人家的推薦纔好！」

「是的！我一定盡我的力量！」

「你自以為能夠勝任嗎？」

「別的話都可以的，只有——」

「只有什麼？」

「如果有關係廠中貨品的專門名詞，我就不懂了！」
「那沒有關係，專門名詞我懂得的。」陳老闆得意極了，臉上重現微笑：「你如果事情辦得好，我一定重用你！」

「謝謝陳老闆，蕙英說着，故意向宋經理看了一眼。」

x

x

x

第二廠的經理打電話來，說保定客人已經到了第二廠，現在枯坐在會客室裏，沒有人招待，請陳老闆馬上伴同符書記前來。

「果真已到了！」陳老闆自言自語地說。

陳老闆的馬車預備好了，這是蕙英第一次與陳老闆共坐馬車。——第二廠就在第七廠的附近，只隔了二條橫街。——但是，車子經過兩條橫街的時候，大家都竊竊私語起來：「怎麼陳老闆會和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子坐在一起呢？」

到了第二廠，只見二廠經理方少卿正在焦急地在會客室外躡着方步，看見陳老闆的車子，喜悅地說：「好了，陳老闆來了嗎？」可是，當他看見符書記沒有來，又不禁焦灼地問：「怎麼符書記沒有來嗎？」

「符書記病了，快領這位小姑娘去見北方客人，她懂得北方話的。」
方經理呆住了，但老闆的話不敢不聽，只好硬起頭皮領她到會客室中，陳老闆也跟在後

面。

保定客人看見陳老闆到了，連忙站起來招呼。陳老闆吩咐蕙英說：「你對他們說吧，說你是懂得北方話的，一切可以由你轉言；你再講幾句歡迎他們的話，孩子，你懂嗎？」

「我懂得！」

蕙英噤哩咕嚕和他們說了一陣，她如今不是說的國語，也不是說的北平話，因為她跟父母在保定也住過好多時候，現在知道客人是保定來的，索性和他們攀談起本鄉話來了。

她只是說不了數句，二個客人都浮上了笑容，看樣子是很滿意，也大家噤哩咕嚕地說了一陣，喜悅得陳老闆只是莫明其妙地點着頭，把嘴也嘻開得合不攏來。

陳老闆問蕙英：「告訴我啊！客人說些什麼？可是有意思和我們廠中交易些什麼貨品嗎？」

「沒有啦！」蕙英說：「他們現在還不過說一些閒話，和廠中毫無關係，他們只問我為什麼能夠說得一口流利的保定話？」

「保定話？你也會說嗎？」陳老闆格外歡喜了！

「因為我跟父母在保定也住過一年多啊！」

接洽得非凡滿意，出乎陳老闆意外的，保定客人願意與謙安廠訂立三年長期合同，每年

的交易總額超過了陳老闆理想中的七倍！

當蕙英還要挽留他們住一天的時候，他們堅稱與紹興廠家約定了日期，連一天也不能多留！這使陳老闆更覺蕙英的功績不小：「要是今天沒有她，等明天符書記病好了去招待，他們早已走了；這不是連帶地走掉了這麼多的生意嗎？」

x

x

x

當陳老闆和蕙英駕車回歸第七廠後，符書記早已探得了蕙英的成功了，連忙到陳老闆辦公室中去等候；等到陳老闆走進門來，符書記先開口說：

「我真抱歉……」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不過讓這位小姐有一個「成功」的機會罷了！」

「唔！我倒要問問楊醫生看，熱度是怎樣測量的！」

這時，楊醫生也從門外哈哈地笑進來了！

陳老闆却並不笑，很鄭重地說：

「這事情也難怪，符書記要裝病；若不是楊醫生極力推薦，我還是不會信任這孩子，會有這樣的能力！現在，我不怪你們的欺騙，從今天起，符書記就專負責任方面的事，有什麼北方客人到來，索性由根弟去招待吧！」

「是我也替陳老闆這樣打算過了，因為徐小姐還懂得杭州話，可以直接說與你聽了。」符書記說。

陳老闆又對蕙英說：「你事情辦得很好，今天起你專負招待北方客人的事，我給你一百元薪金；沒有事你隨同趙工程師設計設計圖案，我再津貼你五十元一月。」

「謝謝陳老闆！」蕙英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認為母親的話確是對的，她現在真的有好日子過了！

秀娥的誤會

蕙英廠中的事情忙了一個段落，她想起了秀娥，被機器軋傷手指的秀娥，她急於要把好消息去告訴她——雖然楊醫生已說，秀娥的傷勢好得多了，但她不是去親自探望一次，那裏放心呢？

蕙英重到王奶奶家中時，秀娥正在後門口坐着，閒望着松林中一對貓兒戲嬉。她望見蕙英來了，假裝不看見，但蕙英却熱烈地呼喊。

「秀娥秀娥！」

秀娥並不立即答應，懶洋洋回過頭來，冷冷地說：

「是你嗎？我以爲你永遠不會來了！」

「什麼話？秀娥，我怎麼會不來呢！」

「你不是很忙嗎？」

「的確這幾天很忙，所以沒有來看你！」

「這真對你不起，今天抽出工夫來看我！」

「啊！吓！秀娥！你怎麼如此誤會我？」

「我何嘗有誤會，問你自己，這裏住了幾夜，即使你現在已「高陞」了，不配住這樣的破屋，也該告訴我一聲！現在繼母好幾次抱怨我，說我總是知情的，還要我說出你現在住的地方！天啊！你何會當我知心姊妹？你又何會告訴過我這種冤枉氣受了，叫我向誰去算賬？總算你現在認識了符書記，有人幫忙了，自然可以把我忘記了！」

秀娥越說越傷心，索性哭了起來。

這使蕙英着慌了！她不知如何去安慰秀娥！纔好她知道秀娥已誤會到了極點，但自己一片真心，如何向她去解釋呢？

「秀娥！請你息怒！她幾乎也要哭了出來：『我可以賭咒，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但事實上你已經確實負了我！還用加以巧辯嗎？」秀娥顯然是全不動情。

「唉！秀娥！我和你說不清楚了！你可否跟隨我去！看我住的地方，你就不會再恨我了！」

「笑話！我何必恨你！我只要自己明白，我已交錯了朋友！怪你還不是怪自己的好嗎？至於」

你住的地方我根本不需要去，你知道，像我這樣下流的工人，是不配踏進女職員的寢室的！」

「啊！秀娥！我想不到你會誤會我，得如此之深……」

「我也何嘗會想得到你會如此負心嗎……」

「秀娥！你總要聽我說清楚……」

「我不要聽……」秀娥用手掩住了兩耳。

「不能！你一定要聽的……」蕙英用手去分開她的兩手。

「你不能專制到這地步！難道你用女職員的威勢來欺凌我不成？我無論如何不要聽，你去吧！快去吧！我不願再與你說一句話了！」秀娥竭力把雙手揮着，下了逐客令。

「唉……」蕙英感覺被一個知己的朋友誤會到如此，悲從中來，索性倒在秀娥懷中痛哭起來。

「不要你對我哭！我不是符書記吓！」秀娥咬一下牙齒，又說出兩句堅決的話，但是，並沒有真的用手去推開她。

蕙英哭得更悽慘，傷心起來。

秀娥也覺難堪，稍有回心，不耐煩地說：

「有話你說吧！何必哭得如此？繼母知道了，又以爲我如何得罪你了！」

「請讓我痛哭一個暢快再說吧！」

「咳！請你說，又不說了！」

「你知道我心中的難堪嗎……？」

「莫非又是我錯！我得罪了你嗎？」

「不是我錯！我承認自己錯！我不應該把祕密也瞞過了你！但我實在實在有我的苦衷！我並不是對你忘恩負義……！」

「少說廢話，你什麼瞞過了我？說得中聽，我可以原諒你的！」

「就是我住的地方……！」

「你倒底住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一個祕密，只有我一人知道，我對你也說不清楚，你必須跟隨我走一次，我可以領你去看！」

「這有點困難，你要明白，我自從軋壞了手指，繼母不許我出這大門呢！」

「不要你出大門，就從後門出去，穿過這松林，沿着小河走去，再繞過幾個池子，就可以到了！並且一會兒就可回來，你繼母決不會知道的！」

「怎麼，你要我到那裏去做什麼呢？」

「我就住在那裏啊！」蕙英又補充說：「只要你見過了我住的地方，知道了我的祕密，你就不會對我再有誤會了！」

小島上的佳賓

自從蕙英發現神祕的小島以來，秀娥的確還是第一個「佳賓」。

蕙英把秀娥招待到小屋中，請她坐在那段木頭上，然後告訴她發現的經過。她並且告訴她如何找尋野雞蛋，如何釣魚，如何造廚房，如何煮菜……把秀娥聽得津津有味，好像在聽魯濱遜漂流記¹中的故事一般。

蕙英從屋頂取下一雙新鞋，告訴秀娥說：「你看，這鞋是我新做的，昨天跟隨陳老關到第二廠去，便是穿的這雙鞋。這鞋底是用許多竹箬壓成的，我只買了一角錢的黑布，做成鞋面；你看，不是很軟嗎？穿了很舒服呢？符書記還以為我去買來的，他問我要不要一塊錢？你想好笑嗎？不過，做這鞋很費工夫，此地晚上沒有燈火，不能工作，我是趁着清晨上工以前，費了三個早晨趕製完成，所以，我很寶貴它，你看，今天我腳上又穿這舊鞋子了！」

蕙英又指着身上一件短衫說：「這件短衫，還是今天早晨完工，也只有四尺布，不滿兩塊錢！自從陳老關知道我的錢已經用完，給我五塊錢零用，我現在已有飯吃，還有什麼用處？我知道衣服太破舊，也太失陳老關的面子，所以添了這件衣，還有一條褲還沒有動手做呢！」蕙英說着，從草墊的夾層中，又取出那塊已裁剪成褲形的布來。

1. 魯濱遜漂流記，是描寫魯濱遜飄到荒島上的故事，為著名兒童讀物，全世界各國都有讀本。

「你的確太忙了，難怪你沒有工夫來！」

「還有東西呢！」蕙英又從窗洞中取下一個湯匙，她說：「這東西，我也費了許多工夫做成，我把廠中丟在垃圾箱中無用的錫罐子，揀選了四個，帶到這裏來，我預備把它們當作鍋子，那麼什麼魚啊，蛋啊，野菜啊，都可以放在裏面煮熟了吃。因為喝湯沒有匙，太不便當，所以我又做了這個匙；你看，這凹下去的部份真難做，我敲壞了三塊錫片，還常常把石頭打在自己的手上，做成這隻湯匙的，已是第四塊錫片了。」蕙英又嘆息着說：「但是，我現在吃了廠中的飯，這一番苦心就變得白費了！」

蕙英抱歉地說：「貴客到來我竟沒有水菓請客，太有些說不下去了，讓我到花園中去採一些來吧！」秀娥笑着說：「我也願意去參觀一下你的花園呢！」蕙英遙指着屋外那許多醋栗樹，說：「這些醋栗很是可口，又酸又脆，是我花園中上品的產物了！」

蕙英又把各種野花及植物的名稱，一一告訴給秀娥聽，這使秀娥驚奇極了，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詳細呢？蕙英說：「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畫師，對於花卉一門，尤其擅長，所以我不但能認識許多食物，我還可以認識各種鳥雀，能夠一一分辨清楚，喚出牠們的名字來呢！」

秀娥一面嚼着醋栗，一面向她道歉：「蕙英，我方纔的確誤會了，我現在已完全明白我太對你不起！」

蕙英却歡喜地說：「秀娥，你何必再提呢？現在你已經明白，我心中就有說不出的喜悅啦！」

方纔的誤會，不能怪你，只能怪我沒有把祕密早些告訴你。」

「但是，你晚上沒有被褥，不太冷嗎？這周圍闐無人跡，你不覺得恐怖嗎？」

「這個，你應該知道，我是露宿慣了的人，我歡喜清靜，我也歡喜呼吸自由空氣，要是我在你家中的小房中住着，不用到今天，我一定病了呢！」

「不過，你現在的月入已是很大，你儘可租賃一間好一些的房子，不用再住到這裏來了！」

「這一點我也想到，等到冬天一到，朔風凜冽，冰雪交侵，我也只好另覓居處了！」

「可是，你不能住到冬天的，打野鴨的季節就要到了，這小屋你也要讓給他們住了！」

「啊啲……」蕙英非常捨不得放棄這間小屋，她以為這是沒有主人的，儘可以讓她享用，誰知，誰知這屋子的真正主人，就要回來了呢？」

唉！秀娥的話太使蕙英失望了！她是這小天地中的「女王」啊！她怎忍離開她辛苦地發現的小島呢？這島上的一切，現在都聽從她支配，她願意不久就喪失這個權利嗎？」

這真是一個不幸的消息，蕙英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就此失去了臉上的笑容，秀娥也代她憂愁；但還有什麼辦法呢？誰能阻止打野鴨的人不來佔據這個小島呢？」

最後，還是蕙英自己說：「人家的東西儘管是好，總是人家的，我沒有理由把它強佔到底，在我困難的時候，它已經幫了我的忙，現在我的月入儘夠租借一個房間了，這小島主人恰巧

要回來，我理應將這些歡歡喜喜的交還他們纔是呢，我現在已經決定，他們那一天要回來，我就那一天奉讓好了。」

秀娥說：「不過，你總得預先尋覓一間房子纔好，免得臨時沒有地方搬。」

「是的！這幾天我是要替自己留心。」蕙英說。

無微不至的愛

這真是出乎蕙英的意料，當她到達辦公室時，一見她祖父已經先到，心中正在後悔，早晨不該貪做褲子，誤了時刻，擔心着祖父要否責備？可是，這慈祥的老人却並不動氣，反而溫和地說：

「根弟！你來了嗎？昨天符書記對我說，你的衣服已是很破了！」

「是的，的確很破了，可是這並不是我穿得不愛惜，不過，你早幾天給我的五塊錢我沒有作別的用處，已經剪了些布，足夠縫製一件短衫和一條褲子了；今天我遲到廠中，就是我做褲子的緣故。還有，鞋子我也勉強做了一雙新的，鞋底是用竹箬壓成的。」

「啊！好孩子！你太努力了！你的衣服破了，鞋子壞了，你應該早些告訴我，若不是符書記昨天說了，我還不知道哩！你不是早已明白我的眼睛不方便嗎？竹箬做成的鞋子怎可穿呢？誰要你白天忙碌了，早晚再去做自己的衣裳呢？況且，五塊錢一套的衣服也不能穿啊！還有，你已是

這裏的女職員了，你應該以後穿長服辦公，你去買兩套吧！從廠裏出去，第一條橫街，就有一家叫做元興時裝公司，那裏襯衣褲，帽子，襪子，鞋子，旗袍……一切需要的東西應有盡有；我已吩咐書記寫好了一張紙條，你拿到會計科去一蓋印，就憑這紙條到那公司中去選購，不論多少錢的東西，他們都會付給你的！」

蕙英第一次身受到像這樣的「無微不至」的愛她的心狂跳着，她的眼睛潮濕了，她恨不得馬上擁住這慈祥的老人，呼喚他祖父，發洩她心中那股奔騰澎湃的情感——但是，她自知這還是不會到這時候，她竭力抑制着自己。她想說一些感激的話，誰知她竟一句也說不出來。

那慈祥的老人又說了：「你不論要什麼東西，都聽憑你自己選購，不過，你要記住我一句話，那就是都要適合你自己的身份！你現在就去吧！反正這裏也沒有事！等你穿了新衣服再來見我，我想請你陪伴我到各廠去巡查一次；我相信有你伴着我出外，有許多地方使我可以得到便利！但這不是你職務以內所應做的事，孩子，你願意嗎？」

「凡是你所吩咐的，你所要我做的，我都願意做！」

「好的，那末，你去吧！我等着你回來一同吃飯呢！」

蕙英拿了紙條走了，她的耳朵裏，還是蕩漾着一句句慈祥的話，她懷疑地向自己問：「這是一個老闆對待一個女職員應有的話嗎？」她立刻替自己否決：「不會的！這些話中蘊藏了

多麼濃厚的慈愛氣息啊！這些話只有一個做祖父的，方纔肯對他的孫女兒如此地說的！

這使她格外興奮了，莫非，莫非，這老人已真的明白自己是他的孫女兒嗎？可是，他為什麼不向我正式直認呢？——假使我有那一天正式接受祖父的愛撫，不是比此刻更要歡喜得多嗎？

她幾次抱怨自己的懦弱，為什麼還要吞吞吐吐，不爽快地向祖父陳訴心中要說的話呢？她為什麼不放足一些勇氣，跑到祖父面前，對他說：

「我姓陳我的真名字叫做陳蕙英，不是什麼徐根弟！我是你的嫡親的孫女兒，我要呼喚你祖父……」

她所以不這樣做，為的是她牢記母親的遺言：「你要用努力去獲得你祖父的歡喜！」她自信尚可繼續努力，尚可繼續從祖父處獲得更大的歡喜，所以，她願意暫時不直認是他的孫兒，除非他先來直認他是她的祖父！

在時裝店中

元興時裝公司規模真是宏大，櫥窗裏陳設了許多高貴的衣料，帽子，鞋子，和香水……門前巨大的霓紅燈一閃一閃地發亮，幾乎把蕙英的眼睛也昏眩了！

蕙英看見許多高貴的仕女，正在這家公司內選購衣料等物，她覺得眼前這家公司，和她早幾天買布的那家店顯然是不可加以比較了，反使她有點忸怩膽怯起來，沒有勇氣走進去。

不錯元興時裝公司原是拱宸橋數一數二的大商店，他們只與一些上流階級做交易，拱宸橋雖有數十萬的工人，他們的足趾從來沒有踏進去過一步呢！

蕙英在門外猶疑了一陣，最後鼓足勇氣對自己說：「有了錢買東西，却還是不敢進去，我怎配被稱爲是一個有勇敢的人呢？」於是，她毅然決然地推門進去了。

但立刻，使店內的店員和顧客們，目光都集中在這個奇怪的姑娘身上了！看她那麼破舊的服裝，那裏有錢來買這些高價的貨品呢？然而，她如果不是進來買物，那末，她進來做什麼呢？莫非是她認錯了地方？那也決不會的，即使她不識得字，也可以知道這是一家時裝公司啊！……哼！像她這副窮態，配穿這裏的東西嗎？

大家用懷疑的目光注意她的行動。竟使蕙英羞怯得格外地低下了頭，但立刻，她又責備自己：「爲什麼我要自輕人格呢？他們有錢進來買東西，我也有錢進來買東西，我何必懼怕他們，在他們面前自賤三分而低了頭呢？」這麼一想，她反而昂然自若地跑近一個櫃臺邊，將紙條遞給了一個店員，說是要選購一些衣服。

那店員用懷疑的態度把紙條收受下來，可是，當他看見「謙安第七廠」的印記時，態度便立刻改變了，他十分慇懃地問：「姑娘你要些什麼東西？」這店員還跑出櫃外，請她先坐。這種情形，益發使大家驚異了，他們都竊竊私語着，不用說，他們都在評論蕙英啊！尤其是，

他們都在猜測着：這店員看了這張紙條後，爲什麼這樣待她客氣？

蕙英極力抑止自己，鎮靜地說：

「我要……兩件旗袍，兩套襯衣褲，一頂帽子，一雙鞋子，兩雙襪，和幾塊手巾。」

店員非凡客氣地說：「這些我們都有的，而且都是很好的，現在先請你揀選旗袍嗎？這裏有許多高貴的衣料，都是最近從歐美各國運到的！」

「不！我不要衣料，我要那現成做好了，因爲我下半年就要穿了，伴同陳老闆去巡查工廠呢！」

「啊！你要和陳老闆一同出去嗎？」店主在萬分驚訝以外，格外起勁地招待她了。於是，旁人的議論更紛紜了；蕙英清楚地聽到兩句：

「陳老闆怎會看上一個江北姑娘呢？」

「我想是陳老闆新買的婢女吧！」

蕙英裝做不聽見，暗地咒罵一聲：「好勢利的人啊！」她也不再回答店員的問話，只是說：

「請注意，旗袍都要黑色的，因爲我的媽媽方死了不久！」

「哦！姑娘莫非要穿了這衣去參加喪禮嗎？」

「那倒不是的！」

「不過，請姑娘應該說個清楚，我們知道了你的用途，纔可以把相當的衣服取給你看！本

店花色繁多，備貨充足，不論什麼衣服，都是有的！

「哦！我只要日常在廠中辦公穿穿好啦！」

「唔！姑娘就在第七廠辦公嗎？」

「是的！」

「那末，請你吩咐，要什麼質料，什麼式樣，什麼價錢的？我們這裏最好的旗袍，八十塊錢一件！」

「八十元一件？太貴了！」

「不是，有便宜的，次一些五十元一件，再次一些二十五元至十元一件！」

「還有更便宜的嗎？」

「那只有犧牲品，是布質的，這是六元八角一件，這是三元四角一件，沒有再比這個便宜了！」

「也好，就這個買兩件吧！式樣也不在乎，只要合乎我的身份好了！」

「這個，恐怕姑娘不滿意，尤其黑色的更難看，我看姑娘還是選那廿五元的好！」

「沒有關係，我只要經濟耐穿就是！這個不知耐穿嗎？」

「耐穿，當然布的比例綢的更耐穿得多！」

店員有點瞧不起她，話中帶有一些嘲諷了。

「好的，我就決定這個價錢購二件吧！」

店員把旗袍取來放在櫃上，蕙英覺得身材太大了一點，她說：

「有比這較小一點的嗎？」

「沒有了！犧牲品都是一律的！你如果嫌大一些，你可以自己去縫小一點。」

這句話，店員原是嘲諷她，但她却並不覺得，以為確是對的，只要自己縫小一些，便可穿了！所以也滿不在乎地說：

「就這樣吧！我可以把它縫小的！」

「那末，襯衣褲是不是也要最便宜的？」

「這當然，愈便宜愈好！」

那店員對櫃旁站立的一個練習生模樣的人說：「快把五元六角一套的花洋布襯衣褲拿來給她，你來招待這位姑娘！」

店員驕傲地回到櫃上，去和另外一位華貴的太太做生意去了！

蕙英雖覺得難堪，却也不在乎，她想：「我有錢來買東西，不論買貴的與便宜的，這是我的自由！你儘管調換誰人來招待我，那我都可以不管，總之，你總不可以拒絕我，不把貨物賣給我啊！」

但是，周圍勢利的人們，傳來一種近乎譏笑的怪聲：

「噓……噓……」
「咳……咳……」
「曲死……」

蕙英恨不得責問他們，但繼而一想，她又按住了性子，她想：「萬一我來購物，和他們吵鬧，被公司中告訴了陳老闆，那不是我的不是嗎？」

那練習生取過兩套毫不美觀的襯衣褲，蕙英拿到手中一試，覺得質料尙算堅實，便點點頭。

「還要什麼呢？」

「我不是已說過，要一頂帽子和一雙鞋子嗎？」

這更容易解決，帽子和鞋子都標明了價格價貴的價賤的都有，她不用說又選定了最便宜的：帽子三元四角，鞋子一元八角。

至於襪子和手巾，她說買兩雙襪子和四塊手巾，那練習生也有點瞧不起她了，那裏有買兩雙和四塊的；差不多從公司開設以來，進來的主顧還不是半打，一打，五打的買嗎？

練習生懶洋洋的取最普通的給她，說：「襪子五角一雙，手巾一角五分一塊。」

「好了，一共多少錢？」

那練習生用鉛筆劃了一陣，冷冷地說：「一共十九元二角。」——的確，自從元興公司開幕以來，這是最小的交易了！

練習生再懶洋洋地開了一紙發票，遞給蕙英：

「這是發票，多少價錢都寫明在這紙上，請你帶回謙安廠去。至於這筆款項，我們已記入謙安廠戶名下去了。還有這些東西要我們替你送去嗎？」

「不要了！我自己拿去好了！」

「那也好！」練習生把東西包紮好後，交給了她，就又去招待別的客人去了！

蕙英厭惡這個地方，她急匆匆走出門外，方纔透了一口大氣，她想：「現在我又恢復自由了！」

祖父的義怒

秀娥的傷勢業已痊癒，早晨也進廠復工了。她依照廠中的成規，先到經理室去銷假。

宋經理一見秀娥，便連想起蕙英和那天所受的氣……他氣憤憤地說：

「哼！你倒來了！我正要問你，那天你軋壞手指，我吩咐回到家中，我當然也會差楊醫生來替你診治，也當然會照付你工錢的！我從來沒有苛待過任何一個工人，難道你不知道何必瞞過了我，由徐根弟伴去見符書記與陳老闆呢？現在你總算見了他們了，還不是一樣，也不過差楊醫生來看了幾次，也不過允許照發工錢，你並沒有受到額外的優待，大概，你現在自己已完全明白了吧！」

「但是，假使經理吩咐我回家時，就告訴我馬上差楊醫生來診治，在受傷期內工資可以

照發的話，我就不會再去看符書記與陳老闆了！」

「這一點，不是我沒有說，是你自己不明白廠中的規矩；凡是廠中工人，生病，總由廠醫診治；凡是廠中工人因工作受傷，總是照付工資；這還用我說嗎？」

「不過，上個月李月英在家病了兩星期，楊醫生並沒有去診治過一次，我們也問過楊醫生，為什麼不去看看李月英？楊醫生說：『我看病，廠內要工人自己來掛號，至於工人一到廠外，沒有經理和老闆的通知，我就不去。』還有，我聽人說，孫二嫂軋壞了手臂，三個月不能作工廠中的工錢，就三個月沒有領到。」

「這當然，工人在廠外生病，楊醫生不得我和老闆的通知，照規矩是不去診治的。但李月英所生的是懶惰病，她怕工作，假裝生病，這樣她家中人不再強迫她來做工作了！當她告假回家去時，楊醫生實在查不出她患有何病？這樣不明不白的病，我們當然不會再差楊醫生到她家中去診治的。還有孫二嫂的軋壞手臂，查出原因是在工作時候瞌睡，照理打瞌睡是犯規的，由犯規的受傷，廠方沒有加以同情的餘地，就是受傷而死亡，廠方也不願加以撫卹的。否則，不是變了廠方慫恿工人犯規嗎？總之，這些問題已是過去了，原是不必再說，現在我要問你的，你和徐根弟如何認識的？她又怎麼會借住在你們家中的？她和你的繼母與祖母合得來嗎？」

「我不知道宋經理為什麼要問我這些？」

「這很容易明白的！我是經理，我是這一廠的負責人，現在徐根弟雖由符書記介紹，做

了本廠的女職員，可是，對於她過去的經歷，和現在的種種情況，我們知道得很不詳細，我們要對一個人加以重託以前，必須先從多方面調查清楚她的私生活是怎樣的，比如和鄰居和睦否，對待朋友忠誠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現在希望你忠實告訴我，使我的調查格外可以正確。我想，這是與徐根弟有利的，你也願意告訴我的吧！

「但是，宋經理有沒有再向別的地方去調查她呢？」

「自然，我要再向別的地方再調查；不過，我知道你和她是接近的，無論如何，我先問你是對的！」

「但是叫我很難說啊！」

「爲什麼呢？」

「我不過在路上偶然認識了她，因爲她要往拱宸橋而不認識路徑，我告訴她，說自己是要回到拱宸橋去的，於是我們兩人同行，她還幫同我提那笨重的包袱，後來，他說要作工，苦於無人介紹，我就允許了她介紹；她又說沒地方寄宿，我就請她住在我的家中。」

秀娥說話很當心，她知道宋經理要妒忌根弟，但她十分自信，像這樣平凡的話，決不會對根弟有什麼妨礙的！

果然宋經理也十分失望，因爲這些話太平凡了，沒有什麼「把柄」可得，於是她繼續要秀娥回答以後的問題，那就是：「她與你的繼母祖母合得來嗎？」

這的確使秀娥難以回答；事實上根弟在家中僅住了一夜，使繼母心中大不滿意，雖然這一個月的房金早已收受，下個月的房金當然是沒有了！這在向來貪小的繼母看來，是一個多大的損失；她老人家不會抱怨自己的房間不好，只怪根弟爲什麼住到了別地方去！再說祖母也以為像根弟那麼僅住一夜，從此不辭而行，也太說不過去了！所以，要是照實講，根弟和繼母祖母都是合不來的！但是，這麼一說，對根弟不是太有妨礙嗎？不知道的人聽了，總要武斷根弟的脾氣不好，所以老人家們都與她合不來啊！

秀娥沉吟了片刻，她想，現在只有老實說，根弟因爲無錢付房租，所以在我家中只住了一夜，第二夜起就住到那小島上。所以，對我繼母祖母合得來否，連我也不知道，因爲她只有短短一天的接觸，照這一天的情形說來，是很合得來的。她以爲如此說，不但一句沒有說謊，並且對於根弟沒有害處！一個人貧窮而付不起房錢，那是誰都可以加以原諒，而一個人能勇敢地住在孤島上，更是誰都應該加以欽佩的！

於是秀娥真的這樣說了！她很安心，她相信今天雖受宋經理盤問，每句話她都謹慎回答，絕對不會對根弟有什麼不利的地方。

宋經理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打發秀娥走了，却立刻到陳老闆的辦公室來；他原想當陳老闆的面，責問根弟不住在秀娥家中，現在住在那裏？那知蕙英這時候恰巧去購買衣服去了，宋經理既然跑了個空，索性問陳老闆：

「陳老闆，你現在有否確實知道徐根弟晚上是寄宿在那裏的？」

「這個，你何必問它呢？」

「因為，我今天得到消息，也許我所知道的和你所曉得的有些不對！」

「這那裏會有不同呢？這一點小事她何必欺騙我們呢？」

「那末，陳老闆是相信她住在秀娥家中了？」

「我以為她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但我現在却確實知道，她在秀娥家中只住了一夜，第二夜起直到今日，還無從探知她住在那裏，總之，她不再住在秀娥家中，那是千真萬確的！」

「誰告訴你的呢？」

「是秀娥告訴我的，如果不信，你可以馬上喚秀娥來問的！」

「哦，原來如此！但我以為她不論住在那裏，並不怎樣的和廠中有關，這一點，宋經理也許是很明白的！」

「不過，我想廠子能明白女職員和女工們的住處，總比較格外可以熟悉她們的私生活，如果女職員和女工們，在外有什麼不端行為，這也可以妨礙我們廠中的名譽，這一點，陳老闆總也是明白的！」

「唔……！」

陳老闆自知說不過能辯的宋經理，他只好勉強地說：

「好的，你如果專為這件事而來，你去吧，讓我調查了再說。」

「這事我已調查清楚，你要另行調查也得從秀娥着手，因為只有她，知道得最詳細。」

「我知道了，你去吧。」

陳老闆兩次下逐客令，宋經理只好走了，但心中却萬分得意，以為如今把柄在我手中，不管你徐根弟如何被陳老闆看得起，也不怕陳老闆能怎樣袒護你了。

還有，他也明知秀娥是根弟的朋友，可是，為什麼現在敢在陳老闆前老實說出，叫他調查要先從秀娥着手呢？萬一秀娥的話變更了，袒護起根弟來，那又怎麼辦呢？但立刻，他以為決不會的，因為秀娥早知道我與根弟已經不和睦，我想根弟和我的作對，一定早已由根弟告訴秀娥了，但秀娥今天能夠爽快地照實回答我的問話，她一定明知這些話對於根弟是不利的，但她終於這樣的說了，這還不是她有意和根弟為難嗎？我猜想到，根弟原是秀娥一手提拔，一手幫忙，還由她一手介紹進廠的，現在根弟高陞了女職員，秀娥依然做女工，這其間，不用說有很大的妒忌存在啦！好啊！我只要利用這一點「妒忌」，我只要利用秀娥，就一定可以應付根弟這小妮子了！

不說宋經理得意回歸自己的辦公室，他還覺得不妥當，又不惜「屈尊」地，親自跑到紡織間門外，把秀娥重又喚了出來，溫柔地叮囑說：

「秀娥，你方纔告訴我的話，可完全是真的嗎？陳老闆也知道了這事，不過他並沒有知道住在荒島上，他也許會來問你，我想你不必再提起什麼荒島，免得多麻煩，害他老人家再去調查，你只要說根弟在你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夜起不知她住在那裏這樣，陳老闆就是想調查也無法調查，豈不是把事情不解決而解決了！」

「這個，請經理放心，我這樣說好了！」

「我有什麼放心不放心，我不過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罷了！」

經理走了，秀娥心想，這傢伙不是好東西，爲什麼不許我說出荒島呢？我如果把荒島的情形隱瞞過，那不是隱瞞過了根弟的偉大處嗎？而且，使根弟從我家遷居到他處的事，純粹變成她的短處了，我願意上這傢伙的圈套，真的這樣說嗎？不！我決不！

秀娥已打算定了，要是陳老闆來問她，她就全不隱瞞的說出來。我相信唯有這樣做，她纔對得起根弟。

但是，陳老闆却並不去問秀娥，只是爲了這件事獨個兒惱怒，他急盼根弟買衣服回來，要責問這一個清楚。可是，他越想越性急，他想起了王老奶奶家的隔壁豐盛米店是有電話的，他趕忙拿起案上的話筒，撥動了豐盛米店的號碼：

「喂！豐盛米店嗎……對不起，請你喚隔壁王老奶奶來聽一聽電話，我是謙安廠陳老闆，

有要緊事……好的，謝謝你……」

片刻以後，陳老闆又說話了：

「喂！你是王老奶奶嗎？我是陳老闆，我問你，我的女職員王根弟在你們家中住過嗎……只住一天嗎？以後他遷居到那裏呢……你不清楚嗎……哦！她爲什麼住了一天不再住下去呢……你也不清楚嗎……怎麼她不別而行嗎……哦！知道了……沒有什麼，我隨便問問，謝謝你……知道了，再會。」

現在，陳老闆氣憤極了，想不到宋經理的話是真的，哼！好一個不懂人情的孩子，竟是不別而行……

陳老闆不但是憤怒，簡直是失望，他滿懷着希望，存心好好地提拔她的，誰知她是這樣……

陳老闆不願再想了，幾天來他的一些安慰，完全煙消雲散了，現在他只有悲苦，憤恨，煩悶，和失望——他忘記了今天應該辦理的事情，只是呆坐在沙發上發怔着。

就在這時候，蕙英已經回來，她一踏進辦公室，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她望見老人的態度十分嚴厲，比那天爲了招待北方客人向宋經理發怒的神情，格外加倍的嚴厲，她暗想：「什麼事使祖父這樣氣惱呢？」

但是她來不及發問，陳老闆已知道了她進來，冷冷地說：

「你到了現在方回來嗎？」

這句話，蕙英誤會了，以為祖父所以發怒的緣故，就是抱怨她去得太久了。可是，她的確在路上全沒有停留；實在那家公司太神氣一點，店員揀東西十分遲慢，但怎樣向祖父申明呢？尤其是她在十分擔心着，她祖父要否抱怨她東西買得太貴嗎？其實，我已買了最便宜的東西了！實在那家公司沒有更便宜的東西，不過她又如何向祖父解釋呢？

不說蕙英胡思亂想，且說陳老闆見她沒有回答，格外憤怒了，嚴厲地問：

「你為什麼要欺騙我呢？」

這真如一個晴天霹靂，使蕙英失望極了，悲慘地說：「我在什麼地方欺騙了你啊！」

「哼！你不是告訴我住在王老奶奶家中嗎？現在王老奶奶已告訴我，你只住了一夜，以後的日子，你住在那裏呢？恐怕除了你自己以外，不會有人知道了吧！」

蕙英想不到又是爲了這問題，惹起祖父大人的憤怒，這實在和秀娥的誤會如出一轍，但是她明白現在是更難申辯了——這只有嘆了一口氣。

「你說你說啊！」陳老闆催促着！

「這原是我的不是，我沒有把實在情形告訴你，不過，有一個人可以替我證明，他知道我是住在那裏的。」

「是誰？」

「是王老奶奶的孫女兒秀娥，她還到過我現在住宿的地方。」

「也好，我姑且聽你說，然後我可以再問秀娥，須知道你現在是我身邊的女職員，我不得不注意你的行動。要是在外有什麼不端行爲，我一定不能寬恕你的。」陳老闆的話格外嚴厲了。

「我知道，如果我真有什麼不端地方，我願受任何重大的處分。蕙英覺得事實勝過雄辯，反覺膽壯了一些。」

「好的，你快講給我聽。」老人的態度比較溫和一點了。

洩露秘密

蕙英把到達拱宸橋的情形，和王老奶奶家中的房子如何悶熱，缺乏空氣與不舒服……她恐怕悶出病來，所以……

「所以什麼呢？這房子他們就可以住，只有你不可住嗎？」陳老闆餘怒未盡地問。

「不！這房子他們也沒有住，已有半年多沒有人住過了。在半年前有一個工人住過，但結果是生了病回家去的。所以我怕生病，連一夜也不敢住。假使你能去看一看，也可以明白這房子是不宜於任何人居住的。」

「哦！王老奶奶的房子這樣不合衛生嗎？不過，他們都說你住過一夜，怎麼說連一夜也沒有住了呢？」

「因為我那夜不敢進房子去睡，先在松林裏等到天黑，我就沿小河走去，住在一個荒僻小島上的一間茅屋裏，第二天我瞞過了秀娥，所以他們都以為我曾經住過一夜了！」

「荒僻的小島？還有茅屋？你怎樣知道的？」

「這是我白天往郊外閒步，無意中發現了的。」蕙英索性把發現小島的經過，講述了一遍。

「你獨個兒住在島上，不覺恐怖嗎？晚上沒有被褥，不覺寒冷嗎？」

「我原是在田野間露宿慣了的，這些我就不畏懼的！」

「哦！你說的這小島，周圍有許多小池塘嗎？陳老闆憑着他當年的記憶，這樣地問。」

「對啦！你說的完全不錯！」

「哈哈！」陳老闆笑了起來，繼續說：「這屋子是我蓋了給孩子們打野鴨住的，你就住在這中間嗎？」

「是的！我不但住在那裏，我還在那裏做成我的鞋子，短衫，褲子，還有湯匙……」蕙英自覺再說下去，太有些囁嚅了，所以中途停止了。

「你說下去呀！」

「我恐怕太浪費了你寶貴的時間！」

「不！時間有什麼寶貴呢？我的時間真正多着呢！你知道時間是最空虛的，也是最遙長的，

……」老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苦笑，這苦笑蕙英很能理會，那是代表了一種極大的憂鬱的。的確這老人太可憐了！在漫長的日子裏，沒有兒女承歡在跟前，他孤苦地挨磨過了十七年，這久長的十七年如何的摧殘了他的心啊！

蕙英真同情這老人的孤獨，因為她自從母親死了以來，還不過短短一個時期，但是，她已感覺到夠苦了！夠寂寞了！儘管她現在的日子過得比以前好得多，要是有她母親在旁邊，她是多大的歡樂啊！

現在，她想，只有她自己，或者，可以安慰這老人的孤獨了！也只有她，或者，可以安慰這老人創傷了的心房！所以，她開始興奮地繼續講下去！

「湯匙實在難做，我先要找尋錫片，還要把鍋片敲平，又要把它敲成凹凸，我直到第四塊錫片，方纔做成的！」

「哦！這的確有趣！」

「有趣嗎？用野柴來烤野雞蛋吃，那纔更有趣呢！還有，釣魚也很快樂，尤其是，釣到一條大的鱸魚時，這快樂真是不可形容了！」

「是的，你再說下去，我真願意聽呢！」老人滿臉的愁容已消失，換上了微笑。

蕙英不厭求詳地把小島上的生活，一一說給老人聽，但老人還是不十分滿足，常常又插嘴這樣地問：

「醋栗的滋味好嗎？」

「夜間睡在小屋裏沒有風嗎？」

「秀娥到小島上去，也是像你那樣用竹竿跳過去嗎？她不膽小嗎？」

「你怎麼把竹箬壓成鞋底呢？」

這些，這些，凡是蕙英沒有說到的地方，老人都不憚煩地問，可見這老人對這些小事的關心，簡直連一絲一毫也不肯忽略過去的。

蕙英全部講完以後，又補充地說：

「我所說的全是真的，你可以一問秀娥，便可以證明我沒有說謊了！」

「孩子！勇敢的孩了！我已經完全信任你了！你能這樣勇敢地創造一切你所需用的東西，我真歡喜你！但是，你記着，你不必再憂愁了，你也不必再待那打野鴨的人回來時，再讓這間屋子了！就從今夜起，你可以住到我的家中，我給你預備一間精美的小房間，再派一個女僕侍候你，這樣好嗎？」

「不過，我太有點過意不去，因為我受你的恩典太大了！」

「孩子！不要說這些話，你要知道，我格外歡喜你的！從今以後，你每晚和我一同回去，早晨一同和我來辦公，至於吃飯，不論在辦公室，在家中，我都要你陪伴我，你應該明白，我太寂寞了，啊！」

「好的！我知道的！」

「還有，宋經理不是常常要跟你作對嗎？你一住到我的家中，就比較可以減少這些麻煩了！」

「啊！我真感謝你！你太替我打算得周密了！」

「不要謝我！你只要格外討我的歡喜！」

遷居到別墅中

這皇宮似的別墅，實在是蕙英第一次踏進就是在夢中，從前也沒有做到過！

當她跟着陳老闆走進那扇巨大的鐵門，就使他重憶起父親當年所說的：「我的父親，在拱宸橋鎮上是首屈一指的富翁，所以他最怕綁票匪，不論是工廠和住宅，都有極笨重的鐵門保衛着，尤其是那住宅的鐵門，比所有工廠的鐵門還要笨重得多……」她感覺踏進這一重鐵門後，心中就感覺多了一重保障了！

那兩匹馬是訓練好了的，一進入鐵門，就不用馬夫趙小二的加鞭，很熟悉地沿着圓場行進，周圍都是整齊地栽種着許多美麗的花草，和不知名的樹木，這些和蕙英在荒島上所看見的野花野木，真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了！

兩匹馬同時在一座偉大的石階下停住了，一個老僕人得到守門人的信號，早已等候在

那裏了。

「劉五毛你過來」

「我在這裏老爺有何吩咐？」

「快把這位小姐領到孔雀室中，從今天起，這房間就算是她的了！你再去看看，如果缺少什麼東西，你可以一齊供給她以後每天早晚預備兩個人的飯食，還有你去通知張媽，叫她服侍這位小姐。」

「是的」

陳老闆又吩咐蕙英：「現在沒有事了！你可以在自己的房中，去休息一會，七點鐘，你喚張媽伴你到飯堂來吃飯吧！」

「是的」蕙英好像夢境一般，進入了孔雀室。

孔雀室的佈置真華美，在象牙色的四壁，鑲嵌着一隻隻鮮豔奪目的孔雀；而這些孔雀，無疑的，是她父親所畫的；她不禁脫口問老僕：

「這些孔雀，都是俊之先生從前畫下的嗎？」

「正是呢！小姐方纔來，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哦！那不過我聽廠中人說過，從前陳老闆的兒子俊之先生，最擅長畫孔雀而已！」

「對啦！這些孔雀，共有一百零七隻，却是隻隻不同，隻隻像真的一般；這些都是陳老闆

從俊之先生歷年替廠中畫下的圖案中選取出來的，陳老闆費了數萬元，建造這間孔雀室，用來紀念他遺失了的兒子；你看，那邊正中懸掛的，不是他兒子俊之先生十七年前留下的遺影嗎？

蕙英順着老僕的手看去，果然是她父親的遺影，雖然十七年來父親蒼老多了，但輪廓還是很像，她忍不住流下了兩點眼淚。

「啊！小姐，你怎麼哭起來呢？」

「哦！我覺得陳老闆什麼都不缺少，却缺少了這麼一個英俊的兒子，實在替他太傷心了！」

「小姐真是軟心腸的人！」

蕙英不願和他扯談這個，便問：

「你告訴我，這裏的孔雀，爲什麼不是一百零八隻，而偏是一百零七隻呢？照普通說來，應該是成雙的，現在少了一隻，那叫做不成「品」的，難道陳老闆和能幹的工程師們，都不會想到這個嗎？」

「想是也想到，陳老闆爲了缺少這一隻孔雀，費了許多手續，徵求名畫師來畫，但是所畫的單獨看看很好，一配到上面，就變成死的了！陳老闆氣憤極了，他說：『與其加上一個死孔雀，還是缺少一個活孔雀的好！』就毅然決然地這樣做了！」

「那末，難道俊之先生所畫的孔雀中，不會再有一個可以湊數嗎？」

「那裏還有，從俊之先生開始畫圖案以來，一直到他出走，就只有畫了一百零七隻孔雀，現在都在這裏了，再要添上一個實在沒有了！」

「既然沒有索性一百個孔雀也是成品的，爲什麼不選那不大好的，犧牲它七個呢？」

「這也有人說過，但陳老闆有二個意思，第一，不管成品不成品，凡是俊之先生所畫的孔雀，都要保存下來的，就是一百零九隻，他也不肯犧牲它一隻的，第二，陳老闆還希望俊之先生有一天回來，等到那一天他回來，陳老闆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要他補畫那一隻孔雀！」

「唔……」

「小姐疲倦了吧！在牀上休息一下，我去呼喚張媽進來服侍你！」

「好的，你去吧！」

張媽還只有二十多歲，是一個稍具姿色的婦人，穿着絲質的衣服，臉上還搽着脂粉，還有手上帶上金戒子，她口齒伶俐地對蕙英說：

「我是老爺差遣來服侍小姐的，以後小姐有什麼吩咐，隨便什麼時候，儘可呼喚我！」

「哦！謝謝你！我現在不需要你做些什麼！」

蕙英覺得這張媽太穿得華麗了，不好意思差遣她，那張媽又說了：

「小姐初來這裏，一切都是陌生的，如果小姐允許，我可以領你去看看各個房間！」
「那也使得。」

於是，張媽領蕙英走了一轉，所有浴室，貯衣室，梳洗室，廁所……都跑遍了，張媽還一一解釋這些房間的用途；然後回到孔雀室來，又指着牆上兩個鈕子說：

「這左邊的鈕子是呼喚僕人的，你揷動一下是喚我，揷動兩下是呼喚劉五毛。那右邊的鈕子是電燈開關，你揷動一下電燈就會亮了！」

「哦……」

「沒有什麼差遣嗎？」

「沒有了！你記着，七點鐘我如果睡着，你不妨推醒我，伴我到飯堂上去吃飯！」
「知道了。」

張媽一走，她感覺一陣清淨，她目不轉睛地對着父親的遺容，自言自語地說：

「父親這是一個夢嗎？」

她恍然感覺母親也在她身邊了，輕輕地吻着她，她完全滿足了，她逐漸地真的進入夢境去了！

精美的晚餐

蕙英正在享受夢中的「團圓」，被張媽推醒了！

「做什麼呀？」

「小姐不是吩咐我喚醒你吃晚飯嗎？現在恰巧七點鐘了！」

「哦是的！」

蕙英不敢遲慢，因為她恐怕老人久待；她匆忙地擦擦眼睛，跟隨張媽進入了餐室。

餐室並不怎樣大，因為這原是一個私人的餐室啊！可是佈置得相當秀麗；尤其是大燈架，銀碟子，玻璃杯……反射出燦爛的光彩來！屋角還有數盆蘭花點綴着益發清幽了！

蕙英見了那些紅木的椅子，不敢坐下去，幸虧陳老闆也來了，他好像看見似的說：

「孩子，你坐呀！」

她坐在陳老闆的旁邊了，劉五毛和張媽，垂立在兩旁聽候差遣——晚餐就這樣開始了！

「這些雞呀，肉呀，魚呀，都是新鮮的，我恐怕你沒有吃過魚翅與燕窩，所以特地吩咐備了的；你隨便吃吧！不過，在平日，我也不喜歡如此浪費，但葷菜總是有兩三樣的，今天原是特別，你不是第一次在我家中吃飯嗎？」

「謝謝，我自己會吃的！」

「不錯，自從我失明以後，我從來也不吃魚，因為我看不清楚那些魚骨，吃時太麻煩了！所以，今天的魚也是特地為你備的！你多吃些吧！還有，要是你歡喜吃魚的話，我可以吩咐廚房中，每餐多備一條魚，那也沒有關係，那也沒有關係！」

這老人得意極了，連聲說了兩句「沒有關係」後，哈哈地笑了他說：

「今天，是十七年來最可紀念的一天！因為，因為，在這個小小的餐室中，現在有你，現在有
你，第一次伴我吃飯啊！是的，十七年來第一次啊！」

但是，這樣精美的晚餐，薰英却不敢「開懷暢食」，因為，那兩個僕人好奇地睜出了四顆烏溜溜的眼睛，向她毫不放鬆地看着，差不多她吃幾塊肉，喝幾匙湯，也被他們數清楚了！她雖然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這些珍味，但是，她不願露出絲毫「寒酸氣」，免得被傭人們看輕她！所以，她吃到一個「適可而止」，她知道以後「吃的機會」正多着呢！何況日子一久長，僕人們便不會如此好奇地監視着她吃了！

「再吃一點啊！不要客氣呢！」

「夠了！我本來吃不多的！」

「唔！但是我還沒有吃好呢！我今天太快樂，反而吃不快了！」

「我可以伴你！」

「對呀！一定要你伴我，否則，我就沒有興味再吃下去了！」

晚飯後，蕙英正不知做什麼纔好，因為她心中極願意再多陪這老人一些時候。

劉五毛很伶俐，雖然他年紀已老了，他對着蕙英做着手勢，起初使蕙英莫明其妙，後來他做着左手拿書，右手翻閱，嘴巴做着誦讀的樣子，再指着陳老閻，這使蕙英明白了！

「陳老閻，你要我替你讀書嗎？」

劉五毛只是頻頻點頭，表示她已經猜中了他的手勢。

「啊！孩子！你真是能夠體恤我心！不過你今天太辛苦了！也應該早一點休息了！」

「不！我並不感覺什麼疲乏！」

「那好的！我們到書房中去吧！」

陳老閻一到家中，什麼地方都熟悉，用不到人家攙扶他；只見他很迅速地向書房走去，蕙英也只好跟隨在後面。

動人的北平故事

蕙英有一次會跟隨父母到過南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去參觀，覺到那裏什麼書都有，可惜沒福去享受牠們。她父親還提起：「你祖父家中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雖然沒有這麼多的書，可是普通重要的書，都已搜羅完備了！」那時她也問過父親：「這麼多的書，要是想找尋其

中的一本，如何可能呢？」她父親便把圖書目錄和目錄卡的運用，一一告訴過她。

這已是往事了！但現在她竟已處身在這個小型圖書館中，她回憶着父親的話，她沒有忘記，她還能知道圖書目錄是怎樣檢查的，和目錄卡是如何運用。

她現在要趕緊抽工夫把這小型圖書室瀏覽一周，她看見周圍都是書櫥，中間有一個雙人寫字檯，已是十分破舊了！桌上有許多報紙沒有拆閱過，還堆積着許多信件。桌前有兩個椅子，都是積了薄薄一層灰塵，足見這些椅子已多天沒有人坐過的了！但是在窗前有一個大沙發，却連墊子也坐破了，她可以想像到，這老人每天進書房，一定不是看書，（雖然這桌上另有幾本凸文的書籍放着。）而是常常坐在這沙發上，呆想着他那天外的兒子吧！

那老人正想坐下去，蕙英連忙說：

「且慢，讓我拂去了椅上的灰塵！」

「是噯！這椅子我從前天天坐的，現在却不常坐了！因為失明以後，不是凸文的書籍，我就不能閱讀，而不是心愛的書，我決不願意出重資去製成凸文的；因此，有數的幾本凸文書，我已看得厭煩了，所以現在索性不去翻它了！」

蕙英正想回答，老人又接下去說：

「這個書房中，十七年來只是你第一個人來陪伴我，在十七年前，我的兒子每夜伴我坐在對面，現在事過境遷，可是儘管這寫字檯和椅子怎樣的坍塌破舊了，我也不願意換過它因

爲唯有這些破舊的，方纔是我兒子從前用過的摸過的呀！」

「哦……」

蕙英覺得這老人處處地方不忘他的兒子，反而懷疑父親爲什麼如此硬心，竟能十七年不想回家……

「現在，你就坐在我兒子的椅上吧！你可以讀給我聽。」

「是的！」

蕙英抑止着心中的悲楚，坐在亡父所坐過的椅子中。她哽咽着說：

「你歡喜閱讀今天的報紙嗎？」

「不要看報徒增人們的傷感；這世界是無情的，一切的消息，還不是充滿了「生離死別」的悲哀，何必讀它呢？你要知道，十七年來，我除了關心到報上的「經濟新聞」以外，我最怕那「社會新聞」還有，戰爭消息我也不要聽，因爲經過一次戰爭，世上又要平添千萬孤苦伶仃的人了！」

「是的！」

「你愛讀遊記嗎？」

「愛讀的！」

「我也愛讀！一個心有痛苦的人，去讀着別人愉快的遊踪，是最有意味！」

「那麼你要讀什麼書？我替你找尋！」

「你會找尋嗎？」

「會的我懂得目錄卡的運用！」

「誰教你的？」

「我的父親！」

「唔……」

「我不知目錄卡在那裏？」

「在這裏……唔……幸虧我瞎了眼睛，這些目錄卡都是我兒子從前寫下的，我怕見他的筆跡！」

「啊！……」

「怎麼……」

「沒有什麼……」

「不！你在哭泣？」

「沒有！找那本書？」

「你找「北」字吧！找到了「北部」再找北平！」

「唔……」

蕙英的手抖動着，她兩眼被淚水所朦蔽，覺得父親親手寫的字，一個個放大，模糊，顯出了一個父親的遺容……

「啊……」

「怎麼找到了嗎？」

「找……找到……」

「你爲什麼哭？」

「我……我沒有……不！我想起了……父親……」

「怎麼你告訴我呀！」

「因爲……我的父親……也曾吩咐我這樣替他查過目錄卡……」

「唉……可憐的孩子……唉！沒有父親原是和沒有兒子一般的痛苦的……」

這老人也哭了！蕙英却後悔起來，爲什麼我惹動他悲傷呢！一個這樣老了的人，他的心能夠受到幾次這樣的刺激呢？

「陳老闆北平查到了我那本書呢？」

「你唸給我聽！」

「哦北平，北平之遊……四五六八（三）五〇八至六〇九……」

「知道嗎？你可以從四五六八號書的第三卷，從五〇八頁至六〇九頁，就可以找到這篇

北平之遊了！拿了這本書，翻出那一段，讀給我聽吧！」

蕙英遵命把這故事讀着，那是敘寫一個流浪者如何漫遊北平的故事，這故事太動人了！聽得這老人一忽兒喜，一忽兒悲，一忽兒歡笑，一忽兒嘆息……蕙英想起了流浪的父母，想起北平的那些親切的景物，益發悲傷了！但她不敢哭出聲來，免得更增加老人的悲傷！讀到中途，老人說：

「我聽得太傷心，不要讀下去了！反正現在時候也不早，你應該去休息了！現在，你替我把書去放還原處。」

蕙英放好了書，回頭過來，看見門的右角也有一幀照片，她定睛去看。

「怎麼你又站定了？」

「哦！我在看那張照片！」

「是的！這是我兒子在二十歲時所攝的照片，他在下一年春天就出走了！你或者看不清吧！讓我先把這燈開亮了，我在這照片上面特地裝了一盞電燈的！」

老人把燈開亮了，只見她父親正握着畫筆，在作繪畫的姿勢，這幀照是側面攝的！

「哎喲……爸……」

「怎麼啦……」

蕙英再也忍耐不住，她全身顫抖着，滿臉被泉湧似的淚水所潤濕了！

「你爲什麼又哭起來了？」

還能再抑制自己不說明嗎？她沒有這勇氣了，她嗚咽着說：

「這個照……你的兒子……啊……哎喲……我的……父親……」

但老人仍舊聽不明白，格外慈聲地說：

「你說這照片像你父親嗎？」

「是的！我看見這照片，你的兒子，使我又想起了我的父親！」

「唉！可憐的孩子啊……」

蕙英的新職

陳老闖昨夜惦記他兒子的緣故，整夜沒有安睡——失眠在他原是常事了，十七年來他已失眠了不知多少次了！

他等不到天明，便摸索着起來，——一個失明了的人，對於黑夜和白晝原是不分彼此的。當他走到花園中，忽然聽見有輕微的飲泣聲音，使他奇怪了起來！他側耳細聽了一陣，斷

定這是根弟，他驚奇地問：

「根弟是你嗎？」

「哦！陳老闖……」

「你怎麼會在這裏哭泣呢？」

「我昨夜想起父母，一整夜沒有安睡，我想到花園裏來透透空氣，一想到現在受你的恩待，如此的幸福，而親身的父母却不能享受到分毫，不禁暗自傷心起來……」

「你也失眠嗎？」

「是的，我常常要失眠！」

「唔……」

花園中暫時又沉寂了！但是，在這沉寂的中間，却是隱藏了兩個人最大的悲哀啊！

x

x

x

陳老闆要提前早餐，提前到廠中去辦公，一時所有的僕役們都忙亂着，只有馬車夫趙小二還沒有來，這使陳老闆焦急萬分，吩咐趕快預備車子！

僕役們都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着。這格外使陳老闆憤怒了，責問他們說：

「你們私語些什麼？趙小二到那裏去了？」

大家不敢作聲。那守門人錢升，在數天前，曾因為欠了趙小二五元錢，被他索討口角而懷恨他，所以他原原本本把趙小二的秘密戳穿了。

「姘婦趙小二在外面有姘婦嗎？他膽敢私自出外寄宿嗎？」

陳老闆憤怒不已，連忙吩咐劉五毛，快把馬車備好。

「啊！老爺我從來不曾駕過車子！」

「我知道的！這位小姐會替我駕駛的！」

「咦！小姐怎會駕車的？」

「當然她會的，她跟隨父母在車上住過十多年，怎麼不會呢！」

蕙英已不待劉五毛去備車，早已靈敏地去備好了兩匹馬，執鞭在手，等候這老人坐進這車子裏。

x
x
x
當蕙英驅車到廠中時，她應該如何的小心啊！她知道自己的責任十分重大。

那老人却十分信任她，只是叮囑她不要把車趕得過快；蕙英當然是依照着吩咐做了！

車至中途，那趙小二恰巧迎面急匆匆的來了，他見了由蕙英駕着車子，不禁大吃一驚，知道事情弄糟了！他抖顫着說：

「老……老爺……！」

這老人眼睛雖然失明，早已聽見了他的腳步聲，便吆喝着說：

「混蛋從那裏來？」

「我……我從……！」

「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你索性回去吧！」

「啊！……老爺……讓我來駕……駕車……」

「你回去吧！這位小姐車子駕得很快！」

「我……」

「回去混蛋的東西！」

老人的嚴厲呵斥，使車夫趙小二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家去了。

拱宸橋的人們看見陳老闆的馬車，今天掉換了一個穿玄色旗袍的小姑娘駕車，大家都奇怪極了！有些人替趙小二擔心着，也有些人在猜測這小姑娘那裏來的。

秀娥的繼母恰巧在街上買菜，看見了蕙英駕車而來，不覺驚呆了！但立刻她已恢復了鎮靜，恭恭敬敬地站在旁邊含笑招呼：

「陳老闆早上好！好根弟你好！」

車子過去以後，她向鄰居們說：

「根弟確是一個極好的孩子！所以，我常在陳老闆前說她的好話，現在陳老闆果真聽了我的話，把她提拔了！我想，她一定是有良心的，她總會報答我的！」

最使宋經理吃驚的，今天的駕車者，不是趙小二，却換了根弟。

這真是一件怪事，他昨天還在說根弟的壞話，誰想到陳老闆今天竟會格外重用她呢？他驚魂方定，便立刻跑過來迎接陳老闆，並且問：

「趙小二呢？」

「被我辭歇了！因為他在外面有不規則的行爲！」

這一句話，叫做一句打兩棒；原來，趙小二是宋經理所介紹的，現在陳老闆說他在外有不規則行爲而辭歇，却把宋經理昨天所說在外有不規則行爲的根弟，加以重用了！這使宋經理多麼的難堪呢？

但是他偏會老起面皮說：

「我想，你早應該把他辭歇了！」

「不錯！」

「並且，我想這姑娘原是天預備了來給你駕車的！」

「對呀！她駕得很好！」

「這個，我第一次看見她，就覺得她有些『比衆不同』，我相信你隔幾天也會看出來的！現在你果然已發覺了她的才能！」

狡猾的宋經理，故意說幾句好話，他並且對蕙英故意看了一次，意思不外是：「我也有稱讚你的時候，知道嗎？不要沒有良心！」

但是，蕙英却只把他當作耳邊風，把車子一直驅進廠中去了。就是陳老闆，也不過鼻孔中「哼」了一聲，沒有再去理睬他。

宋經理的沒趣，也只有他自己肚裏明白。

奇怪的快信

陳老闆正在忙着應付各種積壓的廠務，突然有一個郵差，送來一封緊急的快信。

「那裏來的？」陳老闆問。

「北平」蕙英接過來一看，連忙回答。

「是誰寄給我的？」陳老闆更性急地問。

「魏愛民牧師」蕙英也吃了一驚。因為她父母的結婚證書上，也有這個名字。

「快把這信交我！」老人嚴肅地說。

「是」蕙英也知道這快信的嚴重性。

「快把那門鎖上！」老人又加命令說。

「是」蕙英依着老人的吩咐做了。

「趕快把那信拆開，輕輕唸給我聽！」老人顯出十分興奮地說。但是，蕙英却相反地面色

變得慘白了！

「他說些什麼話？」

「唔……」蕙英的手顫抖着，把那冗長的信一字一字讀出來：

「親愛的謙安先生：我很抱歉，因為我已退休在家，現在已經十年了！你要北平教會報告你的消息，因為這事情已經遠隔了十七年，教會牧師已經調換過好幾個，所以你的消息也就不大容易收集了！現在有人翻查歷年的教會記錄，知道十七年前有陳俊之史湘華兩人，由我主持婚禮；於是他們把你的信轉給我，我當然願意就我記憶所及，把事情的經過報告給你聽！

「但這事情究竟太久遠了！也許我的答復不能使你滿意；因為我的印象也是十分模糊了！那時候，我只記得你的令郎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你的媳婦呢，也是一個年輕的女子，她是有各種天賦的美德，聰敏，和氣活潑，溫柔，勇敢，美貌。在北平女子的教育，向來着重三從四德，可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許多前進的新式女子，她們却開始受那精神的教育；和令郎結婚的那個女子，便是受過新教育的！」

「令郎起初是在一家紡織廠中擔任畫圖案的工作，他在那廠主徐松茂先生家中，認識了他的甥女，那就是這位史湘華女士。我從各方面搜集材料，都說這個女子很有道德。但是我不能知道得更詳細一點，因為她結婚後，就跟隨她丈夫流浪到各處去了！」

「他們的結婚，為什麼會引起你的反對，這是我的——一個極大的疑問。但現在年深月久，我也不必去說它了！」

「無論是怎样反對，令郎終於和史湘華女士在我的教堂中結婚了。那日子是說不清楚總之是我親自證婚，還簽了結婚證書；如果這張證書可以找到，上面還有我的名字呢！就是結婚的記錄，也登記在我們的教會記錄內，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請現在的牧師抄一份給你！」

「他倆結婚後四年，曾經回到北平一次，也曾來見過我，他倆來時攜來一個三歲的女孩子，名字喚做蕙英，這孩子很聰敏伶俐，可惜我以後不再見到過她。」

「他倆都有一種高傲的氣節；你令郎不願回到故鄉來見你，這位史女士也不肯倚靠她舅父徐松茂先生過活；所以他倆把歷年所積的錢，購置了一輛驛車，那匹黑色的驛子，也有一個名字，喚做什麼小黑炭。他倆駕了這輛驛車，四年內到過關外，也到過華北五省，聽說還到過南京，沿途賣畫度日，等到我重見他倆時，這車子經過四年長途的跋涉，已經有些坍塌了！」

「但是他倆真勇敢，還要繼續駕了這破損的車子，重再開始他們冒險的旅行，可惜這一次分別，不久我就退休，所以十三年來，我不會再見到過他們，就是連消息也杳然了！」

「我所能夠報告你的，只有這些了！有人說他倆在一年前重回到過北平，你令郎已患了嚴重的肺病，以致逝世在北平，你的媳婦和孫女，在北平不能立足，她們毅然南下，說是要來找你，不知是否屬實？因為這是傳聞的話，我是不敢加以證實的。或者你寫封信到北平的慈善機關，問問他們在一年前，可曾收埋過令郎的屍骸，因為他們收埋過的人，都是有登記的那末，令郎的生死疑團，就可以打破了！」

「順便要告訴你，史湘華女士的舅家，因為紡織廠失敗，在五年前破了產啦。所以，她倆在北平別無熟識的人，如果你令郎真的病死在北平，那一定是由就地的慈善機關掩埋無疑。我也可以代你調查，有了確訊再告訴你吧！」

魏愛民牧師 六月五日

這封可怕的快信，蕙英忍着淚讀完，那老人的臉色變得頹喪了，尤其是讀到兒子已死一段，他幾乎昏厥了過去。

經理的威脅

儘管陳老闆如何叮囑蕙英要守秘密，但宋經理已接到報告，說是有一封北平來的「緊急電報」，方纔送進陳老闆的辦公室去。

宋經理知道這事情一定和他兒子的消息有關係，並且這電報，一定要根弟讀給老闆聽的，所以根弟一定知情的。

於是，宋經理去邀請老闆的姪兒俊凡，和老闆的甥兒俊民，來共商奸計。宋經理先說：

「這電報，相當的重要，假使俊之確實已死，那麼，二十一家謙安廠便是兩位名下的了。如果尚在呢，也應該速謀對策；否則，一旦俊之先生回來，兩位在廠中也難安身了。至於宋某，並不想得到什麼好處，只要兩位發達有日，我宋某也有光榮了！」

那老闆的甥兒李俊民奸滑地一笑，聳着肩說：

「不是我李某拆我舅父的臺板，假使事情成功，宋經理和我們兩人，把二十一家廠三十一的分了，每人七片廠，那纔公平！如果享福由我們兩人來，天下那會有這樣不公平的事？」

那俊凡也應和着說：

「對啊！家叔的財產，是他一手奮鬥出來的，不是祖上傳下來的，所以，並不是一定限於姓陳的人可以繼承，不但姓李的可以繼承，姓宋的當然也可以；大家有功，平均分派，那是最公平了！」

宋經理心想：「我原是和你們假客氣，現在你們既然如此說了，那不是可以省得自己索討嗎？」他得意洋洋，爽爽快快地說：

「承蒙兩位如此慷慨，我宋某感激極了，恐怕「推辭」反而辜負兩位的好意，我只好心領兩位的好意，關於這件事，由我宋某一個人去設計定謀，保證兩位穩穩地分得財產好了！」

那兩個無恥的東西，連聲道謝去了！

宋經理冒了符書記的名，差人去喚蕙英出來，等蕙英要到符書記辦公室中去時，那人又對她說：「符書記在宋經理辦公室中吵鬧，大概是爲了你的事情，所以符書記一定要你去證明！」

蕙英摸不着頭腦，但符書記差喚，不得不去，也許宋經理又冤屈了符書記什麼，這傢伙老是冤屈好人的，我倒不得不去替符書記證明一下了！

出乎意外的，經理室中，並沒有什麼符書記，只有宋經理。蕙英正想責問，宋經理却先開口了：

「根弟，怎麼來得如此遲？符書記等待你不及，已經走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符先生既然差人來喚我，我又是立刻就來，先後沒有三分鐘，那裏他就會走呢？」

「這個，我那裏知道？現在你來得也正好，我要問你，今天北平來的電報說些什麼？」

「這個，我那裏能夠知道？」

「你當然知道的，這電報要不是你讀給陳老闆聽，他自己當然不會閱讀的！」

「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呢？」

「因爲陳老闆囑咐我，不可對任何人說！」

「這當然廠中的機密事，自然不可向任何人洩漏；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經理，你應該讓我知道！」

「這不是廠中的事，用不到你的顧問！」

「莫非是私事嗎？」

「當然，所以不用你費心了！」

「這個，是你不明白，我們做經理的，最關心廠主的私事；因為，私事格外容易影響廠主的康健，而廠主的康健與否，就與全廠有密切關係了！所以，做一個賢明的經理，應該顧問廠主的私事的，在廠主自己，也許不願把一己的私事洩漏給人聽的，但是在廠主身畔的親信人，假使能夠明白這一點大義，就應該隨時把廠主的私事報告給經理，讓做經理的人，一旦逢到廠主有什麼疑難不決和極大的憂傷時，就可以代他解決和分憂了！這個，你明白嗎？所以，你能把今天的電報告訴我聽，正是你對廠主真正盡忠的機會啊！」

「哦！原來有這個「大義」，可是我只知道服從陳老闆的話，對於這個「大義」，我只好問顧了有負經理之處，請你多多原諒！」

蕙英想走，宋經理心想：「這傢伙軟騙不能奏效，現在只好硬幹一下了！」他隨手「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把臉色一沉，大聲地說：

「徐根弟，你真的不告訴我嗎？」

「是的，我不能告訴你！」

「你要明白，自己是什麼一個人，敢與我經理作對？」

「我雖然地位卑微，但我可以不答覆經理無理的問話，却不願違背仁慈的老闆！」

「好好的！你替我當心一些！」

「知道了！」

「你要仔細想想，你的地位，沒有我維護你，你決不能做得長久！」

「知道了！」

「假使我要撤你的職，我也有我的權柄！」

「知道了！」

「唔！你好！你好膽大！」

「先生還有什麼吩咐嗎？假使沒有的話，我要去了！」

「好的，不值得與你多說了！我開門讓你出去，讓你去想一想，你還是願意留在廠中呢？還是願意撤職？晚上來答復我吧！」

「知道了！」

蕭英走出了門，又回頭說：

「宋經理！我要給你一個忠告，你不必對我再用什麼威脅利誘，我都不會聽從你的！因為我十分明白，你儘管有什麼權力，你不能撤換我的！我的地位雖小，除了陳老闆以外，就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撤換我的！要是你能「知過痛改」，我決不和你為難，方纔的一切，我還可以代你向老闆隱瞞，如果「執迷不悟」，恐怕你那經理地位，就有動搖的可能呢！」

宋經理再想說什麼話，但蕙英早已如飛的回去了！

忠貞的酬報

蕙英伴着陳老闆在家中晚餐的時候，陳老闆先開口問：

「你不是說，宋經理喚你到過他的辦公室嗎？」

「是的，他是借着符書記的名，哄騙我去的！」

「啊！用這一種卑鄙的手段嗎？他喚你去做什麼呢？」

蕙英遲疑了片刻，使老人焦急起來：

「爲什麼不告訴我呢？難道你不應該說嗎？」

「當然，我是應該對你說的，不過，我還有一些顧忌！」

「爲什麼要顧忌呢？須知道這是你的責任啊！你還用再加遲疑嗎？」

「是的，我不再遲疑了！」

「那末，你說。」

蕙英便把宋經理起初「軟騙」，後來「硬迫」的情形，照實告訴了陳老闆；一句也不增加，但也一句不加隱瞞！

「沒有了嗎？」

「沒有了！我已完全告訴你了！」

老人聽得滿臉憂愁，片刻後方纔說：

「孩子！你可以放心！我該向你擔保，你把這些話告訴了我，絕對不會吃虧！假使宋經理因為你反抗他，想對你有所報復，我是可以保護你的！況且，這件事原是我叫你守秘密的，因為我早知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果真發生了！那便是不出我之所料！幸虧你不負我託，能堅強不屈到底，由這事所產生的各種危險，都應該由我負責，我決不會把你落在他們手中的！」

「現在，我和北平魏牧師還要來往幾次電報，這件事，索性由你一手經辦吧！我決不再讓第二個人知道。你的忠貞，你的勇敢，你的謹慎，我已十分信靠你，倚重你！我相信我的眼睛雖然失明，我的心中是明亮的，我沒有認錯了人，我認識你，好像有十多年的長久了！自從你到來以後，我聽到過許多的壞話，但是我一句也沒有相信，現在證明了我是有眼力的！你此後格外要忠貞，不要辜負我的願望！我一定還要重重託你！」

老人暫停片刻，又繼續鄭重地說：

「今天的電報中，你可以知道我有一個兒子，他為了一件事，和我起了嚴重的爭執，結果他出走了！後來他又違背了我的主張，另與一個女子結婚，以致他不能和我指定的女子再結婚了！但是，我還是愛他，直到今日，我的愛沒有更變！我的兒子和那個女子結婚後，就流浪在外，不敢回到家中來，我也不願收容他。因為兩個人都是倔強成性，大家不肯先讓步，結果這件事

許多年遷延未決，我甚至不願再聽聞他的消息，但是現在，我的雙目失了明，我想念他自然更深，我願意勾消了這一筆舊恨，我只要他回來，我懸賞了二千元徵求他的消息，我想總有一天，有人會把我的希望告訴給他聽的。」

「我真有些痛恨那個女子，那簡直是一個妖婦，把我的兒子帶走了，還牽制住他，不許他回來和我團聚，唉！那個可惡的婦人！」

蕙英本來是靜聽着，現在見她祖父還是如此痛恨她的母親，不禁代為申辯說：

「魏愛民牧師的電報中，不是說這位女子是很有道德嗎？說她聰明溫柔，勇敢活潑嗎？她果真是一個妖婦和惡婦，魏牧師還肯這樣稱讚她嗎？」

那老人，嘆了口氣說：

「你以為這個電報完全可靠嗎？其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一定是多着呢！你想，爲了她，使我過盡了悲慘的孤獨生活；爲了她，拆散了我們父子之愛；爲了她，使我費盡心血，不知道兒子的下落；使我的眼睛氣得失明，使我的事業沒有人繼承，她不是一個妖婦，會把我迫到這個地步嗎？再從我兒子方面說，有了她，失去了父親的愛；有了她，使我兒子回不得家鄉；有了她，使我兒子失去美好的婚姻；更有了她，使我兒子到處流浪；從我兒子方面說來，她也是一個惡魔呢！」

蕙英知道老人的脾氣，不敢與他爭論，只是問他說：

「照你的見解，這電報也是不甚可靠了！」

老人十分自信地說：

「自然不可靠，這電報末一段，竟說我的兒子死了！哈哈！死了！我的兒子那會死了呢？決不會死的！他果真死了，叫我怎麼辦？我的產業叫誰去繼承呢？即使是死啦，我總會知道他的消息，那個妖婦，也就第一個會通知我！還有電報上說，婚後四年，帶來一個三歲的女孩子，那麼，這個女孩子，算來也有你那麼大小了，果真父親已死，她也可以寫信通知我了！我相信，我的兒子決沒有死，也是決不會死的！」

蕙英聽得不安極了，她恐怕老人窺破她的秘密似的，把自己的面孔不敢面對着老人。其實，那老人眼睛已瞎，那裏會看得見她，只是繼續地說：

「爲了我信任兒子沒有死，所以我還要繼續找尋，訪求他的消息，我確信總有一天，把他找回來的！有許多人們，他們有自己的陰謀，他們要阻撓我找尋兒子，他們說我枉費心力，這批人真可惡！但是，這有什麼用，我的脾氣是固執的，我要如此做，我必須達到了目的方休！我知道你是同情我的，我也知道你一定肯幫助我，但是，我要忠告你，不論在什麼時候，你要小心提防，免得有人來破壞你所從事的工作！」

「是的！我一定聽從你的吩咐，我永遠忠心地爲你工作！」

「好啊！你的確是一個好孩子！假使我的兒子有一天回來，你也不要離開我！我要把你所

做的事情，完全告訴他，使他也歡喜你！」

這老人忽然若有所思，片刻後問蕙英：

「你有否寫信給你的祖父嗎？」

「沒有！」

「爲什麼不寫呢？」

「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

「那末，你不想回家了！」

「是的！你待我太好了！我在這裏如此快活，我還願意離開你嗎？」

「哦！如果你真心對我！你還是不要寫信，至少暫時不要寫信，等待以後再說。」

「好的！我一定聽從你的吩咐！」

老人興奮極了，吃完了最後一口晚飯，站起身來，拍着蕙英的肩說：

「孩子！你實在惹我歡喜！我從今後更要加倍愛你！」

代母親剖寃

晚飯你，蕙英像往日一般，伴着老人在書房中。

但是，老人爲了今天的電報煩悶，他今天不要蕙英讀書給他聽，只是坐在沙發上呆想。

蕙英想起了晚餐時的情形，增加了她發問的勇氣。她暗想：「既然他已如此愛我，即使我說錯了話，他也是會原諒我的。」

於是，蕙英抖顫着聲音問：

「你允許我問你幾句話嗎？」

「什麼話呢？」

「我有一個想不通的問題，在我心中悶得很久了！」

「你不妨告訴我，也許我可以替你解決！」

「哦！我看你是非凡愛你的兒子的，但是，你爲什麼會把他放到外面去的？」

「這個嗎？像你這樣小的年紀，當然要想不通了！因爲你們只知道父子之間的「愛情」，却不知道父子之間還有「責任」。這東西，我的兒子做錯了事，這件事，我爲了種種關係，是不願再提了！總之，這件事對於我兒子的品性，也許會發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我不能不懲罰他，這便是盡我做父親的責任！我要他受些教訓，方纔把他送到北平松茂紡織廠中去的。我仍舊替他介紹好工程師的職務，以便保全了他的顏面，預備隔不多時，就可以喚他回來的。誰知誰和他竟愛上了那個北平的「娼妓」，後來，更其混賬了，竟和這「娼妓」結了婚，使我不得不費了許多唇舌，方纔把孫家的婚約解除了。現在秋萍小姐早已嫁了吳維成律師，夫婦很是相親相愛；吳律師年青有爲，在杭州也有相當名望，總算沒有辱沒了孫小姐；而孫小姐呢？大家稱讚

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可惜這樣一位好媳婦，已經上了我的門，却又失去了！」

蕙英知道他的脾氣，最恨人家打斷他的話，所以待她說完，方纔說：

「但是，魏牧師不是說，他在北平娶的女子，是很賢能的，並不是什麼娼妓啊！」

「不一定是的！她既然不得我的允許，而與我的兒子結婚，我就永遠不承認她是我的媳婦！我是沒有這樣叛逆的媳婦的，而且，要是我兒子不和她脫離關係，我還是不要他回來的，因為帶同這樣叛逆的妻子回來，又是和我做父親的責任相衝突的！」

「啊呀……」

這幾句話，好像冷水澆着蕙英的背脊，使她失望極了，也是傷心極了，但是，那老人繼續說：

「我的話沒有說完啦！我那兒子，被那妖婦迷惑了十七年，我可以深信，現在他一定逐漸厭棄了她啦！他一定有些覺悟，爲了她嘗受許多年的痛苦，實在是太不智慧了！他也明白了我的雙目失明，完全是爲了他；他一定更會明白，只要我心中快樂，沒有煩惱，我就容易恢復了目力；那末，他還會猶疑而不回來嗎？他一旦回來，他的妻女，我也情願給她們一些錢，那我也對得起她們了！到那時候，我另行替兒子物色一個好的媳婦，我們就有一個甜蜜的家庭了！」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斷定，你兒子一定會得拋棄他的妻女嗎？」蕙英插嘴問。

「這話是怎講的？我不承認他結婚，所以我只當他沒有妻子，也沒有女兒！」

「不過，這僅僅是你的不加承認而已，事實上他確已有了妻女，請想，你如此愛你的兒子，

希望他早日回來；或者他也愛惜他的妻女，而不願意丟棄她們呢？」

「不會的！父親決不會過分愛戀女兒的，因為女孩子們就會長大，她可以帶了我給她的妝奩出嫁的，所以他一定會回來！何況，他出走那年，我沒有這許多財產，他想到了這麼偌大的一份財產，也必定要回來了！我相信任何勢力，也阻礙不了他的回來的！」

這真使蕙英着急了，祖父的心竟是這樣的固執！但她還存着最後一線的希望，她嘗試地

問：

「我想，這個女子你見了或者會歡喜的吧！因為魏牧師已經告訴過你，她具有美好的性格，和受過完善的新教育呢！」

「咦！你真是孩子！做牧師的人都是好好先生，他們不願意指摘人家一句話的！」

「可是，或者她們母女兩人，能夠像我一般地愛護你呢？難道你也拒絕接受她們的愛護嗎？」

「我請你說話的時候，不要把你自己也說進去，因為你要明白，你現在是在說的別人！」

「不過，我無非是說一句公道話呀！」

「笑話，像你這樣的孩子，也會懂什麼公道嗎？」

「我總是這樣想，你如果肯收留她們，一定的，她們是會真心愛護你的！」

慈祥的老人面上現出憤怒，不愉快地說：

「我對你早已說清楚了！我無論如何，決不承認她們這妖婦奪去了我的兒子，所以我永遠恨她，我甚至恨她的女兒，假使沒有她們，我可以相信，在這十七年中，我兒子早已回到我懷中來了！」

老人莊嚴地說完，忽又命令似地對蕙英說：

「聽見嗎？以後絕對不許再提這件事了！我的家事和你有什麼相干？誰要你向我這樣說的？更其是，誰叫你如此替她們說情？你可以回到房中去了！讓我獨個兒在這裏安心地坐一刻！」

「啊……」

蕙英自從看見了祖父以來，從來沒有受她這樣的嚴責；她簡直嚇昏了，她顫抖着說：

「陳老，請你不必疑心這裏並沒有一個外人！我是一個孤苦無告的女孩子，我希望能夠像你的孫女兒一般的陪伴你啊！」

蕙英傷心得哭了起來。這使老人的心緩和了一些，叮囑她說：「要我仍舊愛你，那是可以的，不過，你千萬不可再提這些事！」

「是的，請你原諒！」蕙英哽咽着說：「從今以後，我永不再提這些了！」

「那就好了！你回去安睡吧！」

蕙英用雙手捧着臉，傷心地回到她的孔雀室中去了。

惡消息

數天後，陳老闆的辦公室中，來了一位「怪客。」——他要求陳老闆先付他那筆賞金，然後他可以把消息詳細面告他並且申明，他是搜集了完善的證據，特地從北平趕來應徵的。

陳老闆認為關係重大，臨時吩咐蕙英駕了馬車，載送陳老闆和這怪客，到別墅中去談。到了別墅，陳老闆吩咐蕙英引領這怪客，再到書房中，然後又將門關上了，陳老闆相信決無秘密可洩漏了，便請怪客仔細的說來。

那怪客慢慢地說：「很抱歉，我這個消息，都是你所極不願意聽的！」

陳老闆懷疑地問：「莫非是假的嗎？」

「不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却是不幸的！」

「啊……不幸的？」

這老人打了一個寒噤，鼓起了勇氣再問：「可是最近多年來，他的消息已經杳然了嗎？」

「不是的！」

「那末，是一個怎樣的消息？」

「讓我把北平紅十字會醫院的登記表格抄了一份在此！」

「你說的什麼？」

「我說陳俊之先生，今年一月十三日，從天津乘了一輛破損的騾車，還帶了他的妻女，重行回到北平，沿途係以賣畫度日。」

「哦！你把北平紅十字會醫院的登記文件讀給我聽吧！」

「那是很簡單的，病人陳俊之，浙江杭縣人，男性，三十七歲，業畫師；一月十三日，離開天津，來北平，中途病倒，十八日晨，由其妻史湘華送來本院，經醫師驗得為肺炎，醫治無效，延至二十一日午夜逝世在本院，屍由同仁善堂翌晨攜去殮埋。」

「我想，這個消息是不見得確實的！」

「啊呀！先生！那是千真萬確的！我也因為恐怕先生見疑，曾經打電報詢問該院，這是回電！」

怪客又取出一個電報，陳老闆聽他讀後，明白確是北平紅十字會醫院發出的，只有十個字：「文件真實，陳俊之確已死！」

「啊喲……！」

陳老闆昏厥過去了。

蕙英也伏案嚶嚶地哭泣……

怪客呢，知事不妙，慌急地開門溜跑了！

符書記的神秘使命

當老人神智清醒過來以後，趕快拭去了面上的淚痕，擡起頭來，呼喚蕙英：「孩子！你爲什麼哭呢？」

「我看見你如此悲傷，所以我也覺得悲傷起來！」

「唔……」

老人沉思片刻，吩咐蕙英說：「你趕快去打一個電話給符書記，叫他接到了電話，馬上就到書房中來！」

「是！」

「不過，他從來沒有到過我家中，也許他不認識書房在那裏，你打好電話，就到鐵門口去等待，一見他到來，就領他來見我，愈快愈好！」

「是！」

「還有，這件事很重要，最好是不讓任何一個人知道；你要替我謹慎辦理；電話不是符書記親自來接，你不可說出我的吩咐，託人轉言符書記；尤其你在門口等待他的時候，不論守門人等問你，也不可說出真話。最好你打電話的時候，先看一看劉五毛與張媽是否在外面，然後把門關上，輕聲地說：『因爲這件事是極其重要的，你不可違背我的吩咐。』」

「知道了！不過，要是領符書記進來時，被僕人們撞見，不妨嗎？」

「那不妨，因為符書記從來不會到我家中來過，我的僕人除了趙小二以外，也從來不會到廠中去過，現在趙小二已辭職，所以沒有人能認識他了！」

「我一定遵照你的吩咐去做！」

「好的！快去！」

蕙英走了，却小心翼翼地重將書房的門帶上。

「喂！誰請符書記聽電話……哦！你是符書記嗎？我根弟……陳老闆有極重大的事，請你快到別墅的書房裏來一次……立刻來……我在門前等候你……好的，馬上來……好的，好的……」

蕙英滿腹狐疑，却又不敢去問她的祖父，因為祖父上次已告訴過她：「我的事不用你來干涉！」

「什麼事呢？這事又是相當重大的？」符書記也在希奇，為什麼這重大的事情，竟會落到他的身上來呢？」

當符書記一放下電話筒，連衣服也不換，就悄悄地溜出廠門，到別墅中來；蕙英在門口接着他後，兩人循着圓場進去，符書記輕聲地問：「你知道什麼一回事？」

「我那裏會知道？」

「怎麼連你也不知道？你沒有問他嗎？」

「我還敢問他，他已囑咐我，不要干涉他的私事了！」

「啊，陳老闆的脾氣，爲什麼這樣古怪呢？他現在不愛你了嗎？」

「不還是愛我的！」

「唔……」

x

x

x

符書記走進書房坐定以後，蕙英正想竊聽他們談話，陳老闆却吩咐她說：「我現在有重大事情要和符書記商量，你可以暫時出去！」

這真使蕙英發難堪了，她失望地走出去了！連符書記也弄得莫明其妙。

陳老闆一待蕙英去後，便問符書記：「你知道我打發根弟出去的用意嗎？」

「不知道！」符書記搖搖頭：「莫非她有什麼不忠實的地方嗎？」

「不是我非凡信靠她！」老人堅決的神氣中帶有微笑，好像方纔沒有知道兒子已死的

消息似的。

「那末，我實猜測不出是什麼意思了！」

「不但你猜測不出，連她自己也猜測不出呢！實在，我今天請你來，是爲了她的事情！」

「爲了她——」符書記驚奇得呼喊起來。

「是的！你希奇嗎？比這更希奇的事還有！不過，我還有另一件消息也要一併告訴你！」

「什麼事？」

「我不是有個兒子，十七年來流浪在外，今天得到確訊已經在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夜因肺炎病死在北平紅十字會醫院。」

「這消息也許不確實？」

「不！那是千真萬確的，我還得到了該醫院的回電，證明確實已死！」

「啊！這真是一個不幸的消息！」符書記嘆息着說：

「消息雖是不幸的，但死者已死，生者不見得跟他去死；在未會知道他已死以前，還想方設法找尋，現在死已確實，我也索性放懷了！」老人竟能如此解脫地說。

「陳老闆真不愧是胸襟豁達！」

「那也未必，因爲我還有一絲安慰！」

「唔……」符書記有點懷疑，這老人除了兒子還有什麼安慰呢？但陳老闆不待他發問，已經自己說穿：

「你大概對於根弟這孩子，不無懷疑吧？」

「懷疑些什麼呢？」

「我不知你有沒有知道她過去的經歷嗎？」

「約略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就好了，你可會覺得她的經歷有些和我的兒子有關嗎？」

「這是怎樣說的？」

「我的兒子是往北平去的，她却是從北平來的……」

「那也是湊巧……」

「……」
「但是我的兒子娶了一個北平女子，想不到她的母親是北平人，父親竟也是杭州人……」

「……」
「那的確有點奇怪……」

「奇怪的更有哩！我的兒子是個畫師，她的父親竟也是個畫師……」

「噢……」

「並且，我兒子最愛畫花卉，尤其歡喜畫孔雀；想不到她的父親竟也會……」

「可真有這麼的事！」

「那會沒有呢？最使我驚奇的她不是畫過孔雀，大家說她畫得竟和我的兒子一樣的筆跡，這孔雀製成版子以後，我一摸竟大吃一驚；我想起從前我孔雀室中缺少一隻孔雀，請了許多有名畫師，尚不能摹擬得像分毫；誰知，誰知，這孩子隨便一畫，便畫得如出我兒一手，豈不是

更加使我奇怪嗎？」

「真要使你奇怪……」

「還有呢！我兒子乘了驛車，那匹驛子叫做小黑炭，十七年來周遊過各地，到過關外，到過華北五省，也到過南京……想不到她父親也乘了驛車，同樣倚賴賣畫到過各地，並且運到過的地方都相同，流浪的年數也符合，最有趣的，根弟告訴我，賣掉過一匹老驛子，叫做老黑炭……」

「啊，有這種事嗎？不知你兒子可有女兒嗎？」

「怎麼沒有？我兒子二十一歲出走，就在那年結婚，出走迄今十七年，今年他是三十七歲，據說他婚後一年生下個女兒，叫做蕙英，那末，屈指算來蕙英已十五歲了！但是，我的天，根弟不也是十五歲嗎？」

「啊，……不過，我要請問你，關於你兒子的消息，你如何知道得如此詳盡？」

「那是前幾天北平魏愛民牧師來的緊急電報告訴我的！魏牧師還告訴我，據傳聞我兒子今年回到過北平，就病死在北平，起初我不信，現在有人替我證明，確是死在北平了，這些證明的文件尚在這裏……」

陳老闆說到這裏，想起了怪客竟已不別而行，不覺好笑，一定是自己一陣昏厥把他嚇跑了，怪不得他要先取賞金後說話，這位先生倒有一些「先見」呢——陳老闆又繼續說：

「奇怪的就是，她父親也是今年回北平，而病死在北平的！」

「那末，你以為她父親就是你兒子嗎？」

「且慢，你聽我說完了再說；魏牧師又告訴我，說是我的媳婦，自從她丈夫死後，在北平不能立定，決意攜同她女兒，一同南下到杭州來投靠我，想不到她的母親也是同樣的遭遇，並且爲了想投奔杭州的祖父，結果病死在黃灣……」

「啊……」

「尤其是，我的妻在兒子出走二年前死的，她竟說，她祖母在她父出走前兩年多死的；而且堅稱她祖父沒有其他的兒女，那又是對的，我現在不是只有子然一身嗎？」

「一定是了，還用懷疑！」

「不錯，她的父親就是我的兒子，有一次晚上，她對着我房中我兒子的照片流淚，而且這樣親口對我說了的，我當時假作聽不清楚，我再問她，她却又掩飾過去，僅說是她父親像我的兒子了！她每一次見了我亡兒的照，只是流淚，當她初次進入孔雀室中，一見照片也是流淚，這是老僕人劉五毛告訴我的，還有，她對於我書房中亡兒用過的書桌椅，以及亡兒親筆所寫的目錄卡，見了都會哭過，這不是格外可以證明，我的兒子不就是她的父親嗎？」

「千真萬確的，一定是的！」

「當北平魏牧師的電報到來，我覺得她有些舉止失措，今天怪客到來，報告了我兒子的

死耗，我一陣痛心昏厥了過去，她也伏案飲泣不已，所以連怪客什麼時候走，我倆都不知道。我有一天晚上，爲了書房中讀了北平故事而失眠，想到花園中散步，那知她也是失眠，先我在花園中痛哭哭了！」

「哦！我明白了！你聽到兒子死耗所以不十分悲傷，是不是爲了已獲得了這樣一個能幹的孫女兒？」

「是的！這孩子我本來歡喜，如果真是我的孫女兒，我自自然格外歡喜了！」

「那當然是真的了！還有懷疑的餘地嗎？」

「我也這樣想，凡是有一跡可尋的地方，我都已仔細想過，她起初說到杭州是找祖父，現在却永遠不提這話，我問了她，她還說不願再去找尋了；這不是她早已把我認爲她的祖父了嗎？」

「這樣說來，我真要爲你歡喜；因爲你的產業從此繼承有人，不致再被有陰謀的人所覬覦了！今天喚我來，可是商酌繼承的事嗎？」

「不！這事情還得從長計議；我現在所憂愁的，我雖然明知她是我的孫女了，可是證據方面還不十分充足，最好到黃灣一帶去調查她母親病死情形，收集充份的證件，然後，我把這一筆巨大的家財交給她，沒有人敢反對一聲了！」

陳老闆站起身來，拍着符書記的肩說：

「我向來知道你的忠貞，我二十一家廠中的職員，只有你一人堪以重託，這事情我拜託在你的身上，我付你五千元，作為一切調查費用，你趕快今天向宋經理告病假，立刻替我祕密前往黃灣，愈快愈好，把證件收集好了就回來，因為我知道兒子的死耗不能隱瞞多日，一旦人家知道，就有人想爭奪這份家財了！你早一天回來，我早一天可以確認她為孫女，也早一天可以安心了！」

「是的，我一定不辜負你的重託！」

「絕對應該守祕密，連根弟也不可讓她知道，我這幾天過意冷淡她，也就是可以減少人家的懷疑，同時，也可以減少她一些外來的威脅！」

「是我決不有辱尊命！」

「好的，你去吧！」

符書記匆匆地去了。

不需要的疑懼

符書記什麼時候出去，蕙英已無從知道，因為她被一連串的疑懼所侵襲，從書房出來，便奔回孔雀室，關了房門，對着她父親的遺容痛哭！

她懷疑自己的失愛於祖父，是由於旁人從中的破壞！但破壞的是誰，她再也想不出來了！

是宋經理嗎？她祖父已不是向她保證，不再信任他了嗎？是俊凡俊民兩個嗎？陳老闆也不會聽信他們的話的，是秀娥的繼母祖母嗎？不會的，她們和我並沒有巨大的仇恨，況且，她們見我步步升高，奉承我還來不及，怎會來破壞呢！

但是，她也仔細審察過自己，除了那夜替母親向祖父申辯以外，就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老人家了！可是，僅僅申明一點，即使祖父是如何的恨我母親，也不至於連帶的如此恨她吧！這疑團，怎樣也不能打破！甚至，她在憂愁自己現有的地位，要不要動搖嗎？她要不要被祖父逐出門外嗎？

不說蕙英正在悲苦憂傷，且說陳老闆突然吩咐張媽說：「這幾天我有重大的心事，所以，以後早飯和晚飯，我的你送進書房來，小姐的你送到孔雀室去。」張媽只好諾聲而退，也不敢動問一句。

那自然格外使蕙英疑懼了，祖父現在竟連飯也不願和她同吃了，想不到祖父竟會恨她到這樣的程度。

傍晚，劉五毛來喚蕙英，說老爺有吩咐，在書房等待。

蕙英不敢遲慢，又喜又驚，去見她祖父。徼倖的祖父態度並不嚴厲，對她說：

「孩子！你要明白，這幾天並非我有意冷淡你，也不是我對你有什么抱怨，實在，我的心緒太不安寧，我希望讓自己獨處，比較是好一點，所以，這幾天你不必伴我吃飯，也不必伴我讀書，

並且我想停止進廠辦公數天，我恐怕你獨個兒進廠，要受宋經理輩的欺負，所以，我決定讓你也在家休息幾天；不過，你也不必來打擾我，因為我爲了兒子的死，極度的憂傷；這決不是一般的慰藉可以滿足，我現在急需的是靜養！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好孩子，我不是不愛你，我這幾天實在沒有心緒來愛你，這是要你諒解我的！」

「但是，你這樣，更使我心中難過了！」

「不要爲我悲苦，反而毀傷了自己的身體，你要知道，只有讓我獲得充份時間的靜養，方纔可以快一點復原！你也辛苦了！休養一些時候，再來服侍我吧！好孩子，你放心的去罷！我愛你，仍是愛你的，決不爲了我兒子的死而有所改變的！」

蕙英這纔放心了，但還是懷疑地問：

「那末，什麼時候要我來看你呢？什麼時候我再進廠辦公呢？」

「哦！這個，你的確是應該問我的，但我却無從回答你；總之，我來呼喚你的時候，你就進來看我；我來通知你進廠時，你就伴我進廠辦公好了！」

「是的！在這時期我可以到外面走走嗎？」

「你有什麼地方好走呢？」

「比如王奶奶家中……」

「哦！我想你還是聽從我，住在家裏的好！我恐怕恨你的人欺負你！」

「那我就出去！假使你允許，我可以拿幾本書去閱讀，我就不會寂寞了！」

「好的！你可以這樣做。」

家中的傭人們都竊竊私語着，小姐不知在什麼事上衝撞了老爺，使老爺如此的鬱鬱寡歡；整日躲在書房裏，連辦公也不去了。這私語，由守門人透露給第七廠的廚司老方，再傳進宋經理的耳中，這使宋經理快樂極了，認為這小姑娘一定在一件重大事上失了責，所以失去陳老闆的寵愛了！這事情簡直可使陳老闆連日沒心緒來辦公，其重大可知；最奇怪的，連那符書記也同時告了病假了，一定的，這事和老符也有關係，但什麼事啊？一時竟無從猜想；不過，一句話可以斷定的，這事情一定與陳老闆大大不利，而至少是與自己大有利益的！

祖孫相認

數日以後，陳老闆呼喚蕙英到書房中去，叫她帶一個電報趕快讀給他聽。

蕙英一接到手中，驚奇不已，她說：

「唻！電報是黃灣¹發來的，但符書記却是什麼時候到黃灣去呢？」

「你不要管它，快把電報讀與我聽。」

1. 黃灣鎮沒有電報局，但可以由歙石、袁花、海豐各地轉掛。

「哦……」

蕙英讀那電報：「證據齊全，並有正式文件，正午回來。符鴻基。」

蕙英有點莫明其妙，却又不敢動問，但隨測老人的臉上，微露愉快的神情，只是說：

「知道了！今天我想你伴我到餐室吃飯。」

「好的！」

蕙英看見祖父歡喜，心中也覺得快樂一點。雖然她不明白祖父這幾天是爲什麼憂愁？現在又是爲什麼歡喜？但她也猜想得到，這次的憂愁，是起於符書記那天被差往黃灣，而這次的歡喜，也是由於符書記今天從黃灣拍來的一個電報。那末，符書記往黃灣的公事，自然是和自己有關係，說不定符書記正午回來，也就是自己幸福光臨的開始！她並且相信，她祖父所以差符書記往黃灣，正是被她父親的死訊所促成的。

不說蕙英的心中胡思亂想，且說老人與蕙英用過午飯後，已是十二點三十五分了；老人焦灼地說：

「最可恨的，是不准時到來！」

蕙英解釋說：「或者是汽車誤了鐘點！也許中途拋錨，我知道黃灣道上，常有公共汽車機件損壞，不能繼續開行，但附近又沒有修理匠，必須打電話到海寧或乍浦，方可有機匠趕來修理，那就至少要誤三四小時了。」

「假使真的拋錨，那真急壞了我！」老人格外焦急了：「要知道我的心中，恨不得符書記現在就到來呢！」

老人又吩咐傭人們：「符書記一到，立刻同到書房來見我，在符書記未到以前，無論什麼人，一概不可接見！」

這樣吩咐過後，便招呼蕙英：「孩子，我們到書房中去等他吧！」像這般的溫柔口吻，蕙英已是數天沒有聽到了，現在重又聽到，心中的喜慰是可想而知了！

但蕙英想起了上次符書記來，祖父曾叫她出外，所以問：「符書記到來後，我要走出去嗎？」

老人微笑着說：「這次不要了！我正要你靜聽符書記的報告呢！」

符書記終於來了！但已是二點零五分鐘。

他知道陳老闆等候得心焦了，他連奔帶跳地闖進書房，累得滿頭是汗，喘着氣說：「抱歉得很！我來遲了！因為汽車誤點，我到達清泰門已是一點三十分，馬上雇汽車到這裏，想不到誤了這麼多時刻……」

「不要說廢話了，你來了，那就好啦！」

「早晨的電報收到麼？」

「收到的，我看了很歡喜！但我還是要聽你確實的報告，並且要親眼看到完備的證據！」

「都已經搜集到了！」

「你快說啊！」

「在這位小姐面前講，沒有關係嗎？」符書記向蕙英看了一眼，他那種神祕的表情，把蕙英的心弄得模糊了！

「自然呀！你只要老實講，一句不要加多，也一句不要隱瞞！」

聰明的蕙英已猜到了七分，符書記所要講的一定是她母女在黃灣的情形。

符書記又向蕙英看了一眼，方纔說：

「你要找的人，的確是到了黃灣。她們是六月十七日到達，我也翻過該地鎮公所的死亡冊，她是六月二十六日死的。那冊上填寫的名字是：「陳俊之妻史湘華」還註明三十二歲。我現在把死亡登記表抄了一份在這裏。」

陳老關伸過一隻戰慄着的手，來接受這張紙條；又謹慎地問：「名字沒有弄錯嗎？」

「自然不會弄錯，因為這名字是從那個女子所拿着的結婚證書上抄下來的！」

「唔……！」

「要讀給你聽嗎？」

「不要了！且待以後再讀吧！」

符書記繼續說：「但是我對於這個證據，還不能表示滿足；我又到了她死在那裏的久大廟行，碰到了那個管門人老李，和一個洗衣婦人，這兩個人都是親眼看她死，並且幫同把她的屍體埋葬的；他們都異口同聲說：『這賢德的婦人是長途跋涉，積勞成疾，再加貧窮和憂愁，把她逼死了的！』」

「我又去找到了那個看過她病的醫生，據他告訴我，起初病勢尚輕，原想勸她進入醫院休養，因為她捨不得與女兒分開，又沒有錢，後來病勢日重，連我也無法可想了！」

「我再去找那磨坊主人，他却巧驅車到乍浦去了，我等着他回來，所以延遲了兩天。」符書記一口氣說到這裏，偷眼看了蕙英一次，只見她低了頭正在細聽，便對她說：

「我也看見過老黑炭了，牠還是非凡壯健呢！」

陳老闆催促着說：「好的，那母親的下落都已明白了，現在要問那女兒，你是如何打聽的呢？」

老人微笑着露出急於要聽的神情，但蕙英却把頭低垂下去了。

符書記點點頭說：「自然也打聽明白了，這也是磨坊主人告訴我的，他在胡家兜到袁家壩途中，發現她餓個半死，跌倒在路上，是他救了她……」

陳老闆興奮極了，張開着兩手說：

「孩子你……你來啊……」

吧！

蕙英滿身戰慄着，奔入她祖父的懷中。

「啊！你爲什麼不親自對我說明呢？你爲什麼不早一點投進我的懷中來呢？……」
符書記覺得自己應該走了，他悄悄地溜了出去，讓他們祖孫兩個緊緊地，緊緊地擁抱着。

愛的等級

這老人實在太興奮了，反而使他說不出話來；蕙英也是過分的歡喜，一時竟也想不出話來答復她的祖父。

片刻以後，這老人方纔熱烈地呼喊出來：

「孫女兒！」

「唔……」但蕙英還覺得有點忸怩，輕輕地叫了一聲：「祖父……」

那祖父把問話重提了一遍：

「你怎麼直到今日，還不肯對我說明呢？」

「我原是想告訴你的，我也幾次想說而未說，因爲你已經囑咐我，以後不許再重提你兒子的妻女的事，我那裏再敢說呢？還有，我也想把母親的結婚證書給你看的，可是，不幸你又眼睛失明了！」

「啊！我能想得到，我的孫女兒就是你嗎？」

「不過，假使我一到廠中，就告訴你我是你的孫女兒，那時候，你還沒有明白我究竟是怎樣一個的女子，你願意收留我嗎？即使收留了，你願意像現在那樣的愛我嗎？」

「是的，你的方法好極了，這是誰教你的呢？」

「是我的母親，她很聰明，她叫我等着，儘管等着，等着你來愛我！」

「但是，你真耐心，我覺得你實在等得太久了！你不是在處處地方可以看出，我是非凡愛你的嗎？」

「然而，這究竟不是祖父的愛啊！」

「哈哈！你好不乖巧，你要我差符書記來把你投進我的手中來嗎？」

「是的，由於我此刻的快樂，我相信這或者是最好的方法！」

x

x

x

十七年來沉默寡言的老人，今天是他最愉快的一天了！他談談這些，又問問那些，全不覺得疲倦，漸漸的，他又問到了他的兒子：

「把你父親的事告訴我，他果真做了到處流浪的畫師嗎？」

「是的，老闆……」

「怎麼？你還在和老闆說話嗎？」

「啊！祖父！從你所收到的電報中，你已經十分明白，我們是在北方過着怎樣的日子！我父親是多麼的有毅力？我母親也是多麼的勇敢啊！你現在雖然只要我講到父親，但是我却不能同時提到母親；因為在我的經驗中，父母的愛原是相等的啊！」

「唔！孩子！你的話是真的，也是信實的；我聽了符書記的話，已明白你母親確是一個很賢德很勇敢的婦人；並且也知道她確是非凡愛你！她不願和你分離，所以她不進醫院，以致她不得恢復康健，這件事，太使我感動了！唉！要不是這樣，或者她還活着，她不是可以把一切經歷親自告訴我嗎？那不是更好嗎？」

「是的！祖父，假使我的母親沒有死，我可以保證你一定會愛她，因為她原是一個容易惹人喜愛的女子！尤其是，你如果知道了她曾經怎樣對待父親和我的話。」

「不錯！雖然你母親現在已死，但是，我還是希望知道她的事情，讓我可以格外尊敬她，請你——併告訴我啊！」

「好的！我要根據我所能夠記憶的，把我父母的一切，完全告訴給祖父知道！」

這眼前的一幕是多麼神祕啊！老人把蕙英擁抱在懷裏，讓她坐在膝上，把自己的面頰偎依着她，好像哄騙三歲小孩子似的親愛，這種出於天性的愛，和世上許多虛偽的愛相比較，那的確是高出得多了——須知道，這種愛在愛的等級中，要被認為最高的。

發表俊之的死訊

陳老闆的馬車仍舊由蕙英駕駛着，在拱宸橋的鬧市中出現了。

宋經理從廠門口歡迎這老人，但蕙英的車子並不停留，依然前進着，這使宋經理不耐煩起來，他喊叫着說：

「陳老闆我在這裏迎接你啊！」

「唔……！」

車子進去了。

陳老闆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是吩咐符書記頒佈通告，叫他屬下二十一家謙安廠發表兒子的死訊，並且說：「合法繼承人已經內定，不日公佈。」

這消息，震驚了三萬多工人，他們都憂慮着，這合法的繼承人是誰呢？是姪兒俊凡？還是甥兒俊民？——他們猜來猜去總只有這兩個人，但是，但是，二十一家謙安廠落在這兩豎手中，其糟糕是可想而知的，這些工人們想到此後的新廠主沒有老廠主的慈祥，都爲了本身而煩憂起來。

最得意洋洋的，是俊凡，俊民，宋經理三人；他們三個商量了一會，決意請宋經理去探聽消息。

宋經理一踏進陳老闆的辦公室，他原想假意來勸陳老闆節哀，順便探聽內定的繼承人是誰？想不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看見陳老闆正滿臉愉快地，在和符書記根弟談話，真使他有點狐疑起來。

他硬着頭皮進去，對陳老闆說：

「多年來我們所最關心的事，便是你兒子的消息；現在忽然死耗證實，在你老人家一定是極度憂傷的；最近幾天你不到廠中來辦公，我就知道有重大事情；不過，你是二十一廠之主，應該顧全三萬工人的生活，不要過分悲傷，要是貴體稍有不和時，那就可使三萬多工人直接蒙受到損害了！」

宋經理這一大篇動人的話，却換得了陳老闆冷冷的一句話：

「請放心！我心中很愉快！」

「那我的確放心了！我想你愉快的緣故……」

宋經理對陳老闆說話，最歡喜用「我想」二個字開頭，他靠了這兩個字，已經培植了不少的勢力；並且在蕙英來到廠中以前，使陳老闆很是信任他。他自己也曾這樣誇口過說：「我最注意的，是要猜透主人的心思；因為我只關心他的事，所以他心中不論想什麼，我都可以知道。」他所以常常用「我想」二個字來開頭，有系統的來偵察他主人的行動，大概不大會有什麼大的錯誤的！

但是，這一次，他用這二個字，第一次遭逢了反響。

「我想嗎？」陳老闆冷冷地說：「只怕你想不出來了！」

「唔！我正在想着你爲什麼愉快，也許是承繼人已經決定了的緣故！」

「你畢竟聰明，被你想到了一半，但是，承繼人是誰，你一定想不出來了！」

「是俊凡先生嗎？」宋經理放足勇氣問。

「不是！」老人堅決地答。

「是俊民先生嗎？」宋經理有點懷疑。

「也不是！」這一次却是符書記代答。

宋經理驚奇得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實在想不出來……」他哭喪着臉似地說。

「我早知你這次想不出來，我不是已對你說了嗎？」陳老闆的話含有譏諷。

「讓我來告訴你吧！」蕙英故意地說：「因爲陳老闆向來不滿俊凡俊民兩人，所以在決

定之下，把二十一家謙安廠請你宋經理承繼了！」

蕙英說完，哈哈地一陣大笑，符書記却說：「小姐不可開玩笑，宋經理也不必着急，總之陳

老闆已有主張，不日就可以正式宣佈繼承人是誰！」

宋經理儘管多智，這一次是墮入五里雲霧中去了！

經理的救換

宋經理正在尷尬的時候，陳老闆特指着蕙英問宋經理說：

「她是誰？你認識嗎？」

「啊！陳老闆，你們今天都和我開玩笑，她是徐根弟，我會不認識嗎？」

「對啦！因為你不認識她，把她當作徐根弟，所以，你常常威脅她，利誘她，你想，她有「小主人」的名份，會來上你的當，做你的「走狗」嗎？休矣！宋經理！」

「啊！我實在不認識她……」

「今天你可以認識，她是我兒子在北平所生的，喚做陳蕙英，也就是未來二十一家謙安廠的承繼者。我愉快的原因，也可以告訴你，因為我雖失去了兒子，却是得到了一個孫女兒！」

「啊！……」

「這件事的發現，多虧符書記的功勞，所以，我想，謙安第七廠的經理職，從此刻起，是符鴻基而不是宋大年了！」

「這個……請寬……恕……」

宋經理顫抖着，陳老闆只顧對符鴻基說：

「請立刻，替我去請會計主任祝其昌先生到來。」

「是」

符鴻基去了，不一刻祝其昌已隨同前來，陳老闖吩咐說：

「請你立刻把全部第七廠的賬目結束，因為今天經理先生更調了；明天就得把賬目移交新經理；在宋經理任內，有否舞弊結欠短少情事，查明一一回報。」

「是」

「還有，假使我查明你的回報有何不符，請留心你的職位！」

「是！是我那裏敢！」

「好的，你速去結算吧！」

祝主任去後，陳老闖又吩咐符鴻基說：

「現在，你尚未接收，你還是我的書記，你替我寫五張通告。」

「是」

「第一張，通告撤職第七廠宋經理的原由。第二張，通告符書記此次之功勳和繼任為第七廠經理職。第三張，通告自明天起新舊經理辦理移交。第四張，通告自明天起各廠停工三天，為俊之先生夫婦之死舉哀，各廠工人並須臂懸黑紗，該項黑紗由各該經理設法備就分發，至於追悼會日期，待北平黃灣兩處遺骸運到後再加決定。第五張，通告蕙英孫女為謙安廠二十一廠合法繼承人。」

「是」

陳老闆又吩咐宋大年說：

「你也不必再在這裏耽誤工夫了，你趕快回去辦理移交吧！」

宋大年面色灰白得像陳屍，沒精打采地回辦公室中去了。

確 定 繼 承 人

工人們看見了通告，莫不歡喜發狂，他們擁擠到陳老闆辦公室前，歡呼慶祝。

陳老闆阻止不住工人們的熱烈情緒，只好吩咐說：「你們人太多，有話推舉代表出來說

吧！」

陳老闆回頭對董英說：「啊！你聽見嗎？工人們的聲浪多大？要是他們反對起我一人來……」

……

「但是，祖父，他們都是擁護你的啊！」董英接着又說：「因為他們都知道，你是常常替工人們打算的！」

x

x

x

一個老工人被衆人推舉爲代表，他挨近陳老闆的辦公室前，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隔了好久，他說了：「陳老闆，我們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待我們很好……我們歡喜……這位

小姐……一定也會待我們很好的……」

這樣的演說辭，雖不是娓娓動聽，但的確是出於真心的話；使陳老闢大大地感動，他的兩眼眶已經盈滿了歡樂之淚！他一手放在蕙英肩上，一手放在符鴻基肩上，放大了聲音說：

「諸位老朋友！你們爲我作工，我沒有好待你們，現在你們如此，我心中更感動了！」

「今天是我最快樂的一天，我失去了十七年的兒子，雖然已證實了已死，但我並不悲痛；因爲，我已找到了他的親生女兒，可以繼承我的事業！」

「你們都認得我的孫女，她也和你們一般從困苦中努力出來，從最低的地位逐漸升高；所以，她比我更知道工人的痛苦！」

「我年老了！我預備站在退休地位，顧問我的廠務，此後，我二十一家廠務，都由我的孫女兒去掌管，你們要聽她的指揮，你們也要擁護她！我相信，她一定更會替你們改善種種計劃的。」

陳老闢演說到這裏，一股熱烈的掌聲起來了，接着是一陣高呼：

「我們擁護新廠主！」

陳老闢又說：

「第七廠的工人聽着，從明天起，你們也調換了一位新經理了！這位新經理，也是你們所熟識的，那就是符鴻基先生！你們也要擁護他，我相信他一定會比宋經理好，更會替你們的幸

「福打算」

工人們又拍掌高呼了！那兩個失望的少年，（陳老闆的姪兒與外甥）也只好頹喪地從人羣中出來，向他們的新妹妹和新經理道賀。

只有那宋經理，却躲在經理室中不敢出來。

重見光明

醫生早已說過，只要極大的歡樂，可以使陳老闆的目力復明。

當工人們散去後，陳老闆覺得能夠看見周圍的事物的一些模糊的影子，這更使他快活了；立刻去請了最高明的醫生來，請他趕快施用手術，因為他急於要看見。

在醫生檢驗以後，認為手術是可以施行的了，但還得過非常安靜的生活，至少一星期之後，看身體沒有變化，方可施行手術。因為他今天快樂得過份，對於健康是很不利的！

這一星期中，陳老闆什麼事都不管，只是躲在家中和蕙英談笑解悶。

但是，這一星期內，蕙英却偷偷地做了幾件大事：第一件，會計主任祝其昌查出，在宋經理任內，被舞弊八萬九千一百三十五元，蕙英限令宋經理清償，否則向法院起訴。第二件，符經理接收完畢後，蕙英就差他往北平黃灣兩處運回父母骸骨並希望老黑炭也贖回來。蕙英另請趙工程師替代七廠經理職務。第三件，蕙英爲了報效秀娥起見，委秀娥爲第七廠女工管理主

任。第四件，蕙英匯寄一筆款項，給黃灣老李與洗衣婦人，謝他們從前的好意，並囑咐他們感到需要的時候，可以到廠中來找我。第五件，蕙英寫信道謝兩個磨坊主人，並願意他們所出品的麵粉，廠中儘量收買。

但是，這些事，爲了免得老人心煩起見，她都不讓老人知道；這並不是她故意要瞞過他，正是他遵從醫生的囑咐。

一星期後，老人身體沒有變化，於是由德國聘來兩位專家，施行手術。

手術後，醫生却囑咐不可立即移去綑帶，至早還得在一星期以後。

這一星期是蕙英最焦灼的時期，她最怕過這種光陰；她已沒有了父親，沒有了母親，好容易被她找得了一個祖父，萬一發生變化，豈不是她又將成爲一個孤苦伶仃的人嗎？

一星期平安過去了，老人得醫生的允許，在光線微弱的屋中，去看他的孫女兒了。

「啊！你……」

他一看見蕙英就說：

「你不是很像我的兒子嗎？怎麼這許多人會沒有發現呢？」

補上最後一隻孔雀

半月以後，符經理回來了，一切的事情都已辦妥，重行安葬俊之夫婦遺骸及籌備追悼會的事，老人索性委託符經理一手辦理。

一輛新製的新型的馬車，停在別墅門前，那老黑炭經過數日精美的食料飼養，又加上了精製的馬具，格外威武了！牠對着蕙英點頭，表示歡迎，也表示久別重逢的情緒。

老人要蕙英駕了新車出遊，並且說：「你看，這車子的分量輕得多了，因為我恐怕老黑炭已經年老，所以吩咐趙工程師特地計劃圖案，定造了這輛車子！」

「阿祖父！你待老黑炭太好了！」

「不是你愛老黑炭的，現在我愛你，我當然也要愛牠了！」

老人要蕙英駕車到那個小島一遊，這使蕙英驚奇起來，問：「那地方有什麼好玩呢？」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老人解釋說：「我要看看你奮鬥出發的地方啊！」

車子行進的時候，老人又重提起一件事來，他說：

「孩子！你知道，我還有一件未了的心願嗎？」

「什麼呢？」

「就是你住的孔雀室中，還少一隻孔雀；我費了許多的方法，沒有一個能幹的畫師，能夠畫得和你父親所畫的一般無二；所以，我氣憤之下，決意讓它留着，讓我兒子回來那一天，自己去補上它！現在，我的兒子已死，但微倖的是我得到了你！你就是我的兒子，並且你又會畫孔雀，且能畫得與你父親一般無二；所以，這一件心願，好孩子，你必須替我完成！」

「祖父，好的！那很容易，我們回去後就做這件事吧！」

老人沒有回答，只是對着蕙英露着滿意的微笑。

H. S. L.
101091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印

編著者 王小石

出版者 少年社

發行者 東方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